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新 月

第 一 卷 第 五 號

上海新月書店發行

民國十七年七月十日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五號

新月第五期要目

名教

胡適

梧桐雨（元曲本事）

饒孟侃

娃娃屋

西滢譯

詩

饒孟侃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金絲籠（三幕劇）

陳楚淮

論山海經的著作時代

陸侃如



新月書店出版

阿麗思中國遊記	再版 少年哥德之創造	再版 瑪麗瑪麗麗	再版 留西外史	花之寺	小雨點	聖徒	再版 密柑	歷史哲學概論	市憲議	廬山遊記	卞昆岡
沈從文著	西澤譯	徐志摩 仁合譯	陳春隨著	凌叔華著	陳銜哲著	胡也頻著	沈從文著	Robert Flint 著 郭斌佳譯	董修甲著	胡適著	徐志摩 陸小曼合著
實價八角五分	甲種六角五分 乙種六角	實價六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五分	實價六角	實價四角五分	實價五角	在印刷中	實價四角五分	實價二角	實價四角五分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五號

目錄

希臘祭神典禮.....	格里勃托忒作
名教.....	胡適
梧桐雨（元曲本事）.....	饒孟侃
娃娃屋.....	西澄譯
白佛洛華的舞姿.....	葉公超藏

詩

犯人……………饒孟侃

微笑……………饒孟侃

追尋快樂……………饒孟侃

阿麗思中國遊記……………沈從文

南京古蹟……………聞一多藏

金絲籠(三幕劇)……………陳楚淮

白佛洛華的舞姿……………葉公超藏

論山海經的著作時代……………陸侃如



新月書店出版

白話文學史	西滢閒話	花水	再版 翡冷翠的一夜	重印 志摩的詩	若遜久嫻新彈詞	再版 巴黎的鱗爪	自剖	再版 寸草心	再版 浪漫的與古典的	文學的紀律	好管閒事的人
(批評)	(批評)	(詩集)	(詩集)	(詩集)	(戲劇)	(文集)	(文集)	(文集)	(批評)	(批評)	(小說)
胡適著	西滢著	聞一多著	徐志摩著	徐志摩著	鄧以塾譯	徐志摩著	徐志摩著	陳學昭女士著	梁實秋著	梁實秋著	沈從文著
甲種二元一角 乙種一元七角	實價一元二角	實價五角五分	甲種六角五分 乙種五角五分	甲種八角五分 乙種五角五分	實價一角二分	實價六角	實價六角	實價六角五分	實價五角五分	實價五角五分	實價六角五分



格 里 勃 托 試 作

希 臘 祭 神 典 禮

名教

胡適

中國是個沒有宗教的國家，中國人是個不迷信宗教的民族。——這是近年來幾個學者的結論。有些人聽了很洋洋得意，因為他們覺得不迷信宗教是一件光榮的事。有些人聽了要做愁眉苦臉，因為他們覺得一個民族沒有宗教是要墮落的。

於今好了。得意的也不可太得意了，懊惱的也不必懊惱了。因為我們新發現中國不是沒有宗教的：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偉大的宗教。

孔教早倒臺了，佛教早衰亡了，道教也早冷落了。然而我們却還有我們的宗教。這個宗教是什麼教呢？提起此教，大大有名，他就叫做「名教」。

名教信仰什麼？信仰「名」。

名教崇拜什麼？崇拜「名」。

名教的信條只有一條：「信仰名的萬能。」

「名」是什麼？這一問似乎要做點考據。論語裏孔子說，「必也正名乎」，鄭玄注：

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

儀禮聘禮注：

名教

四

名，書文也。今謂之字。

周禮大行人下注：

書名，書文字也。古曰名。

周禮外史下注：

古曰名，今日字。

儀禮聘禮的釋文說：

名，謂文字也。

總括起來，「名」即是文字，即是寫的字。

「名教」便是崇拜寫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寫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

這個宗教，我們信仰了幾千年，却不自覺我們有這樣一個偉大宗教。不自覺的緣故正是因為這個宗教太偉大了，無往不在，無所不包，就如同空氣一樣，我們日日夜夜在空氣裏生活，竟不覺得空氣的存在了。

現在科學進步了，便有好事的科學家去分析空氣是什麼，便也有好事的學者去分析這個偉大的名教。

民國十五年有位馮友蘭先生發表一篇很精闢的「名教之分析」（現代評論第二週年紀念增刊，頁一九四—一九六）。馮先生指出「名教」便是崇拜名詞的宗教，是崇拜名詞所代表

的概念的宗教。

馮先生所分析的還只是上流社會和智識階級所奉的「名教」，牠的勢力雖然也很偉大，還算不得「名教」的最重要部分。

這兩年來，有位江紹原先生在他的「禮部」職司的範圍內，發現了不少有趣味的材料，陸續在語絲，貢獻幾種雜誌上發表。他同他的朋友們收的材料是細大不捐，雅俗無別的；所以他們的材料使我們漸漸明白我們中國民族崇奉的「名教」是個什麼樣子。

究竟我們這個貴教是個什麼樣子呢？且聽我慢慢道來。

先從一個小孩生下地說起。古時小孩生下地之後，要請一位專門術家來聽小孩的哭聲，聲中某律，然後取名字。（看江紹原小品百六八，貢獻第八期，頁二四。）現在的民間變簡單了，只請一個算命的，排排八字，看他缺少五行之中的那一行。若缺水，便取個水旁的名字；若缺金，便取個金旁的名。若缺火又缺土的，我們徽州人便取個「灶」字。名字可以補氣稟的缺陷。

小孩命若不好，便把他「寄名」在觀音菩薩的座前，取個和尚式的「法名」，便可以無災無難了。

小孩若愛啼啼哭哭，睡不安寧，便寫一張字帖，貼在行人小便的處所，上寫着：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好兒郎。過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光。

文字的神刀真不少。

小孩跌了一交，受了驚駭，那是駭掉了「魂」了，須得「叫魂」。魂怎麼叫呢？到那跌交的地方，撒把米，高叫小孩子的名字。一路叫回家。叫名便是叫魂了。

小孩漸漸長大了，在村學堂同人打架，打輸了，心裏恨不過，便拿一條柴炭，在牆上寫着詛咒他的仇人的標語：「王阿三熱病打死」。他寫了幾遍，心上的氣便平了。

他的母親也是這樣。她受了隔壁王七嫂的氣，便拿一把菜刀，在刀板上剝一面剝，一面喊「王七老婆」的名字，這便等於亂剝王七嫂了。

他的父親也是「名教」的信徒。他受了王七哥的氣，打又打他不過，只好破口罵他，罵他的爹媽，罵他的妹子，罵他的祖宗十八代。罵了便算出了氣了。

據江紹原先生的考察，現在這一家人都大進步了。小孩在牆上會寫「打倒阿毛」了。他媽也會喊「打倒周小妹」了，他爸爸也會貼「打倒王慶來」了。（貢獻九期，江紹原小品百七八）

他家裏人口不平安，有病的，有死的。這也有好法子。請個道士來，畫幾道符，大門上貼一張，房門上貼一張，毛廁上也貼一張，病鬼便都跑掉了，再不敢進門了。畫符自然是「名教」的重要方法。

死了的人又怎麼辦呢？請一班和尚來，念幾卷經，便可以超度死者了。念經自然也是

「名教」的重要方法。符是文字，經是文字，都有不可思議的神力。

死了人，要「點主」。把神主牌寫好，把那「主」字上頭的一點空着。請一位鄉紳來點主。把一隻雄雞頭上的雞冠切破，那位趙鄉紳把硃筆蘸飽了雞冠血，點上「主」字。從此死者的靈魂遂憑依在神主牌上了。

弔喪須用輓聯，賀婚賀壽須用賀聯；講究的送幛子，更講究的送祭文壽序。都是文字，都是「名教」的一部分。

豆腐店的老板夢想發大財。也有法子。請村口王老師寫副門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這也可以過發財的癮了。

趙鄉紳也有他的夢想，所以他也寫副門聯：「總集福蔭，備致嘉祥」。

王老師雖是不通，雖是下流，但他也得寫一副門聯：「文章華國，忠孝傳家」。

豆腐店老板心裏還不很滿足，又去請王老師替他寫一個大紅春帖：「對我生財」，貼在對面牆上，於是他的寶號就發財的樣子十足了。

王老師去年的家運不大好，所以他今年元旦起來，拜了天地，洗淨手，拿起筆來，寫個紅帖子：「戊辰發筆，添丁進財」。他今年一定時運大來了。

父母祖先的名字是要避諱的。古時候，父名晉，兒子不得應進士考試。現在寬的多了，但避諱的風俗還存在一般社會裏。皇帝的名字現在不避諱了。但孫中山死後，「中山」儘管

可用作學校地方或貨品的名稱，「孫文」便很少人用了；忠實同志都應該稱他爲「先總理」。

南京有一個大學，爲了改校名，鬧了好幾次大風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擡了送到大學院去。

北京下來之後，名教的信徒又大忙了。北京已改做「北平」了；今天又有人提議改南京做「中京」了。還有人鄭重提議「故宮博物院」應該改作「廢宮博物院」。將來這樣大改革的事業正多呢。

前不多時，南京的京報附刊的畫報上有一張照片，標題是「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宣傳處藝術科寫標語之忙碌」。圖上是五六個中山裝的青年忙着寫標語；桌上，椅背上，地板上，滿鋪着寫好了的標語，有中字，有小字，有長句，有短句。

這不過是「寫」的一部分工作；還有擬標語的，有討論審定標語的，還有貼標語的。

五月初濟南事件發生以後，我時時往來淞滬鐵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鐘的旅行所見的標語總在一千張以上；出標語的機關至少總在七八十個以上。有寫着「鎗斃田中義一」的，有寫着「活埋田中義一」的，有寫着「殺盡矮賊」而把「矮賊」兩字倒轉來寫，如報紙上尋人廣告倒寫的「人」一樣。「人」字倒寫，人就會回來了；「矮賊」倒寫，矮賊也就算打倒了。

現在我們中國已成了口號標語的世界。有人說，這都是從蘇俄學來的法子。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沒有看見牆上有一張標語。標語是道地的國貨，是「名

教」國家的祖傳法寶。

試問牆上貼一張「打倒帝國主義」，同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財」或「擡頭見喜」，有什麼分別？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衣鉢？

試問牆上貼一張「活埋田中義一」，同小孩子貼一張「雷打王阿毛」，有什麼分別？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法寶？

試問「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衛」，同王阿毛貼的「阿發黃病打死」，有什麼分別？王阿毛儘夠做老師了，何須遠學莫斯科呢？

自然，在黨國領袖的心目中，口號標語是一種宣傳的方法，政治的武器。但在中小學生的心裏，在第九十九師十五連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員的心裏，口號標語便不過是一種出氣洩憤的法子罷了。如果「打倒帝國主義」是標語，那麼，第十區的第七小學為什麼不可貼「殺盡矮賊」的標語呢？如果「打倒汪精衛」是正當的標語，那麼「活埋田中義一」為什麼不是正當的標語呢？

如果多貼幾張「打倒汪精衛」可以有效果，那麼，你何以見得多貼幾張「活埋田中義一」不會使田中義一打個寒噤呢？

故從歷史考據的眼光看來，口號標語正是「名教」的正傳嫡派。因為在絕大多數人的心裏，牆上貼一張「國民政府是為全民謀幸福的政府」正等於門上寫一條「姜太公在此」，有

靈則兩者都應該有靈，無效則兩者同為廢紙而已。

我們試問，爲什麼豆腐店的張老板要在對門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財」？豈不是因爲他天天對着那張紙可以過一點發財的癮嗎？爲什麼他元旦開門時嘴裏要念「元寶滾進來」？豈不是因爲他念這句話時心裏感覺舒服嗎？

要不然，只有另一個說法，只可說是盲從習俗，毫無意義。張老板的祖宗下來每年都貼一張「對我生財」，況且隔壁剃頭店門口也貼了一張，所以他不能不照辦。

現在大多數喊口號，貼標語的，也不外這兩種理由：一是心理上的過癮，一是無意義的盲從。

少年人抱着一腔熱沸的血，無處發洩，只好在牆上大書「打倒賣國賊」；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寫完之後，那二尺見方的大字，那顏魯公的書法，個個挺出來，好生威武，他自己看着，血也不沸了，氣也稍稍平了，心裏覺得舒服的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於是他的那一腔義憤，不會收斂回去，在他的行爲上與人格上發生有益的影響，却輕輕地發洩在牆頭的標語上面了。

這樣的發洩情感，比什麼都容易，既痛快，又有面子，誰不愛做呢？一回生，二回熟，便成了慣例了，於是「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六三」……都照樣做去：放一天假，開個紀念會，貼無數標語，喊幾句口號，就算做了紀念了！

於是月月有紀念，週週做紀念週，牆上處處是標語，人人嘴上有的是口號。於是老祖宗幾千年相傳的『名教』之道遂大行於今日，而中國遂成了一個『名教』的國家。

我們試進一步，試問，爲什麼貼一張『雷打王阿毛』或『鎗斃田中義一』可以發洩我們的感情，可以出氣洩憤呢？

這一問便問到『名教』的哲學上去了。這裏面的奧妙無窮，我們現在只能指出幾個有趣味的要點。

第一，我們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就是魂，我們至今不知不覺地還逃不了這種古老迷信的影響。『名就是魂』的迷信是世界人類在幼稚時代同有的。埃及人的第八魂就是『名魂』。我們中國古今都有此迷信。封神演義上有個張桂芳能夠『呼名落馬』；他只叫一聲，『黃飛虎還不下馬，更待何時！』黃飛虎就滾下五色神牛了。不幸張桂芳遇見了哪吒，喊來喊去，哪吒立在風火輪上不滾下來，因爲哪吒是蓮花化身，沒有魂的。西遊記上有個銀角大王，他用一個紅葫蘆，叫一聲『孫行者』，孫行者答應一聲，就被裝進去了。後來孫行者逃出來，又來挑戰，改名做『行者孫』，答應了一聲，也就被裝了進去！因爲有名就有魂了。（參看貢獻八期，江紹原小品百五四。）民間『叫魂』，只是叫名字，因爲叫名字就是叫魂了。因爲如此，所以小孩在牆上寫『鬼捉王阿毛』，便相信鬼真能把阿毛的魂捉去。黨部中

人製定「打倒汪精衛」的標語，雖未必相信「千夫所指，無病自死」；但那位貼「鎗斃田中」的小學生却難保不知不覺地相信他有咒死田中的功用。

第二，我們的古代祖宗深信「名」（文字）有不可思議的神力，我們也免不了這種迷信的影響。這也是幼稚民族的普遍迷信，高等民族也往往不能免除。西遊記上如來佛寫了「唵嘛呢叭咪吽」六個字，便把孫猴子壓住了一千年。觀音菩薩念一個「唵」字咒語，便有諸神來見。他在孫行者手心寫一個「唵」字，就可以引紅孩兒去受擒。小說上的神仙妖道作法，總得「口中念念有詞」。一切符咒，都是有神力的文字。現在有許多人似乎真相信多貼幾張「打倒軍閥」的標語便可以打倒張作霖了。他們若不信這種神力，何以不到前線去打仗，却到吳淞鎮的公共廁所牆上張貼「打倒張作霖」的標語呢？

第三，我們的古代聖賢也曾提倡一種「理智化」了的「名」的迷信，幾千年來深入人心，也是造成「名教」的一種大勢力。衛君要請孔子去治國，孔老先生却先要「正名」。他恨極了當時的亂臣賊子，却又「手無斧柯，奈龜山何！」所以他只好做一部春秋來褒貶他們，「一字之貶，嚴於斧鉞；一字之褒，榮於華袞」。這種思想便是古代所謂「名分」的觀念。尹文子說：

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疎賞罰之稱宜屬我。……「名」宜屬彼，「分」宜屬

我。我愛白而憎黑，讚商而捨儉，好體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儉，體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捨，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

「名」是表物性的，「分」是表我的態度的。善名使引起我愛敬的態度，惡名便引起我厭恨的態度。這叫做「名分」的哲學。「名教」「禮教」便建築在這種哲學的基礎之上。一塊石頭，變作了貞節牌坊，便可以引無數青年婦女犧牲她們的青春與生命去博禮教先生的一篇銘贊，或志書「列女」門裏的一個名字。「貞節」是「名」，羨慕而情願犧牲，便是「分」。女子的腳裹小了，男子贊為「美」，詩人說是「三寸金蓮」，於是幾萬萬的婦女便拚命裹小腳了。「美」與「金蓮」是「名」，羨慕而情願吃苦犧牲，便是「分」。現任人說小腳「不美」，又「不人道」，名變了，分也變了，於是小腳的女子也得塞棉花，充天腳了。——現在的許多標語，大都有個褒貶的用意：宣傳便是宣傳這褒貶的用意。說某人是「忠實同志」，便是教人「擁護」他。說某人是「軍閥」，「土豪劣紳」，「反動」，「反革命」，「老朽昏庸」，便是教人「打倒」他。故「忠實同志」「總理信徒」的名，要引起「擁護」的分。「反動分子」的名，要引起「打倒」的分。故今日牆上的無數「打倒」與「擁護」，其實都是要褒貶，定名分。不幸標語用的太濫了，今天要打倒的，明天却又在擁護之列了；今天的忠實同志，明天又變為反革命了。於是打倒不足為辱，而反革命有人竟以為榮。於是「名教」失其作用，只成為牆上的符籙而已。

兩千年前，有個九十歲的老頭子對漢武帝說：「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兩千年後，我們也要對現在的治國者說：

治國不在口號標語，願力行何如耳。

一千多年前，有個龐居士，臨死時留下兩句名言：

但願空諸所有。

慎勿實諸所無。

「實諸所無」，如「鬼」本是沒有的，不幸古代的渾人造出「鬼」名，更造出「無常鬼」，「大頭鬼」「弔死鬼」等等名；於是人的心裏便像煞真有鬼了。我們對於現在的治國者，也想說：

但願實諸所有。

慎勿實諸所無。

末了，我們也學時髦，編兩句口號：

打倒名教！

名教靡地，中國有望！

十七，七，二。

關於「名」的迷信，除江紹原馮友蘭的文章之外，可參攷

Ogden and Richards: *Meaning of Meaning*, Chapter II.

Combarere: *Myth, Magic, and Morals*, Chapter 13.

新月書店出版章程

甲 抽版稅辦法

- 一 稿件去取由本店編輯部稿件審查委員會定之
- 二 稿件得由本店商同作者刪之
- 三 版權歸作者保留但發行權則歸本店
- 四 最先二千部版稅由審查委員會酌定以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計算此後每二千部增加百分之一以加至百分之二十五為止
- 五 支付版稅於本書出版後每四個月結算一次
- 六 作者如欲預支版稅得與本店協商但其數目不得過每版版稅總數四分之一
- 七 本書出版時每版送作者十部過此數時作六折計算所取之書概無版稅
- 八 印刷方面如作者須特別講究而定價不能過高或不易銷售者其版稅另議
- 九 作者如因特別原因欲取回原書時須得

店同意且須遵守下列二項

A 須待已印之書銷完

B 須算還排版及打紙版之費用紙版由作者收回

乙 賣版權辦法

- 一 書稿交來後須經本店編輯部稿件審查委員會審定去取
- 二 稿件得由本店商同作者刪改之
- 三 書籍由本店發行版權即歸本店所有
- 四 稿費每千字自三元至八元（但曾經發表過之稿件其稿費得酌量減少）由審判委員會酌定之
- 五 稿費支付日期由作者與本店商定之
- 六 書本大小格式定價及部數等概由本店規定之但作者亦得參加意見
- 七 本書出版時每版送作者十部作者購買本書按六折計算

（附註）本章程得隨時修改之

通訊處 上海

法租界 華龍路 新月書店編輯所

梧桐雨

孟況饒

——元曲本事——

(一)

話說這雖是一個秋天的晚上，在這裏却祇偶然聽得到一兩聲蟲鳴；蟲聲一停住，似乎立刻便有一種說不出的莊嚴氣象，像煙霧一樣在四處亂飛，令人一觸到便打着寒噤。就是有時候一陣輕風從遠處飄來幾聲笙歌的餘響，風過處那散佈在殿角上的梧桐樹也會馬上在葉子上和着沙沙的曲調，抒寫它從天地間感受到的往古來今的悲哀。有時候在星光下望去，因為這時候天上的新月還只有一線光彩，那一排排山也似的宮殿當中，又時刻有一顆顆的紅光在遠近出沒和流動。這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景象，一個不可思議的世界。

禁苑裏本有得是靜寂，但是這時候靜寂却掩不住遠來的一陣腳步聲；因為那靴尖響處閃出了一對對的絳紗宮燈，引着一輛御輦緩緩的從宮牆外面走進來。

「到了華清宮啦，萬歲。」，一個掌燈的宮娥連忙報道。

「看娘娘在不在殿裏」，唐明皇每次從御輦裏踱出來總照例是說這樣一句，有時候還故

意站在御輦上拂一拂袍袖，顯出很閒逸的樣子。其實一路上他心裏早已經祇有一個念頭，不過在宮娥們面前不便過於顯露出來；他也早知道只要等她們報過了「接駕」，自己一擡頭便看得見楊貴妃花枝招展般的拜倒在玉階上，接着照例是自己含笑的走上前去把她攙扶起來。這些刻板的情節在他心裏早已經點點滴滴的記得爛熟，其實又何嘗是願意，不過最令人不舒服的是他每次仍舊還要這樣裝腔作調的做去。

「萬歲爺回宮了，請娘娘接駕！」。明皇今天退朝退得特別晚，所以心情像歸林的宿鳥一樣也飛得特別急；他再也忍耐不任那一件件刻板的繁文縟節，祇聽到內侍這樣報了一句便走下御輦三步併着兩步搶上庭階，準備在殿門旁邊和貴妃碰一個正着，然後再細訴衷腸。

明皇却沒料到走上了玉階殿庭裏並沒有動靜；正想追問究竟，架上的鸚鵡冷不防哇的學了一聲「萬歲回宮……娘娘接駕……」。

「哈哈，這畜生到也乖巧。」，他愁煩中隨便這樣說了一句，其實那打不定主意的心情上還正在想着別一件事。一個人的心情永遠是兜着圈子的，所以他的念頭一轉回來又停在鸚鵡身上。他想：難道這畜生真的通了靈性，怪不得前回妃子說有一次她吹着玉簫的時候，它還會跟着唱歌；當時因為自己沒有親眼看到，還疑心是她因為太喜歡這畜生，故意牽強附會編造出來的，這樣現在到要當面再試它一試：「娘娘到那裏去了，綠奴兒！」

「娘娘……」，那綠奴兒似懂非懂的在架上跳了幾跳，斷續的又吐出了這末幾個字：

「娘娘……長生殿……長生殿……」

經這一提把明皇的閒情打斷了，他忽然記起上午朝的時候自己曾經吩咐過高力士，叫他準備在長生殿設宴慶賞七夕。今天退朝退得這樣晚，也許妃子因為等得不耐煩，又恐怕和自己兩下錯過，便索性先到那邊去了也未可知。正在獨自點頭沈吟的當兒，那綠奴兒喉管裏又咕噥了一聲「長生殿」。

「知道了」，明皇笑着舉起扇柄在綠奴兒頭上輕輕的敲了一下說道：「倘是你真沒有撒謊，回頭叫娘娘重重的賞你；現在沒有功夫和你嘮叨了。」

他真是心急似箭，連方纔想責問值殿的宮娥爲什麼擅離職守此刻也忘記了，否則她們真免不了要受一番申斥。伺候一個主子的人最要緊的當然是那時刻伺察他的面色和心情，所以這時候不等明皇說完話他們早已經手忙脚亂的在那裏排駕等候。

明皇坐在御簾裏一時想不到什麼事做，正擡頭呆望着那天河兩岸的雙星，忽然耳邊飄來了一片管絃悠揚的奏弄，那樂聲當中似乎還夾雜得有一陣陣喧嘩的笑語。「這聲音是在那「院」，他正想敲着簾內的手板動問，一個善承意旨的快嘴宮娥連忙搶着奏道：「萬歲，娘娘的鑾駕一定是在長生殿，奴婢知道這聲音是從那邊來的。」；要表示十分準確，末了她還用手向東邊指了一指。

「呸，走吧！」明皇似乎還不耐煩有這無味的耽擱。

轉灣抹角向東走了不多時，果然望得到那長生殿裏輝煌的燈火，同時明皇的一顆心也差不多讓燈火熾了過去。這大半天沒有看見貴妃當然是他眼巴巴對着燈火發楞的一個原因；但最重要的還是他此刻得着的另一種心情，他自己也莫明其妙爲什麼那管絃和喧笑的聲音在耳邊忽然會生出一種特別親切的意味。他生性本就是個喜新好奇的人，再加上這一天又整個的浸在儀禮政事當中，自然更禁忍不住這種誘惑，而且他還久有意思要去窺探一下貴妃不在自己跟前是怎樣一種情景；這幾種念頭打攪起來，一向沒有主意 明皇也馬上有了決斷。但是他又知道倘是自己仍舊浩浩蕩蕩排着駕過去，結果一驚動了她定又要一場落空的；所以他一想到這裏便立刻傳諭叫御輦停住。恰巧這時候已經走到了長生殿西首的一座橋上，離着正殿不過是百步遠近，他便吩咐侍從的人在橋上等着，不經傳喚不許跟着過去。有些聰明一點的和伺候過他多年的內侍宮娥，知道他這一來定又有什麼古怪的把戲，祇抿着嘴唯唯唯唯的站在後面；那些笨的一時想不到爲什麼會有這突如其來的諭旨，簡直面面相覷的錯愕了許久，直等到明皇走了很遠纔敢彼此悄悄的議論。

殿庭裏的笑聲早已經止住了，祇剩一排笙簫鼓樂的和鳴在裏面悠揚。明皇知道這會兒大眾一定都擠在前殿，所以便躡手躡足的繞着道走上那後殿的階檻；殿門外面照例本有兩個終朝守值的侍衛，但是這時候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兩枝閃着亮光的金吾斜倒在朱色描金的門檻上便是他們擅離職守的鐵證。這種現象往常明皇看見了是要發怒的；他此刻不但不發怒，

而且還覺着零亂得特別有趣。

明皇偷偷的跑到屏風後面總算是沒有被人覺察到，因為恰巧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貴妃一個人身上。他從摺縫裏望過去，那時候貴妃正立在香案前面默禱；她口裏喃喃究竟唸些什麼，雖則被樂聲掩住聽不清楚，但是她睡蓮般臉上的那目閉口動還帶着一半正經的神氣，真是有不可思議的情趣，這在平常他似乎都沒有看見過。她這樣默禱了一陣以後，不久湊身一扭又環佩丁東的拜了下來，一縷縷若隱若現的輕煙繚繞在她那飄動的羅裳上面，真像是一個從雲端裏降下來的仙女，身上還帶得有游絲般不散的雲霧。明皇看得眼花撩亂，真有點不相信這就是他晨夕相對的貴妃；爲要試自己是不是在做夢，他還在自己嘴唇上着力咬了一下，直等覺着嘴唇上仍舊很痛他纔笑自己不該這樣發痴。在這片刻的遲疑中貴妃已經拜罷了仍舊立在香案前面，這時候兩旁邊站着的那那最得寵的花奴和自己很信任的高力士又連忙一人雙手捧上一個早就預備好了的青玉托盤，一個裏面彷彿是許多五綵絲線，一個裏面亮晶晶的却看不清是什麼，直等貴妃那纖纖的玉手從裏面拈起了一根纔知道是繡花針；她從容的一根一根把它穿上。

明皇看到這裏，心裏不知道怎麼無端的起了一種妬念。當然他最初從摺縫裏望過去的第一個念頭是那覺得新奇不過的高興，但是那時的高興正又即是此刻的煩惱。因爲一方面他自己明知道貴妃是她獨有的貴妃；但是另一方面根據自己方纔親眼看見的種種情景，他又覺得

貴妃的本來面目並不是和他朝夕相處的貴妃一樣。這分明是貴妃和自己兩人中間，一向還留得有一層始終不曾了解的隔膜；照道理講自己固貴爲君王，而且對她又那末寵幸，這隔膜是不應分有的；然而爲什麼漠不關心的別人可以隨時看到她的本來面目而最親密的自己反拋在圈子外面呢？這都是他覺得很眼熱的緣故。

想到這裏，他又極力轉過念頭去追憶那已往的事實：武惠妃的死，月宮的夢游，壽邸時代的貴妃，開元二十八年的朝賀，太真院裏的女道士，和貴妃定情的那晚上，虢國夫人，拌嘴後的一縷青絲，五年來朝夕不離的恩愛，一件一件都在他心裏打着洄漩，又把他弄得沒有主意；因此這股煩悶又一個盤旋移到了別人身上。他一眼望見那些在簾外竊窺的內侍，心裏已經是有點不自在；再看見高力士一面捧着玉盤一面還在不住的向外探望，似乎有生怕自己會來的神氣，心裏更是氣惱；尤其是花奴得意揚揚的射了自己一眼——好像那屏風後面的把戲她已經猜透了一半，知道此刻自己是一個被什麼符籙壓住了的囚徒，有天大的權威一時也施展不出來，樂得冷眼奚落一陣，讓自已知道貴妃不是自己所有的愛妃——更覺得心裏妬火中燒，恨不得一眼報回去把她射死，從新把貴妃奪回來歸爲己有。

其實這些藏在心裏一刻千變的幻想不但是別人覺察不到，就連他自己躲在屏風後面和發這一陣子楞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沒有人看得出來；話雖是這樣講，不過這秘密畢竟被貴妃心愛的那一隻哈叭狗兒窺破了。因爲在貴妃穿那第五根繡花針的時候，這乖覺的畜生已經嗅到

了屏風後面有行跡可疑的生人氣味；它瞪着那兩顆渾圓得和紅寶石一樣的眼珠向明皇遲疑了一下，頸上的銀鈴叮噹叮噹的一動，便跑到明皇跟前『汪汪，汪汪』的吠了起來。

『雪兒，你嚷什麼？』手上還捧着綵線盤子的花奴這樣說着回頭看了一看。

『啊唷，萬歲！娘娘，萬歲來了。』花奴這一聲霹靂當然把明皇方纔在黑暗中得到的幻想也一齊震破了。如同雨後的青天裏露出來一線陽光，明皇臉上這時候也堆着春風滿面的笑容。

『聖上來了！』貴妃聽了愕然一驚，連忙拋下那還沒有穿好的針線回轉頭來接駕：『聖上是幾時來的，臣妾怎的一點也不知道？』

『哈哈，已經來了多時了！』他連忙用手扶起貴妃。

『怎麼，聖上駕到都不通報！』她望着兩旁站立的宮娥內侍，似乎還含着嗔意。

『這是奴才們該死，請萬歲娘娘寬恕則個。』高力士連忙低着頭說。

『這却怪不得他們，是我有意不肯打斷妃子的幽趣。』明皇覺得有這樣解釋一句的必要。他想起方纔跟着自己來的那些人此刻夜深了還等在橋上，心裏也有點不忍，便吩咐高力士派人去招呼他們過來。

趁着力士走出殿門彼此一時無話的當兒，明皇再把方纔沒有十分細看的殿庭四周圍和香案橫掃了一眼。他頭一樁事覺察到的是殿裏的陳設和從前略有點不同：殿柱旁邊除了兩對

銅的鹿鶴以外，那些一向散擺着的雜件現在都移開了；正中間設着的是一桌全席，那香案却是靠近殿門擺着，朝裏還鋪了一張嶄新的紅氍毹子。香案上的陳設更是別緻，那些供神照例用的香爐，燭台，花瓶，果碟，杯筷和雞肉魚那些牲口都應有盡有；另外還供着一具麪做的鵲橋會，那牛郎和織女站在烏鵲搭成的橋上含笑相望，真是神情畢露，栩栩欲生。

「妃子好眼法呀，真個一身都是巧。」他忽又一眼撇見貴妃方纔穿好了插在桌圍上的綵線花針。

「這是聖上有意誇獎。臣妾方纔在雙星面前乞巧，原想私自爲聖上祝福，到沒料到已經讓聖上瞅見了。否則……」她說着低下頭來忸怩了一陣，好像當真是很難爲情的樣子。停了一刻她秋波向上一轉又問：「聖上這早晚纔回宮來，難道朝裏又有什麼大事？」

「啊」，明皇說着蹙了一蹙眉，許一半是覺得貴妃又恢復了故態，一半是勾起了他在朝堂上半天的不痛快：「妃子不問寡人到幾乎忘記了講。丞相今天在朝堂又和祿山拌嘴；他們當着寡人竟敢公然你一句我一句無言不出……」

「他們說些什麼？」貴妃打斷話頭很驚惶的問。

「說些什麼？還不是彼此互相攻訐。」，明皇把這句一說出，她心裏的驚惶疑懼纔算是落了下去；因爲她知道這爭吵完全是爲她而起的，生怕他們一失口把自己的隱私和盤托了出來。但是明皇却誤會了她的意思，以爲她不過和通常的婦人一樣，因爲關切母家而生出種種

疑懼；所以便又懇切的安慰她道：「他們近來不曉得爲什麼盡是吵鬧，你想朝廷裏將相不和還成個什麼體統。這件事真叫寡人躊躇兩難，一個是妃子的哥哥，一個又是妃子的義子；按國法講他們都有欺君罔上的大罪，但是按情節講他們又都祇爲了極不相干的事；所以後來還是從輕發落，把祿山貶爲范陽節度使去鎮守邊關，把丞相也降了三級略示薄懲，省得他們再在一起彼此不能相容。」

「都是聖上的殊恩……」貴妃拜謝過了早已經預備好一副急淚，來掩飾她那萬種煩惱的心情；她的眼淚裏却也帶着一半羞慚，因爲她也再說不出別的話來。她最初是恨自己的哥哥存心太狠毒，不該不聽自己屢次的勸阻，定要闖這種禍亂出來；其實當初自己認祿生作義子還是出自他的慫恿，如今從中攪旋又是他，這分明不是和祿山而是和自己作難。其次她又怪祿山不該不體諒自己，仍舊使着那暴烈的性情而看輕別離；但是她一想到祿山的才藝，他那同時像虎又像馴羊的性格，真又有牽腸掛肚說不出的萬種柔愁；因此她禁不住也輕輕歎息了一聲。

貴妃是個思慮極深的人明皇早就知道，不過他並不明白貴妃此刻心裏的隱痛，還以爲她是在那里替她哥哥楊國忠擔憂。他雖有心想說幾句寬慰的話把她的思慮拋開，但是因爲始終找不到適當的題目，他一時也祇好伴着她含愁相對，默默無言。

恰巧這時候高力士由外面撞着竹簾子進來了，他後面還跟了一個捧着朱漆宮盒的小內

侍。

「拿過來，」明皇一眼撇見那朱漆宮盒馬上便有了主意，他挽着貴犯的手笑道：「寡人前天不是對妃子講過內庫裏還藏着兩件身毒國買來的異寶嗎？這盒子裏盛着的就是；寡人今天特意吩咐他們起了出來，賜給妃子慶賞七夕。你看，還不知道妃子中意不中意呢？」說着他從盒子裏取出那名貴的兩股七寶金釵和一個百花鈿盒故意在貴妃眼前晃了一晃，然後把那鈿盒先遞給了貴妃；在貴妃低頭拜謝的時候，明皇又把金釵給她斜插在髮上。

見風轉舵是貴妃獨具的本領，所以明皇用寶釵鈿盒也買得回她臉上的笑容。不過要知道她這笑容並不是和方纔那副急淚一樣出得不自然的，因為貴妃心裏並不恨明皇；不但不恨他，有時候有像方纔這件賜寶的事反能夠使她由煩惱變成羞慚，由羞慚再變成感激。這種現象都緣於虛榮真情從兩方面牽扯着她。假使她不為虛榮所誘惑，當初好嬖的在壽王宮裏便不會到太真院裏去做女道士，更不會由女道士一變而為貴妃；假使她心裏藏得沒有真情，她便也不會感覺到祿山的才藝——他那剛柔並濟的性情有左右自己一切意念的魔力。她的確有時候曾經癡想過祿山為什麼不能有明皇的地位，或是明皇為什麼不生一點祿山的體魄和性格；但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這種沒有辦法的事她自己也深知道，不過一個有她這種聰明性格的人決不肯因此甘休；所以結果她便常使自己受着苦惱，同時使別人也跟着她受苦惱，為她鬧出大亂子來。

明皇的殷情的確使貴妃減少了一半她對祿山的思戀，但是她那已經掀動了的心緒此刻却還在心頭起伏，自己想極力控制也控制不住。她雖則在殿裏和明皇一面還在談笑，然而一種踴促不安的樣子早已經現在裏面上。

「她子，你臉上怎的氣色忽然變了，難道有什麼不舒適？」明皇已經看出了她的不安。

「多謝聖上動問」，貴妃答道：「此刻臣妾祇有一點心驚肉跳，多分是無礙的。」

「這時候設宴太早，待寡與妃子先到亭下去閒步一番，舒散舒散心情。」明皇說着便挽起貴妃的手步出殿外。

真不愧是個七夕的晚上，那雙是和天河此刻看來的確比往常格外分明。明皇高興得不住的喚貴妃也抬頭看。

貴妃對着雙星却不是如此，她另外有一種感觸。她這時想：牛郎織女在天上雖則一年只見得到一次面，但是這個七夕晚上的重聚是年年有的；而且她們的恩愛是萬古不渝的恩愛，不像自己天天祇靠容貌顏色去博明皇的歡心。假使一旦年老色衰，明皇另有了愛寵，那時候恐怕想要像雙星一樣一年會見明皇一次也不能夠。

「妃子，你盡望着雙星出神，難道是看得見她們，在那裏偷聽她們訴說衷腸嗎？」明皇有意要打趣她。

「看得見仙人的眼福臣妾却沒有，不過正對着她們痴想一樁事罷了。」貴妃也有意惹他

再問。

「妃子此刻想的什麼事，可能明白向寡人道來？」他果然中了貴妃的妙計。

「多謝聖上動問。臣妾是在想她們天上的星宿經年不見，可不知也是和世人一樣在那裏長長想念？」她分明仍舊是裝傻。

「哈哈，妃子問的真妙，她們怎生不想來！」明皇還沒有明白她的用意。

「啊，她們也是會想念的。倘是異日臣妾色衰退居在冷宮，不知聖上可也肯略略想念？」這雖是一句搭訕的說話，她說的時候確是有無限酸楚。

「呀！」明皇聽到這一句纔明白她深切的用意，急得幾乎半晌回答不出話來。他並不是在那裏打不定主意，不敢爽快的拒絕，因為他對貴妃的情愛真是真切到萬分；他這時候所以遲疑却是在思索究竟要用什麼法子纔能夠充分表白他蘊藏着的真誠。末了他老眼裏却迸着熱淚說道：「妃子，妃子難道還真信不過寡人？好，好，咱們到那邊亭子裏去設誓去。寡人這顆心祇有神明知道。」

「倘得聖上如此，臣妾真是感激不盡。」她隨着明皇走到沉香亭畔，心裏也很受感動。

明皇牽着貴妃的手並立在亭畔一株梧桐樹下，正默對着牛郎織女很審慎的在那裏端詳，忽然記起了一件事，又對貴妃說：「未免太不慎重了，還沒有焚點香燭。」

「聖上，我看到不必驚動她們。好在方纔已經在雙星面前焚點過了香燭，祇要咱們心

誠，我想雙星定不會見性的。」

明皇聽了貴妃這番解釋，連連點頭稱道「有理」；牽正了袍袖衣裳，他們便跪在星光下一同吟着：「雙星在上，我李隆基楊玉環因情重恩深，願世世生生共爲夫婦，永不相離；倘渝此盟，雙星鑒之。」

這時候一陣風過處梧桐樹上又忽然作了一會兒沙沙的曲調。貴妃因爲羅裳上經不起秋夜的涼風，在拜罷起來的時候還打了一個寒慄。他們倚偎着緩步無言的走進長生殿，兩顆心在一汪清水似的夜色中真是溶成了一片。

不久殿裏的樂聲又奏弄起來了。一直等到明皇貴妃宴罷了回到寢宮，長生殿纔算重緣給了靜寂。

文學的紀律

梁實秋著

實價五角半

(聞一多作封面)

這是梁實秋先生的第二本批評文集，較『浪漫的與古典的』材料更為豐富，態度更為鮮明。我們現今的文藝界太混亂了，我們也厭倦了，正好換換胃口，請讀這一部嚴謹的批評。

婦女的將來與將來的婦女

現在最時髦的社會問題總算是婦女問題。但是一般的討論不是太淺薄，就是太呆笨，永遠得不到最後的解答。婦女的將來怎麼樣？將來的婦女又怎麼樣？小眉先生這本譯著便是惟一的答案。

現代文藝叢書第五種

西澧閒話

西澧著

實價一元二角

前一兩年在每期的『現代評論』裏，大家看見過一位署名西澧的文章，這些文章，又輕輕的冠以『閒話』。漸漸的，看『現代評論』的人，不知不覺要先看西澧的閒話。

——究竟西澧是誰？閒話是什麼文章？為什麼人人要看？

西澧是誰？是不成問題的。閒話是什麼文章，現在印在這本書裏了。為什麼人人要看——是的，為什麼人人要看呢？

「西澧閒話」印出來賣給要看它的人。

娃娃屋

曼殊斐兒著
西澄譯

可愛的海老太太在白奈爾家住了一陣子，回到城裏去後，她送來一座洋娃娃屋子給小孩們。這屋子真大，轉運人和派特兩個人抬才抬進了後院。他們就把它擱在後院裏，用兩隻木箱支起來，放在餵料屋的門傍。好在一點不打緊；那時正是夏天。也許到了不能不把它搬進屋子去的時候，油漆味兒也就沒有了。因為，老實說，那娃娃屋的油漆味兒真是——「當然是海老太太的一番好意；又破費錢又想得到！」——可是，這油漆味兒真熏得壞人，培麗姑姑說。外面包裹的粗布還沒有解開已經夠厲害了。一到解開……

洋娃娃屋就立在那裏，油光發亮的深綠色，用杏黃色襯托出來。膠在屋頂上的兩支小煙囪是紅白二色，黃色發光的門就像一小塊托菲糖。四扇窗，真的窗，還用綠線條分出窗格來。而且居然有一個小小的門廊，也漆了黃色，還有一團團的凝結的漆，掛在簷下。

可是完美的，完美的小屋子！誰還管它味兒不味兒。它的味兒也就是一部分的愉快，也就是一部分的新鮮。

「快些打開它，誰來！」

那個在一邊的鉤子鉤得死緊。派特用他的小洋刀把它撬開了，屋子的前部整個兒的旋轉

過來了——啊啊，你同時就看見了客堂，飯堂，廚房和兩間睡房。這樣的打開屋子才對！幹麼所有的屋子不全都這樣開開；比起開了一扇小門，只瞧得見一個小小的門房，一座帽架，兩把傘來，這不是有趣得多了！你舉起門槌子來打一家的門，你心裏想知道的正是這些東西，不是嗎？也許上帝同安琪兒夜深時出來踏躑一下，他正是這樣打開人家的屋子的吧……

「喔！喔！」聽白奈爾家孩子們的聲音，好像他們絕望似的。這實在太奇妙了：這實在太出于她們的意外了。她們長了這麼大也從沒見過這樣的東西。間間房子的牆都糊了紙。牆上還掛着畫兒，畫在紙上，加上金色框子的畫兒。除了廚房，間間房子的地上鋪了紅地毯；客堂裏的是紅絨絨椅子，飯堂裏的是綠椅子；還有桌子，床和真的被窩，一張搖床，一個火爐，一個碗碟櫥，裏面藏着些小碟兒和一個大水壺。可是凱齊最喜歡，喜歡得要命的，是那盞燈。它放在飯堂桌子的中心，一盞微妙絕倫的琥珀色的小燈和白燈罩。而且還裝好了油，正等着人去點，雖然你當然不能真的點它。可是裏面有一點東西看着好像油而且你搖它的時候也會得點。

洋娃娃爹爹和洋娃娃媽媽，直挺挺的躺在客廳椅子上好像暈過去的樣子，兩個洋娃娃孩子睡在樓上，他們實在都太大了。他們好像與這屋子不配似的。可是那盞燈真是完美。它好像對凱齊在笑着說，「我住在這裏」。這盞燈是畢真的。

第二天清早，白奈爾家的孩子們上學時只嫌自己的腳走得太慢了。她們急着要告訴大家聽要細細的講，要——唉——要在打上課鈴以前誇張她們的洋娃娃屋子。

『我來說』意薩斐兒說，『因為我頂大。你們倆後來可以插進去。可是我第一個說。』這可沒話可以回答。意薩斐兒事事要逞強，可是她總不會錯的。洛蒂和凱齊知道得再清楚沒有了，年紀頂大的有的是何等的權力。她們掠着路邊的毛茸花快快的走，一句話也不說。

『誰先來看也得由我決定。母親答應了我的。』

原來家裏說好了在這娃娃屋放在後院裏的時候，她們可以邀學校裏的女孩子，兩個人一次的來瞧着玩。當然不是來吃茶點，或是隨便闖進屋子裏來。只是靜悄悄的站在後院裏，聽意薩斐兒指出一樣樣的美點來。洛蒂和凱齊喜喜歡歡的站在一邊……

可是無論她們走得怎樣快，她們走近男校運動場的塗了柏油的木柵欄時，鈴子已在響了。她們脫下帽子，排好了班，正值到點名。不要緊。意薩斐兒裝出極重要，極神秘的樣子悄悄的告訴她左近的女孩子們，『下課的時候有東西講給你們聽。』

一下課，意薩斐兒被大家圍住了。她班上的女孩子差不多要打架似的搶着把手臂圍着她身子，同她一塊兒走。對她諂媚的微笑，做她的最好的朋友。她在操場傍的一棵大松樹下，像女皇似的被衆人擁戴着。那些小女孩子們手肘，你碰我，我碰你的，格格的笑，擠得密密

緊緊的。只有兩個站在那圈子外，她們可是永遠站在圈子外的，就是兩個小開爾微。她們自然不放走近白奈爾家的人來。

事實是，白奈爾家孩子上的學校不是牠們的父母願意送她們去的地方，要是他們可以有選擇的話。可是他們却無從選擇。多少里路以內只有這一個學校。結果是這裏所有人家的孩子，法官的女兒，醫生的女兒，雜貨鋪掌櫃的孩子，送牛乳人的孩子，都不得不混在一起。而且還有差不多數目的無禮的，粗野的男孩子。可是，萬事總得有個限制。開爾微便是這限制。許多孩子，連白奈爾家孩子在內，是話都不准與她們說的。她們走過開爾微家孩子身前時，都仰着臉衝着天，她們既然是各種行動的標準，自然誰也不理開爾微等了。就是教員對她們也用一種特別的聲調，而且每次里兒開爾微走到她——教員——的跟前送她一束多麼平凡粗俗樣的花時，她望着其餘的孩子們裝出一種特別的笑容來。

她們的母親是一個勤快的小個兒的洗衣服婆子，白天裏成日價到一家一家的去洗衣裳。這就够糟的了。可是她的男人在那裏？沒有人說得準。可是誰都說他在坐牢。所以她們是洗衣裳婆子和監牢裏犯人的女兒。這樣的人來做別家孩子的同伴，是多麼相宜！並且她們的樣子就配得上她們的身分。幹嗎開爾微太太把她們弄成這怪相就難懂。事實是他們的衣裳是用她在做工的人家給她的零布片拼湊起來的。舉一個例，里兒是一個相貌平庸的胖孩子，滿面的大雀斑，她上學校穿的衣服是用白奈爾家的假呢氈綠桌毯加上陸首家的紅絲絨窗幃做成

的。她的帽子，棲在她高高前額上的，是一頂大人帽子。從前是郵政局員雷蓋小姐的。帽子後面翻了起來，插着一大支紅翎毛。她這樣子活像一個不知那一層地獄裏跑出來的小鬼；誰見了她也忍不住要笑。她的小妹妹，哀爾司，穿一件白的長褂子，看來好像一件睡衣，和一雙男孩子的皮鞋。可是無論哀爾司穿什麼，她樣子少不了是怪相。她身個兒長得又瘦又小，短短的頭髮，一雙森嚴的大眼睛——快像一隻小白貓頭鷹。從沒人見她笑過；她也差不多不說話。她一生就是拉住了里兒過日子，無論何時總有一把里兒的裙角握緊在她手裏。里兒走到那裏，哀爾司便跟到那裏。在操場上，在來回的路上，里兒總是在前走，哀爾司拉了衣角在後跟。要是她要什麼，或是跟不上，她就使勁的把里兒曳一下，抽一把，里兒就立停了脚回過身來了。開爾微家的人是互相了解得很清楚的。

這時她們在圈子外徘徊着！你可沒法不讓她們聽見。小女孩們回過身來，裝出鄙夷的樣子，里兒像平時一樣露出一種不好意思的傻笑，可是哀爾司只是張着眼望着。

意薩斐兒的聲音，非常得意的，一路的往下講。地毯大受聽衆的注意，可是床鋪和真的轆窩，火爐和爐門也同樣的引起驚怪。

她說完了凱齊插口說。『你忘記了那盞燈了。意薩斐兒。』

『噢，對了，』意薩斐兒說，『一盞一點點大的小燈，完全黃玻璃做成的，上面一個白燈罩，擺在飯桌的中心。和真的燈簡直一模一樣。』

「那盞燈頂好了，」凱齊叫道。她得意薩斐兒沒有把燈的好處說出一半來。可是誰也不聽她。意薩斐兒正在選擇那兩個人這個下午先同她們回去看這屋子。她選定了愛瑪柯爾和麗娜陸肯。可是別人聽說她們大家將來也有得去，都爭先恐後的來奉承意薩斐兒。一個一個的把手臂繞了意薩斐兒的腰，同她一塊兒去繞圈子。她們有話同她說，得悄悄的說，不能讓別人聽見。「意薩斐兒是我的朋友。」

只有大家忘記了的開爾微走開了：她們沒有東西可聽了。

一天一天的過去，看見娃娃屋的孩子愈多，它的名氣也愈大，這娃娃屋成了唯一的談話題目，唯一的時興。開口只是一個問題，「你瞧見了白奈爾家的娃娃屋沒有？喔，是不是真美！」「你沒有瞧見嗎？唉，怎嗎着！」

就是吃飯的時候都消耗在討論這題目上了。小女孩子們坐在松樹底下，吃她們的厚厚的麵包夾羊肉，和大塊的牛油甜麵包。每次總有開爾微家兩個孩子在離開她們不頂遠的地點坐着，也在聽她們的談話，一面從淋漓滿紅點子的報紙裏拿出她們的糖漿夾麵包在嚼。

「母親，」凱齊說，「我可以不可以把開爾微家的孩子叫來看一次？」

「當然不可以，凱齊。」

「可是幹麼不可以呢？」

「玩兒去吧，凱齊；你明知道幹麼不可以。」

末了誰都看過了，只除了她們倆。那一天這題目也提不起勁兒了。到了吃飯時候。孩子們都站在松樹下，忽然，望見了兩個開爾微在吃報紙裏的東西，老是躲在一邊兒，老是聽人的說話，她們要捉弄她們一下。愛米柯爾打頭悄悄的說。

「里兒開爾微長大了得去當老媽子。」

「喔！喔，多可怕！」意薩斐兒白奈爾說，她對了愛米擠眼睛。

愛米表示藏着深意的嚥了一口吐沫，對意薩斐兒點一點頭——她看見她母親在這種情形之下是常常作出這樣子的。

「這是真的——這是真的——這是真的，」她說。

麗娜陸肯的小眼睛眨了一眨。「要不要我來問她？」她小聲說。

「我打賭你不會去問，」旗西梅說。

「啐 我才不怕呢，」麗娜說。忽然她高聲一叫，在許多女孩子面前一路跳，一路嚷。

「瞧！瞧着我：瞧我去；」說着她直了一條腿的滑溜過去，一隻手掩着嘴格格的笑，滑到了兩個開爾微的面前。

里兒從報紙上抬起頭來。她急急的把吃的東西包起來了。愛爾司停止了咀嚼。什麼一回

事來了；

「是不是你長大了得去當老媽子，里兒開爾微？」麗娜大聲的說。

一點聲息都沒有。里兒沒有回答，只是臉上露出不好意思的優笑。她好像全不在乎這句話。麗娜上了當了！女孩子們都笑起來了。

麗娜可下不了台。她把兩手放在她臀骨上，身子向前一聳。「噹——噹，你的父親在監牢裏！」她惡毒的說。

這句話說的真巧妙，所以小女孩子們全隊兒的跑了，都深深的，深深的興奮着。發狂似的愉快着。一個人找到了一根長繩子，她們就跳起繩來了。她們再沒有像那天那樣跳得高，跑得快，做事做得大胆的了。

下午派特趕了一輛小馬車來接日奈爾家的孩子們回去。家裏來了客。意薩斐兒和洛蒂都喜歡有客來，到樓上穿她們的小圍裙去了。可是凱齊偷偷的跑進了後院。沒有人在那裏；她爬在後院的白漆大門上，來來去去的搖曳着玩。一會兒，望一望路上，她瞧見兩個小黑點。這黑點漸漸的大起來了，它們是向她這方來的。現在她看得見一個在前一個緊緊跟在後面了。現在她瞧見她們是開爾微家的姊妹倆。凱齊停止了她的搖曳。她從門上溜了下來好像想跑開的樣子。她又遲疑了。開爾微姊妹倆走得更近了。她們的傍面有她們的影子也在走，很長的橫亘過了路，頭部影在毛茸花裏。凱齊又爬上了門；她的意 決定了；她把門一搖隨著

門搖到了路上。

「噲，」她叫那在走過去的開爾微姊妹。

她們非常驚異的站住了。里兒露出她的傻笑來。哀爾可張開眼望着。

「要是你們願意來看，我們的娃娃屋，你們可以進來，」凱齊說，她垂下一個腳指點着地。里兒立刻紅漲了臉，連連的搖頭。

「幹麼不來？」凱齊問。

里兒喘了一口氣，她說，「你的媽同我們的媽說你不能同我們說話的。」

「喔，那個，」凱齊說。她不知道怎樣回答好。「那不要緊。你們還是可以來看我們娃娃屋的。沒有人在瞧。」

里兒搖頭搖得更兇了。

「你不要看嗎？」凱齊問。

忽然里兒的裙子上曳，一拉。她回過身去。哀爾可的大眼睛望着她露出懇求的神氣；她不高興了；她要去。里兒望着哀爾可躊躇起來，可是哀爾可在她的裙角上又是一拉。她向前走了。凱齊在前引道。她們像兩隻老失路的小貓似的跟在後面。走過了後院。到了娃娃屋前面。

「這兒就是，」凱齊說。

「會兒誰也沒作聲。里兒喘氣喘得很響，差不多像打呼；哀爾司像一塊石頭似的呆了。」

「我來開給你們看。」凱齊和氣的說。她拉開了鈎子，她們看見了內容。

「那是客堂。飯堂，那是……」

「凱齊！」

喔，她們都駭了一跳！

「凱齊！」

這是培麗姑姑的聲音。她們回過身去。培麗姑姑站在後門那裏，瞪着眼望着她們，好像不相信目前的情景是真事。

「你怎麼敢把小開爾微們叫進後院來？」她的冷峭惱怒的聲音在說。「你知道得清清楚楚，你是不准跟她們說話的。出去，孩子們，快快出去。再不准來了，」培麗姑姑說。她走進院子來，唏。唏的趕她們出去，好像她們是兩支小雞。

「立刻就給我滾出去！」她冷冷的傲慢的叫

她們不等她說第二句。滿面的慚愧，緊縮在一塊兒。里兒像她母親的縮了頭，哀爾司發着楞，不知怎樣居然走過了後院，從白門的縫裏擠出去了。

「不聽話的壞孩子！」培麗姑姑對凱齊悵悵的說。澎的一聲把娃娃屋關上了。

這天下午實在糟。威里勃蘭脫來了一封信，一封可怕的威嚇信，說要是她今晚不到波爾

孟林子裏去與他會面，他就得跑上門來，問她爲了什麼！現在她嚇跑了開爾微家的小耗子，又好好的說了凱齊一頓，心裏就好過了些。那塊壓在心頭的怕人的石頭落下去了。她回到屋子去的時候，口裏輕輕的唱着。

開爾微家的兩個孩子走到看不見白奈爾家的地方，在路傍的一個紅色的大放水管上坐下來。里兒的臉還在發燒；她取下了有一支翎毛的帽子，放在膝蓋上。她們夢夢的望過去，在晒草場的那邊的小河的那邊的一叢皂角樹下，陸肯家的牛站着等候人來擠乳。她們在想什麼？

不一會哀爾司悄悄的靠近她姊姊的身畔。現在她已經忘了那個難說話的小姐了。她伸出一個手指來，撫摩着她姊姊帽子上的翎毛；她臉上露出輕易見不到的笑容。

「我看見那盞小燈了，」她輕輕的說。
她們倆又不作聲了。

附記 曼殊斐兒善於寫人，尤其善於寫小孩。在許多小孩中間，最活潑，最惹人愛的是凱齊。我們一向就疑心，凱齊也許就是作者幼時的面影。現在讀了她的日記，知道我們的疑心並非無稽的測度。在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六日的日記裏，她很明白的說出來了。

——這篇故事，有多少是實事，我們不能深知，可是我們知道，她幼時實在與送牛乳人

的兒子，洗衣服婆子的女兒同過學（麥雷的序文），我們也知道，有一位海伍德太太曾經送她們一座很美麗的娃娃屋（一九一六一月十七日）。

說到凱齊的，在這篇外，另有“Prelude”和“Altho Bay”兩長篇。那兩篇是曼殊斐兒在小說界開一新領土之作，可是譯者一則自覺筆拙，不敢去譯它們，一則譽則就在原文，還有解人難得之嘆，一經淺譯，必然費力而不討好無疑了。可是活潑可愛的凱齊的心事，完全忍心的不多介紹一二，又似乎可惜。因此那兩篇中，抽譯了兩段關於凱齊的事，附錄於此。

譯者

（一）「永遠不」

「你在看什麼，姥姥？幹麼你老是停下來望着那片牆？」

凱齊和她的外祖母是在一個屋子裏睡中覺。那小女孩子只穿着一條短褲子，和一個小緊身，光着她的手臂和腿肚子，躺在她姥姥床上的一個軟枕上，老太太呢，穿了一件白縐的便衣，坐在窗口的一張搖椅上，膝蓋上放了一長條紅頭繩的編物。她們同住的這間屋子。像這小別莊裏的間間屋子一樣，牆壁是木板上塗了一層薄薄的油漆，地板是光光的，也沒有地毯。屋裏陳設品都是些頂粗糙，頂簡單的東西。譬方說吧，那張梳妝台是一隻大木箱蓋上了塊花洋紗，上面的一面鏡子也很怪；好有一條叉形的電光關在裏面似的。桌上是一個水瓶

子裏滿裝着海紅花，擠得密密的，看來好像一個天鵝絨的針插，此外有一個特別的貝壳，那是凱齊給她祖母放針子的，另一個更特別的貝壳，那她覺得放一個表輪在裏面是最好沒有的東西了。

「告訴我吧，姥姥，」凱齊說。

老太太嘆了一口氣，把頭繩在大指上繞了兩繞，拿骨針挑了過去。她是在收邊了。

「我是想起了你的威廉舅舅，乖乖！」她平靜的說。

「我的澳洲的威廉舅舅麼？」凱齊說。她還有一個威廉舅舅呢。

「是的，自然就是他。」

「我沒有見過的那一個？」

「正是他。」

「他怎麼了呢？」凱齊知道得很清楚，可是她要再聽說一遍。

「他到礦裏去做事，中了暑就死了，」范費爾老太太說。

「凱齊的眼眨了幾下，又想起了那幅情景來……一個小小的人像錫製的小兵似的，一交跌進一個很大的黑窟窿裏去了。」

「姥姥，你想起他來。覺得傷心不傷心？」她最怕她姥姥傷心了。

現在老太太得想一想了。她傷心嗎？回想很久很久以前的事。看到多少年前去，凱齊看

見她這樣的在回想。像大都的女子一樣，那些事早就望不見了，可是還是在望。她覺得傷心嗎？不，生命是那樣的。

「不，凱齊。」

「可是幹嗎？」凱齊問。她伸起一條光光的臂膊來，在空中畫着東西。「幹嗎威廉舅舅要死？他年紀不大，不是麼？」

范費爾太太又三針三針的在數了。「他就是那樣的過去了。」她深有所思的聲音在說。

「是不是個個人得死的？」凱齊問。

「是的！」

「我呢？」凱齊的聲音好像不相信這話。

「將來也有那樣的一天的。乖乖。」

「可是，姥姥。」凱齊搖擺着她的左腿，動着她的足指。她覺得好像有沙子在腳指縫裏似的。「要是我偏不死呢？」

老太太又嘆了口氣，在線球上放下一長節頭繩來。

「這事由不得我們願意不願意，凱齊，」她感然的說。「早些晚些我們誰也得去。」

凱齊悄悄的躺在床上，研究着這個問題。她不想死。要是死了，她就得丟下這裏，丟下所有的地方，永遠不的回來，丟下——丟下姥姥。她快快的翻過身來。

「姥姥」她叫的聲音好像吃了一驚似的。

「怎麼了，寶貝！」

「我不許你死。」凱齊的意志是非常堅決了。

「啊，凱齊」——姥姥抬起頭來，笑了一笑，搖了搖頭——不要說它了。」

「可是我不許你。你不能丟下我。你不能不在這裏。」這真可怕極了。「答應我你永遠不做那樣的事，姥姥，」凱齊求告道。

老太太依舊做着她的頭繩編物。

「答應我吧！說永遠不！」

可是她的姥姥還是不做聲。

凱齊從床上滾了下來；她實在忍受不住了，輕輕的跳上她姥姥的膝上，二隻手抱了她的頸，不止的吻她，吻她的下巴下部，耳朵後面，在她頸子後面呵着氣。

「說永遠不……說永遠不……說永遠不……」她一面親她，一面喘氣的說。她又輕輕的觸肢她的姥姥。

「凱齊！」老太太的頭繩掉了。她的搖椅向後搖了過去。她也觸肢起凱齊來。「說永遠不，說永遠不，說永遠不，」凱齊格格的说，兩個人都笑倒在搖椅裏了。「好了好了，鬆了夠了，我的小松鼠兒！夠了夠了，我的小野馬兒！」范費爾老太太說，一面拉正她的便帽。

「給我拾起那頭繩來。」

她們兩個人「也想不到那「永遠不」是爲了什麼一回事了。」

(二) 把頭裝回去

派特搖搖擺擺的來了；手裏拿的一把小斧在太陽光裏閃閃的發亮。

「跟我來，」他同孩子們說，「我來顯給你們看愛爾蘭的大王怎樣的砍下了鴨子的頭。」

他們立着不動——他們不信他的話；並且，屈勞特家的孩子還從沒見過派特呢（屈勞特家兩個男孩子，兄名皮伯，弟名臘克，是白奈爾家孩子的表兄弟。）

「來吧，」他笑嘻嘻的說，同時伸出一隻手來拉凱齊。

「當真的鴨子頭嗎？小園場裏的鴨子麼？」

「是的，」派特說。她舉起手來放在他的又硬又乾的手裏，他把小斧往腰帶裏一插，又伸出那一隻手來拉臘克。他最愛小孩了。

「要是有血流出來，我還是把司拿哥（皮伯的狗）的頭拉住的好，」皮伯說。「它一見了血就不好開交。」他跑前去用手巾圍住了司拿哥的頸拉着它走。

「你說我們該去不該去？」意薩斐兒低聲的說。「我們沒有問過大人，不是嗎？」

果園盡頭的杖籬裏有一個門。門外是一條崎斜的堤，走下堤去，過了一座懸在小溪上的

橋 再上對岸 便到了牧場的邊上了。第一牧場裏有一所破舊的小廐舍，現在改成了雞鴨房。雞都遠遠的跑到牧場的那一頭的倒垃圾的坑裏去了，鴨子們只在橋邊溪水中游泳着。

溪邊高高的小樹上滿是紅的葉子，黃的花兒，黑的子。這溪在有些地點寬而且淺，可是在別一段却成立個個很深的，邊上有沫，裏面起水泡的小潭。在這些水潭裏大白鴨很自在的沿着草岸在游泳喝水。

它們來來往往的在游泳，不時的用嘴整理光澤的胸毛，另有一羣鴨子，胸毛與它們同樣的光澤，嘴喙同樣的黃潤，倒掛在水中跟了它們也在來來往往的游泳。

「這就是愛爾蘭的海軍，」派特說，「你們瞧那位上了年紀的海軍大將，綠顏色的頸子，尾巴上豎起了一根小棋竿。」

他從衣袋裏拿出一把穀粒來，慢慢的向雞鴨房走去，他的破了頂的草帽差不多蓋住了眼睛。

「里特——里特——里特——里特——」他叫。

「鴨鴨——鴨鴨——鴨鴨——」鴨子回答，一面游到岸邊，鼓翼撲翅的爬上岸去，淋着一身的水隔蹦蹦的跟在他後面。他假裝擲穀子，却只是放在手中簸動着，把它們一路的叫，一路的哄，直到後來它們圍住了他成一個白圈。

遠處的雞也聽見了爭攘的聲音了，它們也從牧場的對方飛奔過來，伸長了它們的頸頭，

張開了它們的翅，彎曲着它們的爪子，顯出雞快跑時的笨相來，一面跑一面嘴裏咕咕略略的罵。

派特把穀粒撒了下去，貪吃的鴨快快的在吞嚥了。他很敏捷的一驚身子，捉了兩隻，一條臂下來着一隻便走向孩子們的跟前來。孩子們見了它們的搖晃的頭頸和圓圓的眼睛，除了皮伯，誰都怕起來。

「來吧，傻子，」皮伯叫道，「它們不會咬人。它們沒有牙。它們的硬嘴上只有那兩個小窟窿出氣。」

「我來拾收那一隻的時候，你能不能抱住這一隻？」派特問。皮伯把司拿哥放了。「能不能？能不能？你把一支交給我。它怎樣，我都不怕。」

派特把那團白的放到他的懷中時，他喜歡得幾乎掉眼淚了。

雞鴨屋的門外有一個老樹根。派特握住了鴨子的兩支腳，橫放在樹根上，那把小斧拍的砍下來，同時鴨子的頭便從樹根上飛出去了。噴出來的血漲滿了白毛，直流到他的手上。

孩子們見了血便不怕了。他們圍住了他直喊。就是意薩妻兒都不止的跳躍着的叫「血！血！」皮伯完全忘了他抱的鴨子。他把它往地上一擲，大聲的叫，「我聽見了。我聽見了！」不止的繞着木樁亂跳。

薩克，臉係紙那樣的白，跑到鴨頭的跟前，伸出一個指頭好像要去碰它一下，縮了回

去，又伸出去。他渾身只是抖擻。

就是洛蒂，害怕的小洛蒂，也笑起來，指着鴨子叫道：「看，凱齊，看。」

「你們瞧着！」派特叫道。他把鴨身子放在地上，它就踉踉跄跄的走起來了——只是從前有頭的地方，現在是一注長長的鮮血。它不聲不響的向河邊的堤岸走去……這真是奇事中的奇事了。

「你聽見了嗎？你聽見了嗎？」皮伯大呼。他跑到女孩子們中間，拉她們圍裙。

「這好像一個小車頭。像一個奇怪的小火車頭，」意薩斐兒尖聲呼叫。

可是凱齊忽然向派特跑去，雙手抱住了他的腿，用力的把她的頭撞他的膝蓋。

「把頭裝回去！把頭裝回去！」她哭喊着。

他彎下身子去拉開她，她也不放手，她的頭仍然不止的撞他的膝蓋。她拚了小命的抱住他，哭着叫：「頭裝回去！頭裝回去！」直到後來聽得像一種奇怪的高聲的打飽呃兒了。

「它不走了。倒下了。死了，」皮伯說。

派特把凱齊抱了起來。她的草帽掉倒腦後去了。可是她不讓他看她的臉。不，她把臉緊貼在他肩頭的一塊骨上，兩隻手使勁的抱住了他的頭頸。

孩子們忽然大家都靜止了，他們圍住了那支死鴨子。薩克也不怕鴨頭了。他現在跪在地上，用手指在摸它。

「我相信這頭還沒死，」他說。「要是我給它喝些東西，它會不會活下去？」可是皮伯很生氣了。「啐！三歲的孩子。」他一聲呼嘯，叫着司拿哥一同走了。意薩妻兒走到洛蒂身邊，洛蒂把他摔開了。

「你幹麼老是拉拉扯扯的，意薩妻兒？」

「好了好了，」派特對凱齊說。「這才是一個乖乖的小姑娘。」

她動一動手，摸着他的耳朵。她碰到了一件東西。慢慢的她抬起她顫動着的臉來看是什麼。派特帶着一對小的圓圓的金耳環。她不知道男人也帶耳環的。她很覺得奇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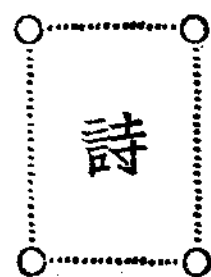
「這可以隨便帶上去摘下來的嗎？」她嗓子發啞的問。



藏超公葉

姿舞的華洛佛白

犯人



——譯郝斯曼詩——

那晚上父親初得着我，

他却另有別的心情；

那時候他真沒有想到

自己的兒子到如今

會這樣不長進。

那一天母親生下了我，

她則爲我痛得要死，

她可真是又優又快樂，

因爲她生下的孩子

是她的親孩子。

如今父母都早躺下了

那不透光亮的泉臺；

賊證既連累不到他們。

所以也祇有我，要在

這高頭吊起來。

啊，再不要讓人重記起

這上帝忘掉的魂靈，

饒孟侃

詩

祇要隨便找一條布帕

打個結套上我的頸，

從此我會消泯。

這總算那把戲耍完了，

其實原先就不該有。

我父母有這末個兒子

留下來給他們丟醜，

我却再也沒有。

二

貢獻旬刊 第三卷 第二期

(即20期) 目錄

時雨(封面).....	龔 珏	紅樓夢裏的西洋物質文明.....	賀 昌 羣
亞納絲湖(風景畫四幅).....	方 君 璧	迎送.....	慵 子
譚奈的百年紀念.....	曾 仲 鳴	湖畔印象記.....	陳 醉 雲
男性的贊美者.....	喬 琪	律師.....	席 珍
最近的戈里基.....	昇曙夢著 畫室譯	「一路平安抵法!」.....	傅 雷
哀阿倫.....	君 度	夏多布里昂的漫浪主義.....	華 林
中國人對於西洋醫藥及醫學		發起簡字運動臨時宣言.....	陳 光 茲
的反應(五).....	江 紹 原		
結婚照片.....	慵 子		
拉斯金藝術鑑賞論(下).....	豐子愷譯		

新月書店代訂

——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微笑

——譯吉徵士詩——

我見過一個黑姑娘，
臉黑得和冬夜一樣；
等她一張開了嘴唇，
裏面却又射着光亮；
那簡直是一道銀河
穿過她那黝黑的臉：
她再把嘴唇一閉起，
黑夜又現在眼前。

我這又看見個女郎，
她和夏天一般婀娜；
從她翕張的嘴唇裏
也看得到那道銀河；
那銀河的光輝簡直
把夏晝整個的遮掩：
她再把嘴唇一閉起，
黑夜又現在眼前。

饒孟侃

追尋快樂

——譯苔薇士詩——

快樂，我是怎樣的找你！
我曾經虛擲了許多金銀，
在這世界上追求着歡欣，
披着那綢緞綾羅的衣裳；
我曾經醉過盈樽的美酒，
我也嘗過那異味的珍羞
但是我仍舊生活在愁鄉！
快樂，我是怎樣的找你！

快樂，我畢竟找到了你
我從那縹緲的歡樂宮裏，
把你帶回這青軟的大地，
回到那人跡少到的地方；
快樂，當我找到你的時分，
我總在伴那花鳥和白雲
你一文錢也不要我犒賞。
快樂，我畢竟找到了你！

饒孟侃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第二卷的序

我在此，請抱了一種希望來欣賞我這小書的不相識者，讓我爲下邊一些說明：

文學應怎麼算對，怎樣就不對，文學的定則又是怎樣，這個我全不能明白的。不讀過書不識一個外國文字的我，只知道想寫的就寫，全無所謂主義，也不是爲我感覺以外的某種靈機來幫誰說話，這不是自謙也不是自飾，請你們相信。

我爲了把文學當成一種個人抒寫，不拘于主義，時代，與事物論理的東西，故在通常標準與規則外，寫成了幾本書。阿麗思中國遊記，則尤其是我走我自己的道路一件證據。在第一卷陸續從「新月」登載以後。書中一些像諷諷又很實在的話，曾有人列舉出來，以爲我是存心與誰作難，又以爲背後有紅色或綠色，（並不是尖角旗子，）使我說話儼然如某類人；——某類人，明白來說，則即所謂革命文學家是也。在外國，有了革命家以外，是不是還有革命文學家，不拘這名號是自稱或同輩相稱，我可不知道。但我知道在中國，把革命文學家而再加上無產字樣，則更其驚心動魄聳人聽聞。

近來似乎這類人並不少了，天才之多亦可幸。魯人孔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在目下，則從文固會常常患窮患病矣，又知在某種天氣下談某種文學之人，皆生意興隆、面團圓具富家翁模樣，然鄙拙如從文，吶喊喝道非所長，終其生與窮病作緣，亦命而已，說話不免作小針小刺，不過酸氣一股，憤懣所至，悲憫隨之。疑心從文爲專與上流紳士作戰，便稱爲同志者，實錯誤。担心從文成危險人物，而加以戒備者也不必。

然而在這樣的聲明下，亦用不着一些善于活動的青年文學家把我好于安置在什麼復辟派與反動派的地位下。我的作文章，在求我自己美型的塑造與悲憤的擺布成功後的歡喜外，初不曾爲誰愛憎設想的。

我能自知我自己，比別的朋友爲多的，是：我不是適宜于經營何種投機取巧事業的人，也不能成爲某種主義下的信徒。我不能爲自己宣傳，也就不能崇拜任何勢利。我自己選定了這樣事業寄托我的身心，可並無與人爭正統較嫡庶餘裕。對帝國主義者與僞紳士有所攻擊，但這不是要好于無產階級而希望從此類言行上得人捧場叫好。爲圖清靜起見，我願意別人莫把我不贊列在什麼系什麼派，或什麼主義之下，我還不會想到我真能爲某類人認爲「台柱」「權威」或「小卒」。我不會因爲別人不把我放在眼裏就不再來作小說，更不會因爲幾個自命「革命文學家」的青年把我稱爲「該死的」以後就不來爲被虐待的人類畜類說話。（總之我是我自己的我，一切的毀譽于我並無多大用處，你存了妬心與其他切齒來隨意批評我的聰明人啊，你的聰明真是白用了。）

我需要的，是一種不求無所知的機會：一切青年天才，一切大作家，一切文壇大將與一切市僧，你們在你們競爭叫賣推擠揆打中，你們便已經將你們的盛名建立了。能在這種情形下把我除外，我倒可以從你們的疏忽中得到一種開釋的幸福，這不是誑話！

但是上面的話又近乎存心在諷刺誰了，序子這樣作來似乎不好。我應當告讀者的是這書與第一卷稍稍不同，因為生活影響于心情，在我近來的病中，我把阿麗思又換了一種性格，却在一種論理顛倒的幻想中找到我創作的力量了。這在我自己是像一種很可珍的發見。

時當南北當局同用戒嚴法制止年青人對日本在山東暴行以及管領濟南的行爲加以反抗之日，凡表示悲憤者即可以說是共產黨，殺無赦。從報紙消息上，則知道中國各處地方每日殺共產黨不少，想亦間有非共產黨者。可感的是日本人給當局以這樣一好機會，一面既可以將有血氣的能夠妨害治安的年青人殺掉一些，一面又可以作進一步之中日共存共榮表示，嗚呼，我賭咒，說此外交政策尙可以用之于英國，鞏固兩國之邦交！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于北京城。

第一章 那隻鴨子姆姆見到她大發其脾氣

阿麗思小姐，不明白如何就到了上次遇見南京鴨子的河邊。她雖然擔心當兔子紳士離先生醒來時，找尋不着她要着急，然而在河邊，望到那一河的清水，河水慢慢流，也是很有趣。

「那若是洗一個澡，才好玩！」她自言自語的在岸上說，其實這話就只是爲難喜先生設想。她且主張河水清是應該那麼清，但也應該暖和一些，因爲不太冷則洗澡人可以免得患傷風，因爲不拘大人小孩患傷風症都無聊。

「可是，我以爲究太涼了。」她用一個小指頭去試水的冷暖，水就打個戰。「瞧，您自己也一爲人用手指攪着就打戰呀！」

「別是這樣說，您遠方小姐！」

她不提防河水也會說話。她試問，「剛才您說的話碼？」這問也不提防河水會答她。誰知河水就清清明朗告她正是。河水的話清明得同牠顏色一樣。阿麗思小姐以爲這是應該。

她說，「我稱呼您爲，應當是小姐還是先生？」

河水就起小浪，做微笑。

「那是人才要這樣稱呼。」河水仍然用清清明朗的聲音說，「我是可以不必。您小姐高興，喊我做親愛的河水；不高興，喊我做河水，就得了。」

「那親愛的河水，你要熱點才成。我說你太冷了。不適宜洗澡。我剛才還思量讓我那位

好同伴來洗一個澡咧。」

河水就說很抱歉，對不起，因為牠不是溫泉。阿麗思心想是溫泉當然就不必抱歉，所以認此時抱歉却不是客氣。

他們既有了攀談機會，河水就問到阿麗思小姐的許多過去情形，她一一答應着，正因為有河水問及她才記得起，不然她也忘掉了。

「我想明白你到此的感想，」河水說。「因為每一個外國人到中國來都有一種感想。」

「可是我並不是每一個外國人。」

「可是據說到過中國的狗也總有中國的印象記。」

「那回頭我去問儼喜先生。」阿麗思小姐說是問儼喜先生，因為是她記起儼喜先生是一匹兔。不過狗並不與兔相同，她就又隨即補充說，「我想儼喜先生也總不會有吧。」

「但是你并不是儼喜先生呀！」

「但是您也并不是我呀！」

河水記起「話不投機半句多」的中國格言，又笑笑，就不理阿麗思小姐，流去了。

阿麗思小姐，望到那流去的水，心中只發怔。她就從不見到過河水有這樣快的脚步。她以為或者是河水生了氣才跑得如此快。又以為是因為赴什麼約會不能在此久耽擱一會。望到河水的去處，直望到那河水摔到一個石頭上，打得全身粉碎，她才舒了一口長氣，自言自

語說，「慢走一點不就好了麼？」

她過了一會兒，又去用手試那新來的河水，以為總會比先前的熱一點了，誰知還是冷。她在心中又起了疑問，以為幹嗎不稍稍溫暖一點，但記到適間的無結果談話，就不再作聲了。

河水湯湯的流，流到下頭則願自把身同大石頭相碰，全不悔。阿麗思小姐在看慣以後，明白不是生她的氣，就不再注意了。

她站在那岸邊，各處看。想再有一個什麼東西可以同她談談話，則好玩一點。她在無事可作時節，想談話，也如同到肚子餓時想吃飯一樣，然而她對這談話的飢餓，不很能明白，又無從把這不明白的疑問向誰討論，就在這岸邊自言自語起來。

她說，「我問你，是餓麼？」

第二個她就說，「正是的。」

她又轉到第一個她，溫和到像作姑媽的聲音，安慰這一個寂寞的她，說道：「我的朋友，你稍微歇在此一會兒，就會有來同你談話的了。」

「是呵，可是」她又作第二個她，很憂愁的說，「在別一個沒有來以前，你多同我談一陣，可多可以？」

「那是可以辦得到的事，不過我想到傑魯先生，他會很念着我呢。」

「但是我雖想到他，我可很願意暫時離他一會兒，找一個相熟的談談天。」

「這里大致總有相熟的會來。你看這水，不是每天都總有鴨子鸞鸞一類鳥來麼！」

「提起鴨子，我就想起那個小鴨子來了。她說願意作我的丫頭，那多可笑！我問過儂喜先生，說丫頭是女奴隸，你想我若是用一匹小鴨子作奴隸，要她每天早上幫我梳頭，又幫我裝煙倒茶，那才是一件可笑的事！」

「我又想到那個姑媽起來了，瞧那姆姆多肥胖，我爲她肥胖真着急！」

「那很瘦的也應着急了。我就記得到小鴨子對鸞鸞的健康擔憂。」

「不過那是小鴨子的事。」

「不過爲甚麼又是小鴨子的事？」

另一個她問到這一個她「爲甚麼」，這一個她就不免小小生了一點氣，不再接下去了。

可是她却願意另外再起一個頭，就因爲還不見另一個可以談話的來，非自己談話不可。

先爲那一個她說，「好，我們再討論一點別的吧。」

另一個她自然就占成了。她就提出今天的玩的方法來。

她說，「玩，怎麼玩？」

「那我以爲看戲去。」

另一個她對子看戲又似乎不很有興味。然而也不敢反對。恐怕一反對又不能繼續這討論

了。

「看戲，到中國頂好頂大的戲院子去，坐到包廂中，在看戲以外還能看那些很伶俐的茶房，如像玩魔術一樣，把一捲熱手巾從空中拋來拋去，那多好！」她不讓那一個她有機會反對，就接到說：「看他們在台上打勛斗，噉，噉，又看台下的一切人也大聲喝彩，吐痰，噉噉，……」

那一個她就爭着說，「吐痰并不是可觀的事，噉噉也不是！」

「然而那樣的隨意，那樣的不須顧及旁人，——說得好是那樣的自由，不是一件。」

「不，」那一個她就堅決的說，「這個不必去看。」

「那依你，怎麼消磨這一個長的日子？」

「那就墩在這河邊，等一件事發生！」

于是阿麗思小姐，再也不說話，就等候這機會的來。誰知道這時間的過去，是應分一分算，還是應當一秒一秒算？然而她是數着這時間過去的。她學到醫生的方法，自己爲自己診脈，就數着脈搏，一二三四的算。

「呀，一萬了，這怎麼數下去？」然而還是數。血在管子裏跳一下她算一個數，因爲數字的多使她氣也轉不過來。也虧得是她，直數到一萬二千七百零九，一點兒也不錯一個字。到此時，她可覺到實在無法念下去了，就說道，「好，加一個數算是一萬二千七百一十吧，

讓我記下這個數目來，到回頭要儼 先生爲我折合究竟是多少時間。」

不數著時間，那未免又寂寞起來了。

寂寞也得厭下去，阿麗思是同許多大人一樣，對於當前的事是只用「挨」的一個法子處置的。她還是挨着。她自問自己，「若是重新又來從一字起碼數到血的跳，豈不是又有一個『一萬二千七百十一』的數目麼？若是每一次跳換一個數，豈不永久是『一』字麼？若是……多傻的一個意見啊！想這個幹嗎？……」但是，她又想，「若是接到一天一年數下去，這個數目怎麼寫！」因此她記起一個小學校的數學教員的臉相來了，「哈，要他自己去算這數目，他就不知道如何寫，我敢決定！」

「阿麗思，」她想起還是把自己分成兩個她爲好。「不准這樣想，這不是應當想的事。」這一個她警告了那一個她以後，那被警告的她，就不再去想血在血管子裏跳的次數了。

她就自己問自己，「還是在此歇，還是走？」

見到河水走，她想不如也走走好。她就沿河岸，與河水取同一方向前進。她先是這樣慢慢的走，到後看到河水比自己脚步總快許多，心中好笑，「你忙甚麼？」

她不防凡是河水都能說話，一個河水對阿麗思小姐的問題就有了下面一個答覆。河水說：

「您小姐，比起我們來，你爲甚麼就這樣閒？」

「那我怎麼知道？這是你覺得！」

「我那里會覺得？只有你才覺得我幫！」

這又到話不投機的當兒了。

阿麗思想「這不如我回頭走一條路好。同到一起走要我不覺得你河水忙也不成。」她于是與河水取一反對方向，一步一步走，把手放在身後，學一個紳士的走路方法。說「一步一步，」不說「慢慢的，」那是因為當這時她以外沒有別的在走的東西可比較了。

她也不知究竟走了有多遠，因為她手上無一個錶，就像無時間。

多平坦的一條路！

一步一步走，不知一覺就到了橋下了。

她見了橋才想起鴨子。想起鴨子才看到鴨子。鴨子正在水面游，離她不到二十步。鴨子似乎是剛把頭從水中露出的。

阿麗思見到這老太還是穿得那一身白衣裳，頭是先先的，歡喜之至。她喊那鴨子，說，「老太太，您好！」

那鴨子不提防岸上有人叫她，聽到聲音才抬起頭來。照禮今天不比昨天，把頭擡起應歡歡喜喜，這是阿麗思小姐猜的。誰知這老太太見到是阿麗思，雖把頭擡起，也只隨便回答一聲「您好」就顧自過橋洞去了。

阿麗思以爲老太太是上了年紀，忘記目下的阿麗思便是昨天那個阿麗思了，就從岸上追趕過去。

她逐着那母鴨子說：「老伯娘，老伯娘，我是阿麗思！是昨天那個阿麗思！」

那鴨子頭也不回，只急急忙忙說，「是也好，不是也好，與我做鴨子的不相干。」

「與你相干的。姆姆，你聽我們昨天談話不是很愉快麼？」

「昨天愉快今天可不愉快了！」仍然是頭也不回的逆水面前，但似乎稍慢點了。

阿麗絲就趕快跑過去，對到鴨子的頭臉又行一個禮，說，「姆姆，我想仍然要把你愉快

我出來，我問你老人家，你姪小姐幹嗎不同在一塊兒？」

幹嗎不同在一塊兒？還要裝癡問！你這人！」

阿麗思這才看明白鴨子不是不認識她，是正因為認識她生着大的氣咧。

阿麗思小姐，本想說，「你這鴨子！生氣就不讓人先明白生氣原因，也隨便生氣？」因

爲這不先取得人同意而生的氣，是不很合理。但她隨即又想到一個鴨子不能與人打比，就儘

這老太太生氣了。

她爲了要明白這老母鴨子生氣原因，仍然很和氣的問姪小姐不在一塊是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不知道還是知道又故意問？」那鴨子說了就用與說話差不多的嚴厲樣子對

阿麗思瞪着，想在阿麗思話語以外找到一種證據。

阿麗思很惶恐的說，「事情實在一點不明白。」

「不明白，那就是我錯了麼？」

「也不是姆姆的錯。姆姆若不相信我的話，我可以賭咒。」阿麗思又記起「賭咒」的用處了，果然因此一來那母鴨子氣已平了不少。

鴨子變成很和氣又很憂愁的說，「好小姐，我是老昏了，你別怪。」

「我那里會怪你呢？」阿麗思小姐這話意思是說「我那里會怪一匹鴨子呢？」可是鴨子聽著倒很高興，以為阿麗思小姐為人大量。鴨子心裏想：「若是自己那真不知怪這個人到幾時！」

她們顯然一切誤會都明白，不至于白生氣了，於是鴨子在一種很愛心的狀態下告給了阿麗思小姐那醜小鴨姪小姐的最近故事。

「小姐，請你為我想，怎麼辦？」那母鴨子要阿麗思設法，阿麗思却說這也不是頂要緊的事。因為阿麗思心中頂要緊的事是玩。

聽到母鴨的談話，阿麗思才知道醜小鴨因為那一天陪她們到灰鶴家去，回頭就病了。病又不是傷食，又不是吐瀉，又不是發痧，竟病了一種為鴨子之類所不當應有的病。「她不應該有這樣病，如我一樣的不應當；因為我們是鴨子，」這是老太太的意見。但阿麗思小姐的意見則又稍稍不同，她則以為鴨子也應當有人的病，可是一個小鴨子却不一定要有老母鴨的

各種病；這理由則是譬如馬是學來拉車的。中國有些人天生也只學來拉車；至于其他的人却不但不拉車，且坐了馬拉的車以外又坐人拉的車。這顯然是鴨子與人或可以相同，不一定鴨子與鴨子相同的證據。

原來小鴨子病着失戀。牠需要一個男朋友。需要而不得，便病了。（這一點不是母鴨子所懂得，也不是阿麗思小姐所明白。）想同另一個誰要好，沒有誰來答應，就生病，這個事情說來真不很使人相信！

「生病準得甚麼賬？」這話是阿麗思小姐看那鴨子老太太的臉色而說的。

「是啊！我就不明白爲別的事生病。」

阿麗思心想「就是不準得賬也不能學你打比，」可是她却說，「姆姆的話是頂有經驗的老年『人』的話。」

我是『鴨子』，不是『人』！我生平不愛別個學『人』的話來稱讚我。」爲表示不高興，牠向前游了三步又退後五步。

「阿麗思心想：大凡對付一個有了年紀的人或鴨子，都不是容易的事吧。（可是她這個意見是把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除在外，因爲她却太容易對付了。）老了的鴨子就不是三兩陳火可以燜得爛，老了的人說話也容易動火——是，容易動火，莫非這老太太肝火也太旺了！

她見到那南京母鴨的樣子不大好看，還想分辯：「這只是一句話，也不必使姆姆生氣！」

「一句話不生氣，要我爲甚麼才生氣？難道讓你們人打我幾竹杆子，我才應當發氣罵人麼？」

阿麗思小姐，見話越說越不對頭，她確實並不會想打牠幾下，却爲牠這樣說，深怕這是老太太起了羊癲瘋，回頭還要難于搽架，就只好和氣氣的說：

「老伯娘，請自己尊重，我還有一點兒事，要走了。」她說了就同到這老太太點了一個頭。她雖這樣說，還是看着聽着，并不走。那母鴨子在鼻裏哼着，「我自己若不知道尊重，早爲別們人的一些話氣死了，還活得到今天？」

阿麗思小姐就不再理會了，拔腳走了去。

她一旁走一旁想。把自己又分成兩個人

那第一個她問道：

「治肝氣是吃甚麼藥？」

「稀稀粥，芝麻糕，黑蘇脂油糕，……」另一個就背誦二十樣糖菓點心的名字。

「全不對！這是吃的東西，難道也……」

「那鴨子也是吃得的東西。」從吃過她想到吃鴨子。

「我以爲鴨子是加辣子炒吃，少下一點醬，多下一點醬油爲好。」

「醬油豈不是醬的油？」

「那鴨子的眼淚就是油，只不知道做不做得醬油。」

「……………」

「阿麗思，」她自已爲自己放蕩的思想不得不加以警告了，「這樣胡思亂想是不成的，這樣下去就非變成那母鴨子不可了。」

然而當真能變成一隻鴨子，在水面上浮着，且不必閉眼睛也可以把一個有長頸子的頭伸到水中去，看水中魚的賽跑，又可以同那些魚談話，到底還不算一條很壞的事！

可是她爲「可以同魚談話」的一句話又生了疑問了，她以爲若是凡爲鴨子都可以同魚談話，那麼適間那老太太必定也同過許多魚談過話，并且也發過魚的脾氣了。

「無怪乎，」她若有所悟的自言自語，「有些人說話罵人，總說『我恨不得吃了你，』想必這話就是鴨子生了小魚小蝦的氣時說的，不然一個人那里吃得下另一個人呢？」

她又想回頭來問那母鴨子，只想明白這話是不是牠正生着小魚的氣時說的，可把鴨子先時生她的氣情形全忘了。

第二章 她與她

這里，應先說到當阿麗思小姐離開了那一匹發脾氣的母鴨子以後的一小時情形。

她是隨到河岸走的。在昨兩天同羅喜先生打這兒過身時節，似乎來往的人與一切動物都有，還很多，如今却不明白連一匹蟋蟀也不會遇到，誰知這年程是甚麼樣一種年程！

不過沒有人走路，她就不走了麼？而且說沒有人走路，那自己又是甚麼？「若是鴨子在此，牠才可以說沒有人；因為連自己也不算人。但鴨子自己能這麼說嗎？」她想知道却無從知道。

到這時，爲容易明白這問題起見，阿麗思把自己分成兩人，如同在另外許多事情難于解決時她把自己分成兩個人一樣，在未分以前，這一個整個的她，便說道：

「我不相讓任何一方面，也不委屈任何一方面，只是你們不能太自私。當到一種意見近于某一個我勝利時，這另一個我的默認是必須的。你們遇到不可避免的爭執，也不能太霸道，自己究竟是自已，隨便生氣總不是好！好，阿麗思，你就分開吧。」

于是 就又成爲兩人了。說「又」是以前曾有過這事。

「她」慢慢走着，「或世說」一步「一步」走着——或者說「她倆」一步「一步」走着，因爲她在她一身上至少是代表兩個主張，兩種精神，以及兩樣趣味。說是「她倆」一步「一步」走着，「或世說」是有語病，就爲得是有一個她歡喜一步走一尺一寸，有一個她又願意一步能邁二尺三寸；一尺一與二尺三，相差是一尺二寸，這一尺二寸的主張距離，真是不小的一種距離！

「朋友，」那一個她同另一個她說，「我們」慢一點不很好麼？走路快了爲別人看見，還以爲是被誰追趕，」這是很合理的。

「你慢也不成，又不是有病。太慢了，他們中國女人會以爲你是在嘲笑他。」也很像有理！

「那慢一點究竟是于自己的腳有益。

「于自己的腳有益，就因爲是慢，那中國女人走路那麼遲滯，全就是爲自己有益了罷

(?)」

「那麼，就非跑不可了。」

跑到前面設若是遇到一件什麼意外事，就是累一點也仍然值得。」

于是，阿麗思小姐就跑起來了。儼然是後面一匹惡狗在逐，她只儘逃着；單爲了這「跑到前面或者有一件意外事發生」的願望跑着。因跑得過速，一切樹木就全從相反的方向跑去，脚步自她一樣快。

不要這樣忙啊！我親愛的樹。」這是一個近乎愚蠢的她說的。

那聰明的她，就爲樹作答，「好小姐，全是你忙！幹嗎說我？」

「幹嗎不是你？我明明白白見你這樣忽忙忙與我離開！」

「那請你慢點，我也就與你慢慢離開了。」

「我偏不。我不信你這樣話，你是你自己的事，不是我的事！」

「是你的事！不相信就試試看。」

她只好試試，自然是一面也爲了換一口氣。谁知道一止步樹木也就不動了。

「這才怪！我不願你這樣知趣，你這樣別人并不講你好。」

那樹就自己回答，說并不是爲要別人說好才如此。

「不要別人說好那你就有你的自由。」阿麗思以爲這話就可以質問倒那樹了。

樹是一株美國槐，身個兒瘦長，像同竹子是表兄弟。那樹說，「我并不是缺少自由，我們的自由可不在行動一事上。也正如——」

「我不願聽別個說『也正如』那類的話。」她就全不客氣的走她的路。她先以爲這槐樹還會追她一陣，不期望槐樹臉氣也同她脾氣差不多。于是就只好各走各的了。

那一個她就問這一個她，幹嗎同一株樹也有這樣爭持。

「幹嗎又不應有？」

「我以後賭咒不與牠們談話！」

「我請你記到賭咒是說了假話以後請神作偽證人的事。」

「可是我不說假話。」

「那也不必賭咒！」

這一個她就好久不作聲。顯然是生了一點小氣，又對那一個她袒護樹一方面，有點不平了。

又走了一陣，

那一個她見到這一個她不說話，也寂寞，就勸慰她說：「朋友！別生氣，我們應當談話，莫爲一點點意見爭持，才不致笑話！」說這個話的她且想到以後應容讓到任性的她點的辦法，若非記起「賭咒」是不好的事，也幾幾乎要用「賭咒」的法子來求另一個她原諒了。

這個她見那個她情形，也輕輕的說：

「我的朋友，這是我的不對。我爲這個也很自苦。以後我們和和氣氣好了。」

「是啊。我們不能太任性，過于走極端了總不是事！」

「是啊，我們記到這話。走極端可不是好的。」

然而這一對阿麗思小姐，可走到一個盡頭路。這也算是走到了「極端」。她望望前面，前面是一堵牆。

她記走在過去一個日子裏，同儼喜先生所遇到的事，一個瘦漢子要他們殺他，就是從一堵牆後跳出的。牆雖是另外一堵牆，究竟還是一堵牆！

「那一個小心一點的她說，「萬一這牆的後面，又隱藏這樣一個漢子，那怎麼辦？」

「那不怕，告他自己并非英國人，也不是日本人，且告他身上并無一把刀之類，爲求他

信任起見，不妨搜索自己衣袋給他看，就可以通行無阻了。」

「但是，她又同那個她商量。（恐怕會又相在生氣，她說話是很溫軟的。）她說，「我們才說到莫太走極端，這已經又到了極端，不如回頭！」

「朋友，我知道你是忘不了前些日子的事。但前途有一堵牆，說不定牆的另一面便是另一世界！」她意思是要冒險。冒險不是另一個她所同意的事。另一個他的理由，則為前途有牆就可以向後轉。她把這意見伸遞出來求大胆的她諒解，她也不敢堅決非回頭不可。她用這樣的話委曲表示了她的意見；——

「總之前面是牆，後面是路，我們是走路，所以不要牆。」

「然而在牆的另一面有另外一條新路，我們若只圖走現成路，那就不必走了。」

「然而前面不一定是路。」

然而你這猜想也不一定準數。前面即或不是路，也許是一個比坦坦大路還好的地方。」

「我同意你的『向前』主張，可是我請你記到危險以及失望。」

「我也同意你的所謂 險，但……」

她們很客氣的討論，這結果既互相容讓，互相瞭解，就成了不進不退站在牆前的局面。明知牆的另一面會有一種不同景致，可是為儘這希望比事實美觀一點與和平一點，爬過牆去似乎是不必的事！明知是牆了，回頭也可以走路，走回頭去再找一新路也似乎可能，然

而那得另花費時間，且丟下現成的希望去尋一新希望，也略近乎愚，退後似乎又不必

阿麗思，就站到這一堵牆前不動。爲明白起見應說那一對阿麗思站什麼牆前不動。

「來，」那一個阿麗思小姐同這一個說，「我們試猜猜那一邊的情形罷。」

「那是很好的。」這一個她且先猜。「我以爲，那邊是個海。」

「我以爲也是海。」

兩個都以爲是海，那似乎趨向可以一致了。然而海的意義在兩個阿麗思小姐印象上各有不同。一則學得海是偉大奔放，一則又以爲海是可怕的一種東西。

她們第二次猜想，是牆外應當爲一個花園，這不期然的同意仍然各有不同的體會：一則以爲花園既是別一個人家的，其中保不定有咬人的狗，一則以爲花園這個時節必有臘梅花以及迎春之類。

「再想想罷，不要想成一樣就好了。」

「一樣的事也相差那麼遠，不一樣我不明白相差成什麼樣子。」

「你是試試看，朋友，我說的是『試試！』」

「『試』是不是就不算『猜』？」

「我不願同你爭這點不必爭的事。」

「那麼，」這一個她見那個她生了點氣，立刻就心平氣和了，她說，那麼我們『試。』」

她試先猜那一堵牆後面遮到的是些甚麼，她猜一匹羊。但那個她仍然也猜是羊。不過想起不應再相同的話，那個她就說自己猜的是一匹公羊。「公羊」與「羊」當然不是一樣東西了。

那一個她說，「我猜是公羊呀！」

我猜是羊！朋友，這一下是居然猜成兩樣了。不過，我這匹羊好像也是公的，讓我再過細瞧瞧。呀，是公的，牠那角多長，我怕牠會要觸我，我可不願意再跌了。」

「一匹羊又不是一匹狗，我對於你這害怕的離奇好笑。」

「好笑嗎？我才不覺得！」

「我想縱不是好笑也總是一種『不經的』或者說『不應當有』的，朋友，縱是匹公羊，還有一堵牆為我們保障！」

為另一個阿麗思小姐應提醒了這害怕是不應當有，她就不免紅臉起來了。她爲了補救這錯誤，存心過牆的另一面去。這意見既由胆小的阿麗思小姐自動提出，不消說那愛險冒的阿麗思小姐就承認這意見了。於是稍過一陣阿麗思就到了牆的那一面。

既不是一個一碧無涯的海，又不是一座花園，她以爲必定是一匹公羊了。她用眼睛各處找尋那一匹公羊，那個先是只說「羊」的她，也幫到注意。

「必定是見我來然躲起來了。」

「是阿，我也這樣決定。」

「哪得好好的找他一陣，不能儘牠使小聰明藏過！」

牠爲我這匹所「猜想的公羊，」就各處走去。

這是一帶樹林。樹林是一帶，則阿麗思小姐是在樹林子裏走，也很容易明白了。

樹不知是甚麼名字，但是那麼綠，綠到太陽光也變成同樣顏色，阿麗思以爲或者這是熱帶地方；——然而這或者是「綠帶」。牠不能說明熱帶寒帶以外有綠帶的理由，但若是一個地方應當付以一個頂恰當名詞，那爲這地方取名的人，無論如何總不會在「綠帶」以外找尋名字了。

「我問你，我的朋友。」

「你說吧。」

那一個爲這地方取名字的阿麗思就把爲這地方取名的理由提出與另一阿麗思商量。自然暫時又把找公羊的事情放下了。

她在樹林子裏走，走得是遠到不知有多遠。不知有多遠則好比不走，這個思想使她覺得自己儘走不稍稍休息一陣是可笑。

「嘿，你這是怎麼囉？我看你真忙？」這一個她嘲笑那一個她，那一個她就告她說，「也正想到是儘走不知道走了多遠，則與不走一樣。」

阿麗思小姐就坐下，坐的是草地，又綠又軟和，如同坐在厚海虎絨毯子上一樣。

「我真要打一個滾了。」她同另一個她商量，又覺得叫朋友趕不及叫姐姐為親熱，她就說，「姐姐，你瞧這草地上翻個筋斗多好！」

她也叫她做妹妹。這作姐姐的阿麗思，便作成一個姐姐模樣，對這妹妹的幼稚思想加以糾正。她以為這草地上雖是這樣軟，而且又這樣平順，可是「坐」同「翻筋斗」究竟是兩事。她們坐在這地方不妨事，若翻一個筋斗就不成話了。

「姐姐，我希望你告給我為甚麼又不行的理由。」

「這理由就是不行。」姐姐的話幾乎是像要在語句的重量上把理由補足的。

「不行是不行，理由當然是理由。請你想想。」

那作姐姐的阿麗思聽到說「請想」，就也不好意思不「想」了。她用許多方法來證明可是總不能證明出這不行便是理由。到後她只好說實在你願意，乘到無其他人見及，就隨隨便便玩一下也成。

「可是我又不願意翻筋斗了，因為昨天晚上睡眠時失枕，頸子摩及還有點兒疼。」

「頸子疼就不該說翻一個筋斗的話！」

「那麼頸子疼談說什麼？」

「那個作姐姐的阿麗思，懶得作這種談話，就說「我可理不得許多」。她還冷笑，是笑這個阿麗思妹妹說的話豈有此理。頸子疼就應該說頸子疼，這是誰也明白的事，難道頸子疼

應該說翻筋斗麼？

「妹，我告訴你，我總不至於說這樣不通的話！」

阿麗思小姐就又走路了。

她只顧氣呼呼的走，忘記了看眼前路上的東西。到聽及如一個兔的攔路時，才忙着意那從身邊竄過的是什麼。她看到離身五步遠近一隻大青頭蚱蜢，對她用很不好的臉色相向。這是凡為一匹蚱蜢對小孩子都有的不好臉色，可是這是中國的事，阿麗思不懂。

「對不起，是我妹妹驚了你。」

「是你妹妹？多會說！」

阿麗思小姐，又用妹妹的口吻說：「不，那個說的是我姐姐，我聽你是在生氣，同誰拌嘴？」

那蚱蜢弄得莫名其妙，牠說「……………」

那作姐姐的阿麗思又用抱歉的語調，同蚱蜢解釋，且對於另一個阿麗思的問語加一種回答，她說，「我很明白這是我們的過錯，因為我們倆正在討論一種問題，才擾動了閣下。」

「我們倆，你同誰是我們倆？你這人說話真周到！」

「姐姐，那蚱蜢說的話是一種害腦病蚱蜢說的話！」作妹妹的阿麗思只輕輕的說。

「您別亂批評！」姐也說得很輕，不讓蚱蜢聽到。

那蚱蜢見到這個小女孩子話總說得不清楚。又覺得有趣，就不及飛去。牠爲了要明白這疑問，不得不把樣子作得和平點穩重點了，牠問阿麗思，說：——

「到底你是那塊兒的人。」

「我說你也不明白，不如不——」

那作姐姐的又接到說：「先生，我是外國來的。」

蚱蜢聽到是外國來的，記起在先老蚱蜢的教訓，說是外國人來到中國，專收取小孩魂魄，又得挖眼睛去熬膏藥，就膽戰心驚的一翅飛去，連頭也不敢回，——飛去了。

「都是你，要說是外國來的！」

「那你又說『我說你也不明白』，若不明白牠怎麼又一翅飛去那麼遠？」

「但是我仍然說牠不明白。若是明白牠就不慌到逃走。」

「我可不能這樣想。」

這一次，是作妹妹的阿麗思不願再繼續談話了。她想起蚱蜢究竟是糊塗的，不然縱飛也不必飛得這樣快。因爲她知道跑快了就會酸，說話急了口就轉不過氣來，咽東西夾了胃就打嗝，……

她說，（自言自語的，並不是爲同姐姐說的，）「我決定牠回頭就悔，悔不該飛得太快！」

在綠樹林子裏走着的阿麗思小姐，爲猜想一匹蚱蜢飛倦了的情形，以及在疲倦後如何腰痛口渴，如何容易生氣，如何懶作聲。同別個說話，想到自己也疲倦起來，就倒在草地上睡了。

這一睡就把世界全睡變了。

她醒來既見不及「綠帶」的一切樹木，也不會回到與離喜先生在一處的旅館大白鐵床上。她跌在一個不相識的中國人家裏了。如何知是中國人的家中，先還不明白。到後聽到有兩個女人說話，一個是老太太，年紀老到同自己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不相上下；一個是女孩，同自己年齡似乎不差多少，就瞭然這是一個中國人的家中了。

她雖然知道這是一個中國人家中，可不知自己究竟是在人家臥室還是客廳裏。面前一物不能見，漆黑的比墨還黑。聽到別人說話聲比自己地位爲高，她就以爲是自己在地窖子裏；聽到別人說話聲比自己地位爲低，她又以爲是自己原來在人家屋頂上。她簡直是忽而在屋頂又忽而入地窖子，真如那蚱蜢所說「莫明其妙！」

「阿麗思，」那一個姐姐爲了安慰這一個起見，喊着妹妹的名字，她說道，「你不要心焦，一件事情不是徒然心焦可以明白的。你讓她經過一些時間，總可以水落石出。」

妹妹說，「水落石出不是我們要知道的事——我只要明白我現在究竟是在甚麼地方睡。」
「我說水落石出是比譬呀！」

「比譬能不能使我們知道究竟是獸在什麼地方嗎？」

「可是我說你總得忍耐！在上午一點鐘你希望天亮，那是白希望的。自然太陽要出到地面上來，我是從不曾聽聞有人心急望到天明，日頭就出來得早一點的。」

「那你意思是以爲凡是天黑就應當閉了眼睛睡吧。萬一天黑是爲什麼遮着光明的結果，那你要等到幾時？」

「但是，既然能遮掩到光明，這也就可想而知不是你一隻手揷得去的手巾之類，想揷是不能，也非常清楚！」

「可是總得試試看。到試了以後我再睡。」

試過了，那是沒有結果的一種試驗。于是她安心睡到這黑暗中，過着長長的夜，

第三章 她自己把話談厭了才安然睡在抽屜匣子裏

「阿麗思，我實在睡不着了。」

這是作妹妹的阿麗思說的。其實大一點的阿麗思也不至于就睡得很好。但先說這話的是

小阿麗思。

那個同樣也難睡着的阿麗思，就告給妹妹。她告她縱不能睡也得閉了眼睛，因為除了她子，其餘的人都總能明白在黑暗中開眼等閉眼的事實。

她聽姐姐的話，不過閉了眼仍然無聊之至。

這不是眼睛閉不閉的問題，是別的。

若是她的的確確能證實自己是躺在茯苓旅館原有房間中，則天究竟應在甚麼時候才光明，她或許想不到的。

「我應當明白我在什麼地方！」

那大姐安慰她說道：「不忙，終究要知道！」

「我耽心這黑闇會要有一年兩年。」

「那不會。凡是黑闇中還有人說話，有人的聲音，或活動東西的聲音，不論是哭是笑，我猜想這黑闇總不是永遠的。你聽吧，還不止是一個人，一個人決不能用兩種聲音談話。」

這個作姐姐的阿麗思小姐，就不想到自己原本也只是一個人，却也能分成兩人來說話，分辯，爭論，吵嘴以及生氣後的勸慰！

妹妹本來想駁一句話，又想到不聽人勸誘遠多口，便是廢話，所以就不「廢話」了。

另一個地方，又像遠，又像近，確是有人在談話的。話語很輕，又很分明，不過阿麗思

除了聽得出是兩個人在很親愛的談話（不如自己同自己那麼意見紛歧）外，別的一點也不明白了。作妹妹的阿麗思，是不想在這些事上找到什麼的人，所以如大阿麗思所命，去聽也只聽聽而已。

在這世界上，我們是知道有許多人自己能永遠啞口，把耳朵拉得多長——如傑喜先生差不多——專聽聽別人發揮過日子的。我們又能相信有些人是在自己房中偷聽隔壁人談話，也可以好好的把一個長長的白天混過的。作姐姐的阿麗思，則雖缺少這種興趣，但到底年長一點，明白在無聊中找出比無聊為有意義一點的辦法，所以主張聽聽那在另一黑暗處所的人的議論。

聽着了。正因為聽着了聲音，小阿麗思就在姐姐先一句話上又來提起疑問。她以為談話的只是一人，如自己一樣，雖然在精神上處處有相反的氣質。

大的阿麗思却不能相信這估計。她說，「這是估計的。」

「那我們到底是兩個阿麗思還是——？」

「這不能擊自己作譬喻。」

「凡事用自己來作譬喻，則事情就都有標準可找。」

「自己做的事別人不一定都是這樣的，就因為『他們』不是『我們』。」

「但是為甚麼我們既這樣了却不許他們也這樣？」

「話不能這樣說！我只說『他們』不是『我們』并不說我們這樣他們不這樣！」

「阿麗思，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我糊塗了：」不消說，小阿麗思說到這樣話時節，是略略生了點氣的。一個人生氣也是不得已，她就并不是想時時刻刻生氣啊。

其實作姐姐的阿麗思，說來說去就常常容易把自己說的話弄得胡胡塗塗的。她見到了妹妹生了氣，就不能把這生氣理由找出。

「阿麗思，」那大姐說，「你又生氣了嗎？生氣是一件不好的事。一個人容易生氣就容易患頭風，咳嗽，生雞皮疙疸，……唉，我這人，真是！我想起一個頂愛生氣的人來了。我們的姑媽。不，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五十歲的人，長年就都不生過一次氣，但是頭痛膏可是也長年不離太陽穴，這個事情古怪！」

小阿麗思說，「那有什麼古怪？頭痛膏并不是爲愛生氣的人預備的。」

說頭痛膏不是爲愛生氣的人預備的，這話當然是在攻擊「生氣不是一件好事」而出。但要小阿麗思鎮日像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那麼貼上三張或四張頭痛膏，當然也不是歡喜的事了。并且她也并不「愛」生氣。說愛生氣不如說愛反抗大姐意見爲好。在反抗的不承認的神氣中，那大一點的阿麗思，便以爲妹子是生了大氣了。

大姐聽到小阿麗思說「頭痛膏并不是爲愛生氣的人預備」的話，就不再作聲了。她心想，「那麼爲誰預備的？（想起就笑。）說不定就是爲有了頭痛膏姑媽才頭痛——類乎有了

醫院才有人住醫院，有了……」

那妹妹，無事可作，同到姐姐談話又總像很少意見一致，她默了一會，便自己輕輕唱歌來了。

她輕輕的唱着，像一隻在夢中唱歌的畫眉一樣。她並沒有見到夢中唱歌的畫眉，可是自己很相信如果一隻畫眉懂得在夢中唱歌，則這聲音總同自己的神氣相差不遠。

她用上兩天在灰鶴家中時對談的一個韻律，唱：

神，請你告我，我目下是在何方，

我得明白，去茯苓旅館的路究有多長、

你怪天氣，這樣黑幹嗎？

你黑暗若有耳朵可聽——

我阿麗思說你「手心該打。」

大的阿麗思，對這個歌却加以批評，也不能讚許。照例是黑暗這東西，就無「耳朵」的，自然也不會有「手心！」說該打不能使黑暗成光明，也如用別種說法不能使黑暗更黑暗一樣。

她的意思以為黑暗如是能夠答話，必定這樣說：

阿麗思，你別這樣：

對我詛咒原準不得什麼眼。

你仍然希望光明的來到，

有希望事情總還可靠。

小的阿麗思，既不見黑暗中有回聲，于是又唱：

你這樣黑，于你也不見益處，

凡是黑暗人人都很苦：

你若把光明放回，放回一線，

我回頭（同憐喜先生商量時神還感）

如小阿麗思所希望，在她只說到「我回頭」時，果然有一線光明從黑暗深處出來了。

「光呀，光呀，你看我歡迎你呵！」

小阿麗思把手抱去，所抱到的又是黑暗。一線的光先是在遠處一閃，隨即就消失了，不見了。

這光的倏然來去給了作妹妹的阿麗思吃驚不小。

她自言自語說，「凡是好的總有兩回。」

大姐則以爲，「凡是好的只一回——有兩回也就算不得好的了。」豈止「以爲」而已？

大阿麗思且居然說了。這使妹妹不很相信。

「難道你也見到了麼？」

大姐就笑說，「眼睛原是共有的。」

「這不久將有第二次的出視，我請你注意。這是——」她不好意思再說下去了，因為她覺得，這是神的力，或者魔被詛罵後悔過所露的光明。

她等着。不如說她們等着。作姐姐的阿麗思，原先就是覺得除了儘耐心等光明來驅除黑暗，無第二個辦法的！

說是等，那就等于說是妹妹全同意于姐姐的主張了麼？又不。她們各有所等候，雖然所等候的只是一個光明。「光明終會來到，」是姐姐的意思。「要來的，但是在神的力量以外憑詛罵也可以幫助她早來的，」這却是妹妹意思了。多不相同的兩種希望！

爲了這黑暗的排遣，與光明的來去，這姑娘，把自己作成兩人，吵了又要好，（要好的方法自然是爭吵到頂下不去時候其中一個就軟化下來，）到後終覺得這吵鬧爲無意思，吵鬧以後要好更可笑，就寧耐着寂寞，只讓一個阿麗思輪在暗中，度這不可知的長夜了。

這樣一來反而清靜了許多。因爲有了兩個她，則另一個她的行爲思想就時時刻刻犯駁，這居批評指摘地位的她，先又不露臉，總是到後才來說話的。更難爲情的，是作那些蠢一點的事與蠢一點的想頭，在未作未想以前，那一個聰明的她却全無意見，也儼然不知是莊在何

處，一到這事鬧精，她却出來說話了。一個人常常被別一個批評指摘以至于嘲笑，總不是體面的事，雖然嘲笑的回被嘲笑的全是自己，但自己既已有兩個，幹嗎不爲自己的行爲思想來捧捧場？別的人，爲希望出名起見，雇人請求人代爲吹噓也有，用很卑順的顏色找人爲自己助和也有，如今的阿麗想，却只曉得自己的亂，當然倒以不如不分爲好了。

關於阿麗想自己，要她自己來作中間人，用無偏無黨的態度說話，她是只有對憑羞一點的自己表示同情的。因爲聰明一點的自己，雖然是老成穩健，作事不錯，但她以爲這不負責任，過後又來說風涼話的脾氣，是近于所謂不可愛的一類人的。是的確，她愛那個歡喜作錯事的性格還比那個處處像成年人的性格爲深，她是小孩子呀。

當結束這兩個她時，阿麗想是這樣吩咐那倆姊妹的。她像師長對學生那麼致下最後的訓詞。她說，「我再不能讓您分成兩人了。這不成。天下事有兩個人在一處，總就是兩種主張與兩樣的夢——正是，說到夢，我很倦，天又恰是這麼黑，我應當睡了！我不能因一小小意見爭持到無從解決，這樣即到後終是有一個讓步，這對我總仍然是苦事。我明白，在我寂寞的時節，有兩個我是好玩一點，可是眼前我爲你們鬧得頭都昏了。我害怕這影響。我記得姑媽告我的腦充血和神經失調等都是這樣頭昏，萬一我這頭腦爲你們倆吵成這類嚇人的病症，這個時候到甚麼地方可以叫大夫？并且我長到如今，還不會同時做兩種夢，姑媽格格佛依思太太也不會說過這事，我不能在今晚上破例！」

于是那一對愛討論，研究，辯難，以及拌嘴的阿麗思姊妹，就被打發永遠不回來。這一面得到安靜以後，我來告給讀者以阿麗思此時所在的地方。

這的確是一個中國人家裏。阿麗思，所住的地方。是這人家的房子裏靠東牆邊一個榆木寫字桌的抽屜匣子。這匣子若是從上邊數下，則算居第一，從下邊數上，則算居第四；照歐洲例子，除了桌面可以算作屋頂花園，則這地方應當說是頂賤的屋頂了。不過照中國說法，這是頂受優待一個地方的。因為最下一層住得是舊稿，（即老客之謂。）第二層住得是家信，主人同鄉客人。第三層住信箋信封，信箋信封其實即可以說是欵差；（欵差還只住第三層！）別人把阿麗思很客氣的安置在最上一層，真不算對外國客人失禮了。

房子是普通公寓的樓房，并不大，橫不到一丈，縱不到一丈五尺。這當然不會使人誤會到是說阿麗思小姐現住的抽屜匣子。更不消說比起阿麗思到中國來所住的茯苓旅館，為小多了。這小小地方，是值得稍稍頌敘的，倒不是這房子中陳設。這除里了一張榆木桌同兩張豆付干式榆木無靠椅以外，只是一鋪床，一盞燈，以及三堵半已呈灰色了的粉壁牆，同一個闊白長方形樓頂。縱說地板這東西，在某一地方，也可以成爲一種稀有的奢侈飾物，然而到這房中的地板，油漆常踐踏處既已剝落乾淨，接連處也全張了口，咽了滿口灰，使人見到覺很可厭了。應說的是這房子的臨時主人。

這房中住的是一個母親同一個女兒，母親年紀有五十二歲，女兒則還不到十五歲。老人

是身材極小，有着那鄉下氣質精神康健的婦人，女兒大小則比阿麗思小姐樣子差不多，（可是若是同阿麗思站在一塊時，照身個兒高矮調排，倒應喊阿麗思作大姐。）其實她比剛滿十二歲的阿麗思長兩個年頭，（按別一說法則是她多過兩個好玩的新年，）整十四歲半的她，比阿麗思家三姐還多上半歲！

這作母親的老太太，手裏拿了一本書，在慢慢的看，把一顆良善的心放到書中人物身上去，儘微笑。書上的老太太，便是她自己，不過那是十多年前的自己了。因為書上正說及這老太太無惡意的溫和微笑的把殺死的雞指點給小孩子看，小孩子則腦髓膜說這雞還剛才打過勝仗，正如眼前的事。如今那個把家中寵養的雞偷偷捉出去與別的人雞打架的頑劣孩子，却能用筆寫下這經驗印成一本書了。老人從書上想到其他，從過去又回到眼前，仍然覺得好笑！

女兒的名字，叫儀彬。儀彬這時止立在窗前，（我們的讀者，總不會如阿麗思小姐疑心這是黑夜！）在窗前就陽光讀她的初級法文讀本。法文讀不到五個生字，便又回頭喊一聲媽。照規矩，則從signal讀到Eaillio，或從oaillo讀到ail，便在誦讀中加一「媽」字，雖然是一「媽」與Eaillio音并不差多少，作母親的也能理解得出，就在看書以外隨口答應或噢。那一邊，在喊媽以後，又可以隨興趣所至問一點什麼話，這一邊看書的便也應當接口過來，有時且在答復原有問話以外多說一點。問話可以隨便想到問，從往三殿看寶物到吃故鄉三月

莓，答却不能苟且？譬如有時節，所問的是想明白北京究竟有多少城門，母親却答得是城裏不及鄉裏好，像這樣把話移到作母親的人所看的一本書上故事去，那儀彬，就要笑母親了。且笑着說媽到老來終會變成書獃子。書獃子，從這三個字上實可以使人想起一個故事，據說三姨爹就平素爲人這樣稱呼，穿得是破破爛爛的淺月白竹布衫子，鞋底前後跟都有了小洞，襪子又因爲有眼，脚指便全是露頭出來嫩涼，臉上也飢饉得像欠有五天不用手巾擦過那麼油的，鼻子邊且（不是左邊便是右邊）懸有一根黃色大鼻涕，說話則愛用「也」字同「之」字。這是母親說過的。請想想，若果自己母親成了這種樣子，多麼可笑啊！

儀彬哭母親會變書獃子，母親是不分辯的。有時一面應付到愛嬌的女兒，一面仍然讀那手上的書。有時作母親的便把書放下，只要母親一放下書，儀彬就再也不能把 *franciacca* 念下了。像一隻鳥投到母親懷中，于是把臉燙母親的肩，固執的又頑皮的問母親到底是看書上那一段看得如此發迷，且繼續把母親答錯誤的一句話用老人家的口吻複述出來給母親聽，以及作尖聲的笑。母親在這種情形中，除了笑以外，是找不出話來的。這一幕戲的結末是儀彬頭上蓬着的一頭烏青短髮，得又來麻煩母親用小梳子同手爲整理平安，因爲只要一攏母親身邊，跳宕不羈以及聳肩搖頭的笑，髮散非散亂不可，這在有好的母親的儀彬的性格上已成了習慣，也如同老人的手有這樣女兒在身邊，理髮也成了一種近乎需要的習慣了。

北京的天氣，到了亦六月有四分之三的時間是白晝，爲了這個原故，在這二月的時節，

雖然是二月白天日子也就漸漸覺得到長了。長長的白日，（正是藏在抽屜匣子中的阿麗思小姐疑心的長長的黑夜，）儀彬同到她媽就是如所說的，那將她消磨盡的。母親有時却是睡，在看書倦了以後。儀彬則日子不同，或上午，或下午，到另一個房間裏去，從一個身體麼小的大學法文系四年級學生念兩點鐘法文，以及從另一個人聽一個或半個故事。你們中，也總有人聽過半個故事的事實吧。這是說，你常常要逼到你的哥說一兩個故事聽，不說又不成，于是你那個哥哥就只好隨意捏造，凡屬隨意捏造的故事，總大多數只能把起首說得很動聽，到後却是無結果，再不然就憑空來一個什麼大蟲之類，到後爲方便起見，這大蟲每每又變成一匹驢子或一隻有花脚的小豬。儀彬却正是那麼從那個二哥處聽一個或半個故事的。故事中還有小半個的說法，不過不懂的橫順說來總不懂，懂到的就不必怎樣解散也清白，總之真有那麼會事就是了。

儀彬還有一個二哥，同在這兒作客，如茯苓旅館中有了儂喜先生又還有阿麗思小姐，這不算巧事。這樣的說關於阿麗思怎樣就來在這里抽屜匣子打住的事，要明白也就容易之至了。凡是說話說得太明顯，都無味，但我不妨再明白的說，告讀本書的人一句話：阿麗思小姐之來到中國，便全是儀彬的二哥！再有人要問怎麼就靠儀彬的二哥，那他便是傻，只合讓他規規矩矩坐到歡迎八哥博士的會場中，去儘八哥博士或「中國思想界權威」諷刺嘲弄，若是生來又肥，他就真好拜那匹能夠流油點子眼淚的鴨姆姆作乾媽了。

在另一房子中的儀彬的二哥，是瘦個兒中等身材的人，是大學生樣子，是一個正式入伍當過本地常備兵四年的退伍兵士。這當兵士的人。到如今，可以能看得出是受過很好軍士訓練的地方，是雖臉色蒼白與瘦弱，但精神却很好，腰筆直，腿也筆直，走路還保留着軍人風味，性格是沈靜，像有所憂鬱，除了聽到母親說笑以及學故事逗引小妹放賴到母親哥哥面前時，很少隨便說話習慣的。過去的經驗與眼前的生活，將這年青人苦惱着，就如同母親妹子說笑當兒，在笑後心中也像有一種東西咬到他的心。雖然這情形，他總能用一個小孩子的笑法，把牠好好掩藏起來，不令作母親的知道。此外，明白這個人是有了二十五六歲年齡，還不會有妻，這是有用處的。

這男子，因了一種很奇怪的命運，拿三十一塊錢與一個能挨餓耐寒的結實身子，便從軍隊中逃出，到這大都會上把未來生活找定了。一種從十三歲起，在中國南部一個小地方，作了兩年半的補充兵，三年的正兵，一年零七個月的正目，一年的上士，一年又三個月書記，那麼不精彩的一頁履歷的鄉下青年，朦朧腫腫的跑到充滿了學問與勢利的北京城，用着花子的精神，混過了每一個過去的日子，四年中終於從文學上找到了生活目標，且建設了難于計量的人類之友誼與同情，這真近于意外的事了。

常這邊，儀彬的二哥，在一種常常自己也奇怪的生活情形中，漸漸熟習時，在鄉下的母親，恰要儀彬作母親的口氣，寫信給二哥。信上說，幾年來，回到故鄉的父親，官職似乎一

天比一天大，但地方也就一天比一天窮。又說在前數年本地人拿了刀刀槍槍到各隣近縣分保境息民找來的錢，已輪到了爲川軍貽軍抗了刀刀槍槍到縣中來借糧借餉的磕去。又說爹爹人漸老，媽是同樣的寂寞，所以乘到送小妹讀書之便，倒以爲來北京看看紅牆綠瓦爲非常適宜。又說，二哥則在鄉中只是一個有五百初級軍官學校入伍生的隊長，一遇戰爭也得離本地，所以同樣贊成母親與妹的北行。結尾則謂所欲明白者，是二哥願不願，同到能力怎樣。回信當然說很好。他決心把自己一隻右手爲工具，希望使三個人好好活下來。一個是去日苦短的媽，一個是來日方長的小妹，爲了這兩人的幸福，他不問能力怎樣，且決心在比較不容易支持的北京住下了。

作二哥的人，心所想到的，只是怎樣能使這老人爲一種最近之將來好希望而愉快。他明白幼妹的幸福即老人的幸福。他想他的幼妹應不至于再像他那樣失學，他以爲應當使她在母親所見到的年齡下，把一個人應有的一切學問得到，他期望幼妹的長成，能幫同彼使這老年人對她自己的晚景過得很滿意。他自己，是因了一種心臟上病鼻子常常流血，常常有在某一不可知的情形下便會忽然死去的陰影遮到心上，故更覺得把所有未盡之心力，用在幼妹未來生活上幸福儲蓄爲必要的一件事。他預許了這幼妹以將來讀書的一切費用，且自己也就常常爲幼妹能到法國去將文學成，至于能譯其二哥小說爲極佳之法文一希望樂觀而忘了眼前生活的可憐，與無女人愛戀的苦惱了。

病着了，是他常有的。照一個貴族的生活情形看來，那便是很可嚇人的一種病了。症候是只要身體稍稍過度勞動，鼻的血，便不能不向好流。流血以後則人樣子全變更。然而想到只要一倒下，則一家人這可愛的一天，將因此完畢，雖然倦，也就不能不起床了。在病中他曾設法掩飾他的因病而來的體憔悴與精神疲憊處，一面勉強與母親說所歡喜的話，一面且得在自己房中來用腦思索這三人生活所資的一個紙上悲劇喜劇人物的行動。把紙上的脚色，生活頂精彩處記下，同時又得記下那些無關大計的，尾尾瑣瑣的，通俗引為多趣的情節，到後則慢慢把這脚色從實生活中引入煩悶網裏去，把實生活以外的傳奇的或浪漫的機會給了這人，於是終於這角色就自殺——自殺，多合時代的一個增人興味的名詞！說一個女子為戀愛追求而自殺，或說一個男子為愛人無從而自殺，只要說得怪，說得能適合最淺最淺的一種青年人的生活觀與夢，那正是如何容易風行容易馳名的一種東西！雖然他還不曾聽到一個女子真需要愛情，自己也從不會在極痛苦時想到真去自殺，（他一面實際便又常常覺得是縱痛苦也只是在一種微笑裏見到其深，初初非血呀淚呀的叫與死便是人生的悲劇極致，）然而自殺這件事，用到一般的趣味上，真是極重要的一件事了。——若果這紙上角色終于自殺成功，則作者在物質上便獲了救了。「可是，這是辦不到的一件事，」他給一個朋友的信說，「因為我不能憑空使我書中人物有血有淚，所以結極是多與時代精神不相合，銷路也就壞得很，市儈們願意利用這精神上拉車的馬也不能夠把生意談好，真替人呢。爲了家人的幸福，是不

是應勉強來適合這現代血淚主義？仍然不能夠。不能迎合這一股狂風，去作所不能作的事，於是只好把金錢女人慾望放下，來努着力作舉無所不注意的文章了。幸好是也仍然有那違反現代誇大粗浮主義，據說該死的讀者與收稿者，故我只希望在努力上把我的預定生活支持下去。——這是實在的，他只能這樣作，這近于愚人的漢子啊！

把阿麗思小姐留着，在一個抽屜匣子中住下，便這個愚人意見的。他本來讓她可以轉到茯苓旅館去，同到離喜先生每日赴會，橫順是默在中國南部的客，每天都有半打機會去看別人開會，每一天又至少可以去到一個地方看中國大文學家演講或談話三次，（中國名人在上海一隅原就是這樣多的，）每一天還可以從新碰到一件新外事，（譬如聽一個大人物談一種主義，這主義使因天時陰晴而有不同。）但儀彬的二哥，却很無理由的把阿麗思小姐留下了。他在心裏想，使阿麗思到中國來，所看到的若只是聽茯苓館的二牛聽差學故事，同離喜先生一出門又得為一個中國窮人請求如英國紳士與日本英雄那麼幫忙把他殺死，以及到一個會場上去聽諸鳥吵嘴，那真太不精彩了。離喜先生是上了年紀的人，是那麼默下或者很合意，可是阿麗思小姐總不相宜！

使阿麗思來到中國，所見的不過是這些，實非儀彬的二哥所有原先本意的。從歐洲到中國來，多遠的一條路！把這小姑娘請來，要看又無甚麼可看，他真像抱歉得很。他又不能就儘喜先生這麼在茯苓旅館默下，將阿麗思一人打發回國的。他又不能儘阿麗思去看打仗那種

熱鬧事。

經過很久的打量，在他的稿本上他這樣寫下：——

我親愛的小姑娘，你要明白我中國，這正如每一個來到中國的大人小孩一樣，我很懂的。可是我很慚愧得是在這個時節，雖說正是中國頂熱鬧的時節，不拘在甚麼地方每天都可以聽炮响，（往日除了過年都不會有這種情形的，）不拘在甚麼地方你可以每天見到殺一百人或五十人的事以及關於各樣殺人的消息，不拘在甚麼地方你可見到中國文化特色，即或到中國據說已經革命成功的地方，你也很容易找到磕頭作揖種種好習慣例子，但這個若不說是「不合算」，便應當說這是「不必」。你要瞭解這樣的中國，你先把你自己國中的文學學好，再不然如儀彬那麼把法文學好，再去看羅喜先生朋友哈卜君那本中國旅行指南，（我敢包這樣一本書在不久將譯成法文德文拉丁文以及其他許多外國文字的，）你看一遍那本好書。你對中國就一切瞭然了。看這書一遍，抵得住中國一年，這是你應當相信的。雖然再革命十年，打十年的仗，換三打國務總理，換十五打軍人首領，換一百次頂時髦的政治主義，換一萬次頂好的口號，中國還是往日那個中國。中國情形之永久不會與哈卜君所說兩樣，也像是你身上那兩種性格永遠不會一樣，不是你希望可以變。你既然承認你長是兩樣性格，你就得相信中國情形不能在十年二十年就今昔不同。你以為中國凡是進步一點的地方，就變變，不

再有求神保佑的作官人，不再有被隨意殺頭的學生，不再有把奴隸論斤轉賣的行市，不再有類乎賭博的戰爭，不再有蒼蠅同臭蟲，中國人聽到你說這個，他要生氣的。你這麼說他會感到一種難堪的侮辱。你得麻煩他為你念那「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佛學爲精神」的格言。遇到是軍人，他不高興你，也可以說你是共產黨，只要說你是，你就已經同神聖的法律與某種聖教相違，該捉去殺或槍斃了。中國人，他們自己都常常承認能盡一分責任來保留中國一切文化，作官的遇到想打仗時，也多數用得是不守紀綱一類話來責罵對手，以便與師勳衆師出有名。在小事情上，譬如說「小費」，在新的各樣衙門中，（衙門是讓一些無職業的讀過書或不讀過書的人，坐在裏面吸煙喝茶談閒天消遣的一種地方，北京南京頂多，上海則還有外國閒漢子。）便是去不掉的，那當差的人，就都明白如何來把這規矩保留下來，好好賺那一筆非分的財喜。其他大事全關於少數大人老爺的幸福，當然不能隨便改動了。……

儀彬的二哥，寫到這里便不再接下去，因此阿麗思就到儀彬房中的抽屜匣子住身了。

第四章 生着氣的她却聽了許多使心裏舒暢的話

當阿麗思還是兩個阿麗思，那大姐勸作妹子的聽聽另一個地方的談話時，儀彬姑娘同她母親討論到的，正是安置在第四樓的阿麗思。可惜得是其中之一的阿麗思不願聽這隔壁話，不然可真好。

阿麗思身邊既不會帶有夜明表，又不能問誰，所以睡是睡着了，醒來則仍然在不明白所在地方以外還不明白究竟是甚麼時間。若她是中國小孩，她便應當學會哭喊，好使其他人知道她在此受難。若是中國那麼大的女孩，她不單會哭會喊，總還能時默默中的各樣鬼神，許下一些不能了的愿心，誑神帮忙顯靈救她的。凡是中國的小孩子，字即或不認識一個，鬼神的名字却至少記得到一百，他且能記清楚有些鬼神的小名和名，阿麗思可沒有這樣能幹。

阿麗思，睡到不久就醒了，醒時儀彬的母親恰好睡中覺，儀彬姑娘止無聊無賴的把那一本法文課本還未曾讀過的生字翻着。她是才從二哥房中的打轉兒的，二哥告她可以想法子把阿麗思引到甚麼地方去為好，她想不出方法。

幸好是這時的阿麗思只是一個人，不然聽到儀彬姑娘的自言自語，爲了說話者是兩人與一人的爭辯，也許又鬧得負氣各不相下，無從來聽儀彬的話了！

儀彬姑娘是明知阿麗思已經睡醒，張了耳朵在聽了，就很客氣的柔聲說道：

「阿麗思，方纔一會兒，我二哥還同我說，教我引你到一個地方玩去呢。這北京地方又極生疏，來此還不到三個月，我想不出有趣的事。他曾同我說，你若高興，本可以雇一個

車子，要車夫拉你滿地跑。你就可以吃一肚子沙子回家。你坐在車子上若嫌車夫走得太慢，你就告車夫說，我多把你錢。到後他就會不顧命為你跑，有時追得上電車，這不是頂無意思的！一個人聽到說多把錢就不問死活向前跑，這錢至多還不到兩毛，不幸真累死了你還一個大不花，也不會有警察上前來同你打官司，要你抵命，你想這不是一件奇事嗎？你又可以到……但她說，很對不起你，因為你已經玩過了一陣，懂到打仗，懂到做生意，懂到賭咒與請客，且見到比我所見的時面還多了，看不出你對這些玩意兒發生怎樣的興味。」

于是阿麗思就心想，那我回去倒好了。

這意思儀彬也體會得到，她就仍然柔聲的說：

「我以爲不必忙。來此是很難，多遠的一條路！」

儀彬把話說完了又稍稍停止，像照與客人對答的規矩：讓阿麗思說話。阿麗思以爲不作聲即將爲人疑心是不好意思，就說、真是呢。

「真是呢，」這句話，阿麗思以爲那個陪她說話的儀彬會聽到了，也就照規矩停下來讓

儀彬姑娘第二次發言。

她們如此各以爲對手很明瞭的神氣，各自說了一大堆話，她們都很滿意這晤談。她們又互相稱呼爲親愛的好友，且各在意想中期望這友誼能持久不變。她們又互相告訴自己的家庭一切瑣事干好友，使好友稱讚羨慕，自己則在一種謙虛中接納了這愉快。儀彬姑娘告給了阿

麗思自己已有一個母親，一個父親，以及一個會用油墨塗畫的大哥，一個會作文章的二哥，一個作蒼苔的三哥，阿麗思則告給儀彬她家有幾姊妹以及那個格格佛依赫太太姑嫻之為人。儀彬姑娘心以為自己第二個意見便是阿麗思意見，阿麗思則以為至少自己說的話總能使儀彬姑娘聽懂。她們在論到家中人以外又論到此外許多事，各人都全無倦殆意思。其實則儀彬姑娘覺得阿麗思決不會有耳朵可聽，阿麗思却不疑心自己所說的話都不是有耳朵的儀彬姑娘所不會聽到。

在互存好意的一種生活中，則即或隔膜到非言語可達，我們相信仍然是能夠得到滿意友誼的。所謂兩方瞭解，也多半是在這種誤解中才能使自己承認，所以把一件友誼，或一椿愛情，放在誤解中得到很好的成績，並不是怪事。若是在談話中各人先有了固執一定的成見，那麼儀彬姑娘同阿麗思小姐早不能在一塊各抒心懷了。

儀彬姑娘問阿麗思的話，全是她自己來替阿麗思作答的。有些自然是很合于阿麗思意見，不必阿麗思來疑心這是儀彬姑娘把話聽左。但到一些類乎為兩個阿麗思所爭執的事情時，儀彬姑娘心中便也有了兩個阿麗思意見，因此就不免稍稍有使那睡在抽屜匣子裏阿麗思作說不可的機會了。可是任阿麗思如何說，却無從使儀彬姑娘糾正自己的錯誤，這個使阿麗思心中也苦。一種人說話，另一種人永遠聽不懂，這是常有的。或者懂，她仍然不理會，這更是日頭底下的舊事。阿麗思于此。便沒有法子，遇到這樣事她就抖氣不說了：不過她仍然

要說：我就照你那樣意見，看你有甚麼新鮮話可講。

儀彬姑娘正是有許多新鮮話要講給阿麗思小姐聽。我們很知道，有類人，在平常，耳朵是很好，可是一遇到人不高興，起了氣，耳朵也就變了另外一雙耳朵，聽話時每每把意思聽到與原意相反。但阿麗思可不是這樣人。雖然生了氣，仍能詳細的聽，也許這正是儀彬姑娘爲阿麗思設想的「并無耳朵」，所以才能如此吧。

儀彬姑娘告給了阿麗思小姐以她鄉下的一切好玩兒事情，致令忘記了代替阿麗思問自身到底所住的是甚麼地方。實則阿麗思最先却欲明白這事，她仍然不曾想到她是在抽籠匣子！儀彬姑娘記到二哥的話，爲阿麗思設想，她勸阿麗思到鄉下去玩。她深怕阿麗思不願意的，神氣很溫和，軟軟款的講她鄉下的許多好處給阿麗思聽。

「我告訴你，」她像同自己表妹說話的一樣，說，「我想頂好倒是要我哥引你到我們鄉下去玩，那里的一切不是你想得到的。那里走路就與北京城不同。我不能明白你們國裏處置小孩子是用如何方法，但我非常清楚我們地方的風俗不與其他相同。你一到那里去，包你高興。」

在這時，阿麗思本來就答應說「去」的了，可是儀彬姑娘却猜想阿麗思總不能決心就答應，故又勸誘阿麗思。

她更軟軟的說道：「你去吧，阿麗思。你再不必遲疑了。那是一個怪地方，我生長到那

里也總以為怪的。除了我二哥，要別一個中國人帶你到那地方去，那是辦不到的事，因為誰都不識路。別人只能帶你到別一地方。或是說「我帶你，為你引路，」到後他自己也會迷路。除了我二哥，這件事誰也不能作了。你只相信我的話，跟我二哥走，到你不願意，或者累欠家中姊姊妹妹時節，就送你回家。你玩過這一次以後，到後遇到同你那位格格佛依絲姑孀談天學古，你會使這個老太太歡喜到流淚！她老人家的眼睛，自然不會流出淚到大襟子上，便成油點子的潑灑的淚，但那麼的好人的眼中，居然要流淚——我敢包，我知道這個好人的脾氣——你只說究竟是難得不難得？」

無可不可的阿麗思，就又答應說是「去。」但儀彬姑娘則還以為這不到使阿麗思答應的理由，又另外重新起頭說一件故鄉事情。

「在那一本中國旅行指南上，曾說到中國人如何歡喜吃辣子，你還不曾親眼見過，哈卜君也是這樣。你跟我二哥到那兒去，那你就見到無數大人小孩，大的比你姑孀還大，小的比你還小，他們成天用生辣椒作菜送飯吃。或者將辣椒用柴灰一燒蘸了鹽，就當成點心吃。這些人口中，並不是用錫箔或銅包的，同我們一樣，也是肉，也是牙板骨，也是能夠活動的舌條，但他們全不怕辣。他們用辣子親洽，如藥房中乳酥同各式各樣苦味藥粉親洽一樣，全是不在乎的氣概。」

阿麗思忙搶着說，「那我就去就去！儀彬姑娘也以爲應是可以漸漸打動阿麗思遠遊的心

了，可是又想到另外自己念來也很有趣的事、故并不即止。

她又說：「還有多奇怪的風俗！你不是到中國來正想看這些希奇古怪的東西麼？我們那地方，那些野蠻的風俗的遺留，你阿麗思小姐看了，會比讀十二次英國紳士紳大禮服吃燒烤印度人記還動人。我這樣猜想，在你們那個地方，大致已經不再會遇見吉訶德先生一流人了。去我的鄉裏那類人纔真多！那種英雄——若是你同我一樣敬愛這樣英雄，你可以隨意作他們的朋友，我打賭說這事在他却非常榮幸！他們對小孩子與老人的有禮貌處，就較之中國任何一種紳士還多。他們是賊，是流氓，但却是非常可愛可敬的。他們憑了一個硬朗的頭與一雙捏緊時吱吱作响的拳頭，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取得許多錢，又樣錢用到喝酒賭博事上去，——你還應當知道的是喝酒從不賒帳，賭博又不撒賴，這是只有這類人纔辦得到的一樣事！」

她又說，「你可以看中國人審案打板子。打板子并不是好看的事。不過你一到那里，就會常常有機會看到那種打官司輸理了的鄉下人。他們的罪過只是他們有錢，這是與大都市稍稍不同的。他們身上穿得是粗藍布或白麻布的上衣，褲子也多用同樣顏色。他們爲了作錯了一件小事，就常常有縣長處派來一個兩個差人把他揪進衙門去，到了衙門縣長便坐堂，值堂的公差喝帶上人來，那鄉下人就揪到堂前跪下了。縣長于是帶怒的說道，幹嗎你不服王法？不拘答應的是怎樣周全，喊聲打，就得由兩個公差服侍爬伏在地下，用使得溜光的長兩

竹板子在大腿上打一百或兩百，隨即就由那原先兩個公差帶他到一家棉花鋪或油鹽鋪去找舖保認罰。認罰，就是用錢贖罪，我說好看就是這事，他們的罰款有的是用有方眼的小銅錢，這小銅錢在大都會上已早絕跡，而且居然有外國人已經把牠當成了中國古董了，你看他們用十個二十個苗大漢子，從鄉下挑罰款進城，實則這罰款數目還很難到五個金鎊的價值，這事情拏去同你姑媽說及時，那老人家還怕不能相信，然而你只要住到那地方，便可以每天見到！」

阿麗思，很着急。她願意去的。這樣地方有甚麼理由能說不願呢。只是希望她去的儀彬姑娘，則總以為阿麗思小姐願是願意去了，只是應當更多使阿麗思在未到其故鄉以前，那一邊情形從她可以多知道一點，因此仍然把話一直談下去，到她母親醒時為止。她還說到小學校，說到警察，以及私塾中的白鬍子老師，用旱烟管與檣木戒方一類硬朗物什敲打很愚蠢的學生後腦殼，因此學生把所點的四書五經便背得隨口成誦的教育方法：阿麗思小姐，聽這話聽得迷。她只一閉眼，靈然便已拏了一本女兒經，在一個黃牙齒壽星頭老師面前，身子搖着擺着的背書了。

那醒來的儀彬的母親，說，「我的乖，我迷迷胡胡像聽到你同你二哥說話呢。」

「二哥這會兒出去多久了。」

「那你同誰說話說得如此親密。」

「媽你猜。」

作母親的真像是在猜想了，便在抽屜匣子的阿麗思好笑。我們把得已躲在暗處，讓姑媽或者近于姑媽那麼老的一個好人，閉了眼睛的瞎猜瞎估，不是頂有趣味的事麼？她只担心想笑聲會爲那老太太知道。她心想，爲了儘這個老太太多猜一些新鮮話，她得搗了自己的口，不聲不息，同儀彬姑娘合夥兒來作弄這個人。（她自己不爲是合夥兒的。）

那母親平素就明白儀彬愛自言自語，同一枝鉛筆可以談一點鐘，同一本書又可以商量到天氣冷暖的事，此外還能夠不拘一件小用具講十個八個笑話，這些全成了不兒戲的習慣。于是就從筆尖猜起，到掛在牆上那一個羚羊角爲止，順到儀彬意思猜去。母親的奇妙話語逗得儀彬姑娘同阿麗思小姐全笑個不止。老人家是并不吝惜這發笑機會與女兒們的。阿麗思却奇怪這老太太比起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來還有趣味。

「媽，今天的事不是你所猜得到的了，全不對！」

那母親就自認胡塗，說老年人當然想不到許多。

儀彬說，「想是想到許多，但并不是。媽，我可以告你，」她之所謂「告，」是用一個小手指向桌子點。

「我猜過了是桌子。」

「但是，媽，看這個！」她爲讓母親明白是桌子一部分的一個抽屜匣子，就叉用那個滿

王指戳那抽屜。

母親說：「難道是同抽屜談昨天放梨子謝謝他的話嗎？」

「梨子的事？不是！」儀彬正因為誰把地方指點了給母親看，母親還不能明白是甚麼意思，所以就縱聲的笑了。她的笑，賴在母親身上去用媽的身把自己頭髮揉亂，這情形，先會談及了，至少須三分鐘才能完事，所以我們可以在這三分鐘說說阿麗思。

阿麗思，在先本來就奇怪鼻子嗅得出菓子味道，既不期望是住在別人一個抽屜匣子裏，當然也就不至于疑心到這匣子是在頭一天放過菓子的事了。她聽到那位母親同儀彬姑娘談笑，就以爲這笑話是媽也有分，所以倒并不自外，遇到樂也爽快的樂。儀彬對答母親的意思又多數是阿麗思的意思，所以她還以爲儀彬姑娘是凡事徵詢她同意以後才如此辦。她稍稍不能滿意儀彬姑娘的，祇是希望見一面這老太太，儀彬姑娘可不這麼辦。她又希望見見儀彬姑娘，也不能夠做到。但是，她仍然在即刻就原諒了，就因爲身周圍是這樣黑，儀彬姑娘同到她母親願意儘阿麗思晤面，她心想，她也不會看明白這兩娘兒模樣！

到後她聽到談及抽屜，她才明白自己是在抽屜匣子住身。可是阿麗思所遇到的事，全不能使她驚訝了，明白了自己是住在抽屜匣子時，她倒放心不是如所猜詳的地球下陷，也不是如所猜詳的是在地簾子裏——請想想，既不是地簾子，當然不必再去担心受潮濕發腳氣病一類事了。

阿麗思從自己的境遇上設想，以為這節儉喜先生，也必定是住在另一個抽屜裏，聽另一母女說笑。「一隻兔子不住在籠裏，也不在地樓板下挖洞，倒規規矩矩來睡在別人一個抽屜匣子中，聽一個小姑娘談話，又聽那小姑娘同她母親談話，真奇事！」阿麗思，自己的事自己不奇怪的。她為儉喜先生設想，却以為奇怪得很，這正如許多人一樣，理由是不容易說出！

想過三分鐘的阿麗思小姐，還是想下去，但儀彬姑娘可不能儘阿麗思想得再久，却同母親說起話來了。說了話就可以說是要阿麗思聽，這是阿麗思覺得如此的。

儀彬姑娘說：「媽，我告了阿麗思許多我們鄉下的情形，要二哥好領她去鄉下玩。二哥說把她引到什麼好地方去，要我想法子。到我們鄉下不是一件有趣味的旅行麼？」

于是阿麗思又聽到那母親說這個意見很對。

儀彬姑娘接着又把會同阿麗思商量的話來同母親談，那母親就問：

「是不是願意了？」

「願是願意了，我只恐怕我說的好處還不是她歡喜的哪。」

「那你還忘記了說，」這是作母親的聲音，「喔，阿麗思，你也應見一見我那地方的苗子，因為他們是中國的老地主，如同美國的紅番是美國老地主一樣。凡是到美國去的人，總

找機會去接近紅番，見了紅番才算遊美國，——你擊這話可以去問儼喜先生——我告你的是到中國旅行的人，不與苗人往來也不算數。我們那小地方，說來頂抱歉，出產少得很。但你到了那里，只要你願意，你可以喝苗人進貢的茶，吃有甜味的莓，有酸味的羊奶子，以及微帶苦味的筱把。你可以見到苗子，摩他玩他全不妨事，他并不咬人。你還能夠見到苗中之王，苗王在全苗人中，也如英日等國皇帝在全英日人中，一樣得到無上敬視的。雖野蠻民族不比高尚的白種黃種人講究奴性的保留，可是這個事就很可喜，有了這個也才能分出野蠻民族之所以為野蠻民族。一個野蠻民族的苗中之王，對他臣民却找不出像英日皇帝的驕傲與自大，又不能如昔日中國皇帝那麼奢侈浪費。他的省儉同他的和氣，雖說是野蠻，有時我以為同這些野蠻人接近五個月，還比同一個假紳士在一張餐桌上吃一頓飯為受用！你見到苗中之王與苗子的謙虛直率，待人全無詭詐，你才懂到這謙虛直率在每個不相同的民族中交誼的需要。阿麗思，還有咧。還有他那種神奇，那種美！……」

阿麗思曾分辯，喊那個作母親的作伯媽，作嬸嬸，說她是滿希望就去見見苗中之王，只要有人引導不怕耽擱他事情的話內自然她順便又說到也應當使在另一個地方的儼喜先生，又不至于考等發急。

恰如其意念的是儀彬姑娘同到那作母親的也記起了睡在茯苓旅館五十一號房的儼喜先生。她們於是就來商量處置這良善的兔子的事。

「媽，是這樣，要二哥讓阿麗思小姐到我們鄉下去，那個儼喜先生怎麼辦。」

「讓他睡，橫順到中國來的，一久了，就都會把脾氣改成中國式，睡久一點不會生病。」

「但是一匹兔子睡久了我不敢包牠不生病！」儀彬姑娘這意見是與阿麗思一致的。

那母親，像看得出這是「多數」，就承認這久睡將病的事實，說，「那要你二哥安置儼喜先生到一個公園茶座上去也好，因為那地方照例有不少紳士成天的到那里去閒宕，別人決不會獨笑儼喜先生。」

「這很好，」儀彬姑娘說。「讓我回頭同二哥去說，看他的意見吧。」

阿麗思又同了儀彬姑娘的意見。她覺得，在既然無從要儼喜先生作伴去那有苗子地方玩的希望以外，能把儼喜先生安置到一個熱鬧地方去，莫使他寂寞，自然是頂好一件事了。

在儼喜先生，還不會成天坐在公園一個茶座前喝那苦味的龍井茶，一旁喝茶一旁又輪眼去觀遠近女人的中國紳士高雅生活以前，阿麗思，儀彬，以及儀彬的母親，誰也不能想像這種情形下的儼喜先生是怎麼一副神氣！

白話文學史

胡適著

實價 甲種二元一角
乙種一元七角

作者本意祇欲修改七年前所作『國語文學史』舊稿，但去年夏間開始修改時，即決定舊稿皆不可用，須全部改作。此本即作者完全改作的新本，表現作者最近的見解與工力。本書特別注重『活文學』的產生與演進，但於每一個時代的『傳統文學』也都有詳明的討論，故此書雖名為『白話文學史』，其實是今日唯一的中國文學史。全書約五十萬字，先出上卷，約二十五萬字。

廬山遊記

胡適著

實價二角

作者是有歷史癖和攷據癖的，所以他的遊記便與一般遊記不同。譬如，單爲了一個塔，在本書中他又做了四千字的攷證。

『爲什麼要替廬山一個塔作四千字的攷證？』他說：『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肯疑問佛陀耶舍究竟到過廬山沒有的人，方才肯疑問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過一個塔的真偽的思想習慣，方才敢疑上帝的有無。』

這本小書不單是遊人們的伴侶，它是人案頭必備的一部參攷。

(梁平忠侯神道碑之碑頂)



(梁始興王墓前之石虎)



金絲籠 (三幕劇)

陳楚淮

劇中人物

- 楊榮藻 C省省政府委員四十五歲
楊太太 榮藻的妻四十三歲
楊茹心 榮藻的長子S大學學生廿一歲
楊明珠 榮藻的長女十八歲
楊小珠 榮藻的次女Y實驗小學生十四歲
楊秀珠 榮藻的三女Y實驗小學生十歲
楊昌治 榮藻的次子Y實驗小學生八歲
薛太太 楊太太的妹子四十一歲
薛浣芬 薛太太的長女二十歲
薛靈芬 薛太太的次女十八歲
朴恩 楊家園丁五十歲
小蘋 朴恩的長女楊家使婢十八歲

小 紅 朴恩的次女楊家使婢十五歲

第一幕（議婚）

景

茹心家裏一間華麗的會客室。右邊有門通大廳，左邊有門通內室。後面有幾扇大窗，窗下放着一張精緻的沙發，沙發右邊有一隻狹長的木廚，廚上有綠色的花瓶一個，新式的時鐘一個，火柴架一個，煙灰缸一個，右邊前面放着一張茶几，兩張椅子。左傍離門不遠的地方有一張黃褐色的寫字檯，檯子雜置書籍文具等物。

開幕時，後面的窗子是閉的。窗前懸着一個金色的精巧的竹絲籠，籠中有一個白色的鸚鵡，在橫木上委意地跳着。明珠背向觀眾，在那裏調弄鸚鵡，鸚鵡作「愛呀！」「愛呀！」的聲音。

明珠 你終天在這裏喊着，倒底有什麼意思？頭也被你喊昏了，不准再喊！……再喊要打！打！打！打！明珠舉手作打狀，鸚鵡喊聲愈喊亮。）

明珠（媚笑）又來了。叫你不要喊，你又喊。「愛呀！」「愛呀！」「愛呀！」「愛呀！」愛什麼去愛好了，空喊着有什麼用處？（小蘋上。小蘋是一個清秀的娟麗的女子，天真爛漫的神氣，在舉動上，言詞上，都可以看得出來。她的臉上永遠是春花似的笑容，從沒有秋霜似的怒色。這時候，從花園裏走來，手裏捻着一束雜色的鮮麗的花球。）

小蘋 小姐，你看，你看。（走近明珠。）今年牡丹開得真好！大的不用說，小的也有這樣大。（把手裏粉紅色的一枝遞給她。）

明珠 好！你把牠插在瓶子裏罷。瓶子裏水是新鮮的。……園裏還有沒有？若使還有，明天去採幾朵來送給周小姐。周小姐很喜歡養花，平時看見小花也很寶貝似地玩着，看見了這樣大花，不知快活到什麼樣子。

小蘋 那麼我再去採幾朵來好了。牡丹很容易謝，再過幾天，恐怕只有空枝了。我去，我去。（作欲走狀。）

明珠 明天採來給她不遲。這一束，你也拿去插在瓶子裏罷。（將手裏那束粉紅色的花給小蘋）

（小蘋將手中花球整理一下，然後把牠插在櫃子上那個綠色的花瓶裏。插好了以後，斜目作看狀。）

（「愛呀！」「愛呀！」「愛呀！」「愛呀！」鸚鵡的喊聲又起。）

明珠 這鳥兒討厭極了！成天成夜地叫着！

小蘋 悶在籠子裏自然不好過，況且屋子裏沒有一點陽光。我把牠掛在外面罷，也許見着了陽光，會安靜些。

（小蘋取下籠子，然後跪在沙發上，將窗子打開，把籠子掛在簷下。和風從窗外一陣一陣地吹進，吹得柳絮兒在屋子裏迴旋着。）

明珠 這些雪白的柳絮，被風兒滾着，東飄飄，西蕩蕩，好不有趣。

小蘋 園裏更有趣呢！現在正是落花時節，園裏凋落的花片，紅的，白的，鋪滿了草地，風兒吹過，便輕盈地，零亂地，在空中舞着了，有的飛到樹梢上去，有的吹到泥塘裏去。隨處都有花片，剛才我在花園裏走過，身上也沾着了好幾片。

（鐘，鐘，鐘，……學校放學的鐘聲。）

明珠 呀，小學校放學了。（看鐘。）十一點四十分。（向小蘋。）老爺起來了沒有？

小蘋 起來了。我來的時候，他躺在床上抽煙；現在恐怕到省政府去了。聽說省政府裏今天有一次重要的會議，老爺必須親自去。

明珠 老爺實在太忙了。省政府裏有事，外交部裏有事，鹽務署裏又有事。一個人有多大的精力，怎樣能辦理這許多事？況且年紀又老了。

小蘋 大老爺能幫助老爺，老爺也不至於這樣忙了。

明珠 大少爺不同老爺吵嘴，已經算很好很好了，還怨他幫助嗎？前天爲了一個不三不四的人，又同老爺鬧了半天。老爺說他是共產黨，少爺說不是；老爺說非重辦不可，少爺說不能辦他。你一句，他一句，來來去去，吵個不休。

小猴 大少爺他太固執了，怎麼爲人家的事，和自己的爸爸鬧呢？

明珠 有些話你還沒有聽見，簡直不是兒子對爸爸說的話。有一次，老爺真發怒了，說他的事用不着兒子來管。你想大少爺怎麼說，他說爸爸可以管兒子的事，兒子也可以管爸爸的事。你想老爺聽見了這種話，氣也不氣？

（台後發出噪雜的足音，和「姐姐」「姐姐」的喊聲。左門開，小珠，秀珠，昌治，擁上，聚在明珠左右。）

秀珠 浣芬姐來了沒有？姐姐，你說她今天早晨一定來的。

明珠 浣芬姐不來了，她說給你們嚇怕了。

秀珠 來的，一定來的。

小珠 媽媽也說她就要來了，一定來的。

昌治 姐姐撒謊。（爬在明珠身上，用指頭在明珠的臉上畫着羞她。）

小珠 姐姐撒謊。

秀珠 不來，我們只管問姐姐。

小蘋 她來不來和姐姐有什麼關係？姐姐給你們纏荒了，恐怕也要逃走了，（笑）

明珠（將昌治抱在膝上）真的。再這樣歪纏，我也要逃走了。（微笑）

昌治（仰頭）逃到什麼地方去？（輕聲）你去我也去，只不給他們知道。（指着秀珠，小珠。）

明珠 不要你，不要你。

昌治 不要我，不行！……要不要？不要，我打你！（舉手作打狀，明珠頭向左傾。）

小蘋 那有弟弟有姐姐的道理？先生知道了，罰跪。

秀珠 姐姐撒謊，就該打。

小珠 該打！該打！

明珠（對小蘋）你去把太太請來。不得了，這幾個蠻神又要造反了。（笑）

小蘋（笑）我去，我去。（向右邊門裏跳去。）

明珠 媽媽來，我對媽媽說：昌治打我。媽媽一定說：昌治打姐姐，應該罰，今天摘來的杏梅，不要給他。……杏梅，這樣大，這樣紅，甜蜜蜜的，比香蕉還好吃。

昌治 杏梅，杏梅，我要杏梅呀！

明珠 要杏梅，就不能打我。

昌治（用手摸明珠的面）不打，不打，這裏打痛嗎？我替你摩幾下。……好了，姐姐，杏

梅，杏梅，給我。

秀珠 我叫哥哥摘去。

小珠 叫哥哥摘去，摘來了，大家有得吃。

昌治 姐姐，哥哥呢？那裏去了？

明珠（笑）哥哥嗎？到嫂子家裏去了？

小珠（急切地問）嫂子？誰是嫂子？

昌治 我知道，我知道，浣芬姐，是不是？

小珠 不是，不是，浣芬姐的姐夫叫做田大助，我認識的。（對昌治說）你看浣芬姐待你好，就認她做嫂子；吃了人家幾顆糖，就認人家做嫂子，不要臉！不要臉！（羞他）

昌治（欲在明珠身上掙下打她，明珠極力抱住他，同時小珠逃到左邊門檻上，拍着掌兒在那裏發笑。昌治看看沒法了，舉着指頭向她。）打死你！打死你！（向明珠）姐姐，杏梅不要給他。

秀珠 我看，不是浣芬姐，是靈芬姐。靈芬姐真好，又漂亮，又和氣，來的時候，總是拉着我唱歌拍球，去年還送給我一條印度綢的手帕。……媽媽也說她好。

昌治 靈芬姐！靈芬姐！什麼什麼好！給了你罷！我總說浣芬姐好！（向明珠）姐姐是嗎？

昌治 姐姐，是嗎？

秀珠 靈芬姐好！

昌治 浣芬姐好！我要浣芬姐做嫂子！

秀珠 靈芬姐！

昌治 浣芬姐！浣芬姐！我要喊芬姐做嫂子！媽媽！（向後面高聲喊）媽媽，我要浣芬姐做

……

明珠 （以手掩着他的嘴）昌治，人家聽見了笑話。（向秀珠）不要再吵罷。

秀珠 靈芬姐，哥哥待靈芬姐好些，定要靈芬姐做嫂子。

小珠 （笑）哈！哈！（似乎記起了什麼大事一樣）呀！我起記了，哥哥一定一定要小蘋做

……

明珠 胡說！給媽媽聽見了，媽媽要打你！

小珠 姐姐，真的。前天我在花園裏走過，看見哥哥和小蘋在柳蔭下坐着，小蘋的頭靠在哥

哥的肩上，哥哥的手放在小蘋的腰上，低着臉兒，親親熱熱的在那裏談着。我便從疏

林裏穿過，偷偷地跑到他們後面的亭子上。

明珠 胡說！他們看見了你怎麼不走開？

小珠 他們沒有看見我，一定沒有看見我。那個茅亭的前面，不是有一株高大的芭蕉嗎？我

在蕉葉下深深地藏着，他們怎麼能看見？可是我從葉縫裏看出去，什麼東西都可以看

得清清楚楚。這是前天下午，真的，前天下午。

秀珠 姐姐，不要信她。她慣會撒謊，綽號叫做謊精。

昌治 謊精！謊精！

秀珠 昌治，我勸你唱：

天上有顆大星星，

落下打死小謊精，

小謊精！小謊精！

昌治 天上有……

秀珠 有顆大星星，記得，有顆大星星。

明珠 秀珠，不要吵呀！（向小珠）他們說什麼話，你有聽見沒有？

小珠 他們聲音很低，我離開他們又遠，所以沒有聽見。以後他們從草地上站起，攏着手兒，從我的前面走過，只聽得哥哥說：「無論如何他總不……」以下記不起了，「……總不……」記不起了。

明珠 這件事是你看見的也好，捏造的也好，總不要對人家說。……也不要對爸爸說，記得。

昌治 天上有顆大……（向秀珠）大什麼？

秀珠 大星星。

昌治 大星星。

秀珠 再唱，落下打死小妖精。

小珠 呀，媽媽來了。

（楊太太由左門上。）

楊太太 （坐在右邊椅子上）昌治，你又纏着姐姐了。來，到媽媽這裏來。（用手招他）

昌治 你有糖給我，我便去，媽媽，糖呀！

楊太太 你只想糖！有糖給你，便什麼事都肯做。你做雞啼，我把糖給你。

昌治 （伸長頸，作雞啼狀）咯！咯！咯！……咯！……

（大笑）

小珠 不要臉！不要臉！

楊太太 （向櫥上花瓶看去）呀，這幾朵花好看極了！（斜目作看狀）小珠，你把他稍微轉

向這邊。（手指狀）好了。

昌治 咯！咯！咯！……媽媽，糖呀！你許過給我的。

楊太太 停一會兒就給你。……（又看花，向秀珠說）是什麼人摘來的。

秀珠 我不知道。

明珠 是小蘋摘來的。

楊太太 在青枝綠葉下開着多麼好看！何苦把牠摘來。在外面受着陽光和雨露的滋養，可以多開幾天，插在瓶子裏，是很容易枯萎的。下次叫小蘋不要再摘。

昌治 （似乎想到了什麼大事，大聲喊着）小蘋，小蘋，……

明珠 你喊小蘋做什麼？

昌治 小蘋，小蘋，小蘋死了！……媽媽，哥哥……

明珠 （急以手閉住他的嘴）昌治，又發瘋了，再發瘋，糖就不給你了。

昌治 媽媽，糖呀！糖呀！

楊太太 小珠，你抱他到後面拿去。

（小珠，昌治由左門退。）

明珠 （看腕表）十二點多鐘，姨媽恐怕快要來了。

秀珠 靈芬姐和浣芬姐也來的，是嗎？

楊太太 來的。……秀珠，浣芬姐來的時候，再不要趕着她叫嫂子。她現在是田家的人了，

比不得去年。……

明珠 浣芬姐不知還同去年一樣？

秀珠 去年來的時候，好不快活，打鞦韆，踢毽子，什麼事都來。

楊太太 那裏還同去年一樣。說也可憐，嫁過以後，竟完全是兩樣的人了。公婆待她不好，

廣勛又待她不好。訂婚的時候，田親翁是四十八軍軍長，廣勛自己是軍部秘書，……誰會料到……

明珠 這是姨母不好。浣芬姐本來不願意嫁他，姨媽硬要嫁他。勉強的事，總沒有好的結果。

楊太太 這也怪不得姨媽，命運定下這樣，也可以拗得過的嗎。……要使沒有犯陰叉，也許給你哥哥做嫂子了。

明珠 算命瞎子的話，怎麼可以相信？

楊太太 ……謙國寺菩薩也說不好。

明珠 菩薩那有開功夫來管這些事！呀，……爸爸回來了。（站起）

（右門開，楊榮藻入。榮藻身穿藍色大綢的夾衫，元色團花的馬褂。粗大的手杖，黑色的煙斗，以及嘴上向兩邊翹起的鬚鬚，都足以表明他是一個老練的好滑官僚。進門後，把手杖放在沙發上，一直向寫字檯走去。）

榮藻 小蘋那裏去了？檯子上放着這許多東西，也不整理整理。（坐在寫字檯後旋椅上）

明珠 我來整理。（站在寫字檯邊整理一切）

（榮藻在身邊摸出煙盒。抽出一枝香煙，放在煙斗上；明珠回過身體，從櫃子上取來火柴架，爲他點着火。）

榮藻（看見秀珠斜靠在楊太太身上）秀珠，不要靠在媽媽身上。這裏來，有話同你說，來，來，……（秀珠泥泥扭扭地倒在楊太太的懷裏）

榮藻來，聽爸爸的話，爸爸給你挑個好女婿。

楊太太（推着秀珠）去，去罷。女兒總要聽爸爸的話，不聽爸爸的話，爸爸要把你賣給人家做婢女，像小蘋一樣。

（秀珠迫不得已只得向榮藻走去。）

榮藻（牽住秀珠的手）那纔是個好女兒。好女兒，爸爸的話總要聽，記得。……你去喊小蘋來，倒茶給爸爸。

（秀珠由左門退。）

榮藻（對明珠）你的哥哥什麼地方去了？

明珠恐怕又到什麼少年同志社去了，早上六點鐘去的。

榮藻（向太太）茹兒鬧得太不成樣子了！少年同志社裏大半是窮苦的學生，怎麼可以和他們一氣！他們因為沒有飯吃，纔主張打倒什麼什麼人，這也是容易說的事嗎？打倒什麼什麼人！昨天省政府裏又捉到一個共產黨，供狀裏說是湖南人，少年同志社員。這後來問他少年同志社倒底有什麼宗旨，他說：打倒陳舊的階級，建設光明的社會。這些話多麼誇大！……茹兒是少年同志社社員，省政府裏都知道了。

楊太太 這還了得！假使真做出了壞事，怎麼辦？

榮藻 不過他他們知道茹兒的來歷，也不好說什麼。今天早晨，省政府得到了幾張少年同志社的傳單，傳單上滿是逆理的話，什麼打倒污濁社會的官僚，什麼打倒壓迫子女的父母。周委員……

楊太太 周世初嗎？

榮藻 是呀。（在口袋裏拿出傳單交給明珠）你看看。（對楊太太說）是呀。周世初對我說「榮老，世兄說打倒壓迫子女的父母，若使認真做起來：壽星不免要吃一場大虧。」你看這種話叫我怎麼回答。

楊太太 實在不好回答。

明珠 （斜靠在沙發上看傳單）……他們以銀錢似的的魚網網住我們的生命，他們以寶貝似的金鎖鎖住我們的靈魂；我們不要迷在繁華的夢境裏，須看出繁華的夢境後，有一道悲哀的長流。……

榮藻 兒子要和爸爸爭鬥，這是什麼話！

（小蘋捧茶碟茶杯由左門上，將茶杯放在櫃子上。）

明珠 小蘋，我叫你打的絡子，打好了沒有？

小蘋 打好了，小姐，你來看一看罷。

明珠 等我看完了這張傳單就來，（又低聲細讀）

（小蘋由左門退，榮藻繙着眉毛看她一眼。）

榮藻 小蘋今年多少歲了？

楊太太 十七歲了。

明珠 不，十八歲，和我共歲。

榮藻 我看可以把她嫁出去了。……周世初前次來看我，小蘋倒茶給他；以後，他碰到我，

就說小蘋好。我想送給他做小老婆，遲早總要嫁出去，落得做一個人情。

楊太太 不知她願意不願意？

榮藻 她願意不願意，沒有什麼關係，只要她的爸爸願意就好了。停幾天，你把朴恩喊來問

問看。

楊太太 朴恩自然願意，不過……

榮藻 明珠，什麼時候了？

明珠 （看鐘）十二點三十五分。

榮藻 王部長今天請客，約我十一點鐘去。我看現在可以去了。（在口袋裏摸着，似乎找什麼東西。）……呀，我的圖章怎麼吊了！（吃驚）大可怪，我記得昨天晚上還在口袋裏。

楊太太 昨天晚上翠香閣裏回來。不是拿出放在寫字檯的抽屜裏嗎？（向明珠）明珠，你去替爸爸找找看。

榮藻 我自己找。（推開抽屜。）呀，在這裏。……好了，明珠，你把手杖拿來給我。

（明珠取杖給他，榮藻退。）

楊太太 （走近明珠）傳單上講些什麼話？

明珠 要緊倒沒有什麼要緊，不過哥哥總不該和他們一氣鬧。

楊太太 你的哥哥實在太下流了，省政府委員的少爺，怎麼可以……

（嗚，嗚……汽車的聲音。）

明珠 恐怕姨媽到了。（從沙發上站起）

楊太太 恐怕到了。

（薛太太，浣芬，靈芬，小珠，秀珠，昌治，由右門上。）

明珠 姨媽，我和媽媽都等急了，怎麼到這時候纔來？

楊太太 （笑）我以爲你們今天不來了。

薛太太 （笑）輪船在港口停了許多時候，所以遲了。

（薛太太，楊太太，坐在右邊椅子上；明珠坐在寫字檯後旋椅上；浣芬，靈芬坐在沙發上；昌治坐在浣芬的膝上；秀珠站在靈芬的前面，低着頭和靈芬講話；小珠站在薛

太太，楊太太，中間略後些。）

楊太太 昌治，浣芬姐新來，怎麼就坐在她的身上？到媽媽這裏來，好讓浣芬姐休息休息。

浣芬 不要緊，讓他坐在這裏好了。

薛太太 昌治很喜歡他的浣芬姐。我們未進大廳，他就飛也似的跑出來，拉着她的手，姐姐

長，姐姐短，說個不休。……（向昌治）暑假你到浣芬姐家裏玩幾天罷，浣芬姐裏家

什麼都有，有小馬，有小囤，還有……

明珠 姨媽，你不知昌治前幾天就念浣芬姐了。

秀珠（笑）昌治想浣芬姐的糖吃。

（昌治掙着要打她，浣芬按住他的手。）

浣芬 姐姐吸，那有打姐姐的道理。

薛太太 打姐姐姐夫一定不依，哈！哈！

楊太太 昌治這樣大了，還胡鬧，姨媽看見笑話。

秀珠（向靈芬）靈芬姐，我們到後園看金魚去。真好看，三尾的有，五尾的也有。

靈芬 停一會兒去。

秀珠 去，去，立刻去。（拉着靈芬就走）

小珠 我也去。

明珠 我也去。

楊太太 秀珠啊，不要纏着靈芬姐。

（靈芬，秀珠等由左門退。）

薛太太 茹心什麼地方去？怎麼沒有看見。

楊太太 茹兒現在一天到晚在外面跑着，和一班下流的窮人，結什麼少年同志社。

薛太太 這怎麼可？以現在這樣擾亂的時候，開會結社是很危險的。姨父什麼不管束管束他？

楊太太 他不來管束他的爸爸已經很好了，他的爸爸還能管束他嗎？

薛太太 可是無論如何，總要找一個法子制止他纔好。姨父雖說是省政府委員，若使事情鬧得太大了，也很難措置。

楊太太 我也這樣想，不過想不出什麼法子。（看昌治）昌治不要爬在澆芬姐的身上，衣服弄纏了不好看。

澆芬 不會，不會，姨媽放心。

昌治 （忽然）姐姐，我有好東西給你，好東西，我去拿來。（從澆芬懷上爬下，走到寫字檯邊，推開抽屜，拿出一大冊畫片，又跑過去，一張一張地送給澆芬姐看。）

薛太太 茹兒若使這樣鬧下去，總不免鬧出大禍。什麼革命革命，談談說是可以的，怎麼

認真去幹，真正是傻子！自己能舒適地過活就好了，人家窮也好，苦也好，干我什麼事。

楊太太 茹兒做的事都是下流的事，黃包車夫也同他談話。……

薛太太 這樣太沒有少爺的身分了。……姨媽，你早點娶門親給他罷。娶過親以後，也許會規矩些。男人的心只有女人能夠管束。

楊太太 他的爸爸也這樣說，不過還沒有相當的親事。前天，他的爸爸從鹽務署回來，說黃署長有一個女兒，很漂亮，今年十七歲，在西林女子中學裏念書。茹兒黃署長是見過，也很想把女兒給他。他的爸爸現在鹽務署辦事，若使和署長做親家，多少有點好處。

薛太太 不過性情怎樣，相貌怎樣，我們也得細細地查一查。討進不聽話的媳婦，是很費力的。

楊太太 我也這樣想。署長的女兒難免沒有高傲的氣概，若使討進以後，只任自己的性兒，那麼……

薛太太 討媳婦真不是容易的事。

楊太太 茹兒的性情，你知道，是非常古怪的。他合意，我未必合意；我合意，他未必合意。……所以更覺困難。

楊太太 他合意，你又合意，那裏會有這樣的巧事。我看還是照你自己的意思，替他找一個罷，等下定的時候，同他說一聲。

楊太太 怎麼可以同他說？一提到親事，他就說「不要說，不要說，這不是你們的事；你們要，你們討給自己好了。」這種話人家怎麼好回答？

薛太太 笑話！笑話！兒女婚姻不是父母的事是誰的事？

（愛呀！愛呀！……鸚鵡的喊聲。）

薛太太 什麼？

楊太太 籠子裏關着的鸚鵡。

（昌治聽見鸚鵡的喊聲，便站在沙發上伸手取籠，籠子在空中蕩來蕩去。鸚鵡喊聲又起。）

楊太太 昌治不要站起來，安分些罷。

薛太太 浣芬你拖住昌治。

（浣芬抱住昌治。）

浣芬 呀，這個鳥籠精緻極了，全是金色的竹絲。

昌治 姐姐，把我也關在裏面罷。

浣芬 關在裏面，你又喊着要出去了。籠子，無論怎麼精緻，總歸是籠子。（聲音漸低）

（小蘋由左門上。）

小蘋 太太，中飯排好了，請你們到後面花廳裏去罷。

楊太太 （向薛太太）我們吃過了飯再談。（向昌治）昌治到媽媽這裏來。（昌治搖頭）

浣芬 （向昌治）我引你到花廳裏去。（牽着昌治的手。）

（薛太太，楊太太，浣芬，昌治，由左門退。）

（小蘋獨自在沙發上整理畫片。）

（楊茹心上。茹心是一個英氣勃勃的美少年，廿一歲。）

小蘋 （正向左門退下，回頭見茹心，便停住在門檻上。）呀，少爺回來了。

茹心 小蘋，不要叫我少爺，我不願意人家叫我少爺。我的名字叫茹心，你叫我茹心好了。

……姨媽來了沒有？

小蘋 都來了，現在後花廳等你，你快去罷。

茹心 坐一坐就來。（見小蘋回頭退下）小蘋，小蘋，有話同你說。

小蘋 （回頭一笑）停一會兒再來。（退下）

茹心 （吸着煙，在台上踱來踱去，忽然在口袋裏摸出一張長條的紙，自言自語。）找找看罷。（踱到寫字檯邊，坐在旋椅上，推開抽屜，細細地尋找，忽然找出了榮藻的圖章。）好了。（蓋章。蓋過以後，仍舊放在抽屜裏，又從椅子上站起，一隻手拿着紙

條，一隻手伸出五指，作表明狀。）

小蘋（又現出在門檻上）少爺，太太叫你立刻去，他們都在那裏等你。（內作呼小蘋聲）來了，小姐。（退）

茹心（目送之，摹倣小蘋的聲音。）來了，小姐，唉！（嘆氣。兩手徐徐垂下。面上現出失望的神氣；幕徐下；鸚鵡作「愛呀！」「愛呀！」聲。）

第二一幕（情訴）

時 離第一幕後五日。

地 楊家花園。（景可由導演者依舞台的形式自由佈置。）

（幕開，朴恩在那裏用噴壺澆花，澆過以後，拿起剪枝刀，修理冬青樹。）

浣芬（引秀珠，昌治上）呀，花都謝了！

秀珠（向後面指去）那邊還有幾株紅玫瑰。

浣芬 也凋萎了。再過兩天，恐怕連殘落的花片也沒有了。

昌治（跑到朴恩邊）朴恩伯，把那朵白色的花摘下來給我，白色的。（手指高處）

朴恩（放下剪刀）少爺，你怎麼獨自跑到這裏來

昌治和浣芬姐一道來的。（回頭指浣芬）你看那不是浣芬姐嗎？（向浣芬）浣芬姐，這裏來。

朴恩（凝視浣芬姐）呀，真是浣芬小姐。老昏了，認了半天，還認不出，真老昏了！

浣芬（向前走近，和朴恩點頭）朴恩伯還壯健得很，好久沒有看見了。

朴恩是呀。小姐去年來的時候，我巧到杭州去；算起來已有七年沒有看見小姐了。……那時小姐只有小珠小姐那麼大。

秀珠（笑）只有我怎麼大。

（朴恩，浣芬笑。）

昌治（拉着朴恩的衣角）朴恩伯，把那朵花摘下來給我，那朵白的。

朴恩（向上摘花）這朵，是不是？

（昌治點頭，朴恩將花摘下，交給昌治。）

朴恩（點着煙筒吸煙）我記得那時候，小姐還梳着辮子，天天和我們大少爺在一處玩着。

……有一次，我記得，也是下午，小姐跌到那個小塘裏去，（指後面）濺得滿身都是泥水。大少爺倒被太太罵了一頓，說不該一個人引你到水邊去。……呀，竟是七八年

以前的事了，日子過得真快！

浣芬 朴恩伯記性真好，這些事，我自己也記不得了。

秀珠 浣芬姐吃泥水。（向浣芬笑）好吃嗎，浣芬姐？

昌治 好吃！好吃！軋！軋！軋！……

（大笑。）

朴恩 （咳嗽）現在小姐有了姑爺，我們少爺也要討奶奶了。真快！真快！

浣芬 （故作沒有聽見，回身看花指着一盆淡黃色的草花，問朴恩）朴恩伯，這是什麼花？

朴恩 這是西洋來的，原來的名詞，叫什麼敦拉伯娜，記不得了，我們都叫牠粉西施。

浣芬 （指着旁邊一株）這株呢？

朴恩 這株花是什麼縣縣長送給老爺的，聽說買一盆，要十幾塊錢，叫什麼名字，倒不知道。

秀珠 （笑）我知道，我知道，爸爸對我說過。

浣芬 什麼？

昌治 姐姐不要信她，爸爸沒有對她說。

秀珠 這株花叫做……（笑）田大助。

浣芬 （笑）小丫鬢！（又看花）這株松針倒像一個壽字。

朴恩 這是用纒絲扎過的。

浣芬 (細看) 纏着怎麼多纒絲，怪不得不能長大。你看那些任牠生發的多麼高大。

朴恩 牠過的好看些。

浣芬 也不見得什麼好看。

秀珠 (忽然向右邊看去) 呀，那株紫藤上有兩個蝴蝶，好看極了！我去捉來。(向右邊跑去)

昌治 我也去，捉來了，分一個給我。

(秀珠，昌治由左右邊跑下。)

(茹心自右邊後面上。)

茹心 浣妹，我找了你半天，誰知你在這裏。(回頭見朴恩) 朴恩伯，媽媽叫你，有話對你說，你快去。

朴恩 是，是，現在花園裏很涼快，少爺陪小姐在這裏多坐一會兒罷。

(朴恩由左邊退下。)

茹心 (指右邊一張長椅) 浣妹，我們在這張長椅上坐一會兒罷。(茹心，浣芬坐。)

茹心 浣妹，你未來的時候，好像有許多話要對你說；現在你來了，反而一句也記不起了。浣芬 從前的事我們不要再說罷。

茹心 浣妹，我極力想忘却了從前，可是從前不肯忘却了我，怎麼好，浣妹？

浣芬 你要知道現在這裏和你談着的我，和去年在這裏和你談着的我，已經是兩個人了。有許多話從前可以對你說，然而現在，也許不可以對你說了。你要知道，這不是我故意疏遠你。爲你的將來，爲你的幸福，你總要忘却了我，忘却了從前。舊的生命已經死了，新的生命要自己去創造。……唉，都是我不好，茹心，都是我不好。

茹心 這也不能完全說你不好，這種事，你，我，他，她，都有一部分的责任。

浣芬 總之，你要忘却了我纔好。明天，我要回去了，請你自明天起，用強烈的意志，滅去了我在你心中所佔的小影，滅去了我在你心所種的情苗。

茹心 浣妹，若使我有強烈的意志，你也不會這樣苦痛，我也不會這樣苦痛了。……你爲什麼不早點勸我用強烈的意志，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說？

浣芬 ……但你應該於我犧牲自己的將來。

茹心 我還有將來嗎？我的將來完全放在你的心上。

浣芬 茹心，不要這樣說，這樣益發使我苦痛。……譬如我已經死了，或者世界上從沒有我怎麼一個人，一個無用的人。

茹心 這不過是一番空話，事實上怎麼做得到。每天起來的時候，我在光明裏看見你；每天睡覺的時候，我在黑暗裏看見你。浣妹，我心中的你是不死的，我用淒涼的淚，溫熱

的血，去灌溉牠。……浣妹，你忍視我在苦痛裏掙扎着，不去救援，不去安撫嗎？

浣芬 你的苦痛我知道，但我的苦痛你也要知道。我很願意安撫你，可是事實上，不敢安撫你，也不能安撫你。

茹心 我的苦痛，你的苦痛，從什麼事來的，很明瞭。你不能努力去解除，誰去？浣妹，這件事只有你，只有你，可以做。

浣芬 現在我的地位和從前的地位不同，從前可以做的事，現在也許不可以做。茹心，你要原諒我。

茹心 我很了解你的意思，不過有一點你要知道，就是別人雖承認你是大勛的太太，我決不承認你是大勛的太太。無論從什麼方面講，天理，地理，人理，狗理，社會上所講的就是狗理，——你是我的愛人，永久是我的愛人；所以也只有你能殺將我從悲哀，苦悶，痛楚的束縛裏解放出來。這是你所應做的事，我的心叫你這樣做，你的心恐怕也叫你這樣做。爲什麼你總是……

浣芬 ……唔，我沒有怎麼大的勇氣。

茹心 那麼我只好……

（取火吸煙，浣芬支頤凝思。）（沉默）

（茹心從椅子上站起，向後面看去，忽然有什麼感觸一樣，繃緊眉毛，在那裏踱來踱

去。)

茹心 (忽然) 浣妹，你看那綠草婆婆的小塘。(指後面)

浣芬 (急急地注意別方面去) 那邊粉牆外的高塔是什麼寺院的？

茹心 呀，護國寺。……去年不是和你去過，怎麼忘記了？

浣芬 唔！唔！……

茹心 護國寺裏非常陰森，夏天有許多人到那裏去乘涼。……晚上十點鐘，悠揚的鐘聲，從寺裏傳來，很有點神秘的意味。

浣芬 茹心，(似乎沒有聽見茹心的話。)

茹心 什麼，浣妹？(帶驚奇的神色問)

浣芬 茹心，我要求你一件事，你能不能允許我？

茹心 浣妹，什麼事？說呀。

浣芬 我要求你以愛我的心愛我的妹妹。……妹妹比我好得多。……

茹心 這怎麼勉強得來。我知道了，這是媽媽的意思。

浣芬 媽媽固然有這個意思，我也……

茹心 我的心不傾向她沒有法子。

浣芬 你的心傾向什麼人，我已看出了，不過又是是不可能的。……

茹心 你說……小蘋嗎？

浣芬 小蘋是婢女，你是少爺，婢女和少爺怎麼可以……這不是空想嗎？不用說姨父，姨媽不肯，就人家聽見也笑話。

茹心（呆一會兒）浣妹，你怎麼也有這種思想？難道少爺就不能愛婢女嗎？

浣芬 愛她是可以的，不過不能永久做你的伴侶。

茹心 只要我的心永久寄託在她的心上，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到；名譽不名譽我看沒有什麼關係。

浣芬 但兩姨父的身分總要顧到。

茹心 爸爸的身分嗎？爸爸不顧我的性命，我還顧爸爸的身分做什麼？……況且爸爸這種應時的革命官，同應時的桂花糕一樣，三個銅子可以買兩個，有什麼身分？！

浣芬 茹心，不要這樣說，你倒底是他的兒子。

茹心 不錯，我是他的兒子；同時我是人，一個有志氣的有血性的人。他不承認我是人，我就不承認他是爸爸，這是很公道的。浣妹，你要記得（興奮）你是人，我是人，小蘋也是人。

浣芬 茹心，安靜些罷，有話儘管慢慢地說來，何必這樣激烈，安靜些罷，茹心。

茹心 我很希望安靜，但而不能安靜。你未到我的家裏以前，我好像站在十字街頭一樣，呆

呆地向四面望着。有些人叫我到東邊去，有些人叫我到西邊去；倒底那一條路是該走的路，只有天知道。你來了，給我一種有力的靈感。現在的夜如航海的人，看見了金星一樣，只向要駛的地方駛去。你知道人生最苦痛的事，是思想的步驟和動作的步驟不能一致。我的心早已跳出了環境，我的身邊拘禁在環還裏面，你想想看，在這樣的情形下，怎麼能毅安靜？現在好了，你已將正路指示給我，從此以後，我要走上這條正路，去完成真正的自我。……我要解開自己的束縛，解開小癩的束縛，解開一切被壓迫者的束縛。從前，我只敢想。不敢幹；現在我要實地去幹了。

浣芬 茹心，無論如何，總不要抹殺父母的苦心。

茹心 父母對我有什麼苦心？

浣芬 他們現在想替你找一個適當的配偶，很費一點心力；若使你仍舊愛着小癩，那麼他們會何等失望。

茹心 給他們失望，對的。他們給我的是什麼？比失望還厲害些呢！我的心上一切悲哀的苦痛的煩惱的死滅的痕跡都是他們親手刻下，……適當的配偶，呸，他們適當我不適當怎麼樣？

浣芬 你太不體貼父母了。

茹心 這是父母不體貼我，不是我不體貼父母。……

浣芬 你把眼光放平些罷，理想的善人，是世界找不到的。……我始終相信他們愛你。

茹心 愛我？若使他們真真地愛我，我也不致於這樣苦痛了。……軍就婚事論：爸爸說鹽務署黃署長的女兒怎麼怎麼好，媽媽說靈芬妹怎麼怎麼好，叔叔說他們同事高先生的女兒怎麼怎麼好，妹妹說她的同學周女士怎麼怎麼好，他們愛我嗎？真愛我不是這樣？我敢說，不，不，不，不！他們不是愛我，是用我。我身上的肉，在他們滿是銅綠的眼光裏，都是有用處的，爸爸想割去一塊，媽媽想割去一塊，叔叔想割去一塊，妹妹也想割去一塊。索性聽他們來把我分了罷！……我不知上帝生我有什麼用意，不過無論如何，我想總有一點用意。……

浣芬 茹心，你太……興奮了。安靜些罷。坐下來，坐下來，這裏，這裏。

茹心（又坐在長椅上）浣妹，我索性對你說了罷。自去年姨媽秘密地把你嫁給——不，賣給大助以後，我生過幾次自殺的念等。那時候，只有小蘋來安慰我，勸解我，不知什麼緣故，在我的眼光裏，小蘋和你很相像，我覺得小蘋是你的化身。……浣妹，我愛小蘋，不過想在小蘋的身上發現出你的靈魂。……唉，浣妹，你怎麼不……

浣芬 你教我做什麼事好？

茹心（堅決）只要有勇氣，什麼事都好辦？

浣芬 我沒有勇氣，恕我，茹心，恕我。……

茹心 唉！那麼我只好向小蘋……

浣芬 不過，……小蘋也不見得愛你。

茹心 愛我！愛我！小蘋不是不愛我，只是不敢明白地愛我。……我要創造我們的愛。

浣芬 茹心，這只是一種水花上的希望。

茹心（苦笑）是呀，水花上的希望。……水花上的希望，若使能般實現，比一切希望還有意義些。

浣芬 恐怕不容易實現。

茹心 不容易實現的事，難道就不去做嗎？在這個地方不實現，也許可以在別個地方實現。世界大得很，找一個地方寄託生命，寄託愛情，終管有的。

浣芬 唔，唔，……呀，秀珠來了。

（秀珠，昌治手持蝴蝶由右邊上。）

秀珠 滄芬姐，你看，蝴蝶！蝴蝶！

昌治 浣芬姐，我也有，你看。

浣芬 是什麼地方捉來的？

茹心 何苦把牠捉來，放了牠罷。

秀珠 捉了半天纔捉來，放了牠，說得好容易。牠在前面飛，我在後面趕，在樹枝下轉來轉

去，手也刺破了好幾處，浣芬姐，你看（舉臂給她看）

浣芬 噢！真真刺破了好幾處，痛不痛？

秀珠 現在不痛了。

昌治 哥哥，你看，我的手也給樹枝刺破了。這裏，紅的，痛呀！（把手擊在茹心眼前）

茹心 該痛，誰叫你去捉。

秀珠 不要同哥哥說，昌治，哥哥又發氣了。

浣芬 哥哥那裏會發氣，昌治，向去叫小蘋用字線縛着罷，捻在手裏，是會逃去的。

茹心 要逃去的，總歸會逃去，線子有什麼用處？不如放了牠，昌治，你放了牠，我買皮球給你。

昌治（搖頭）不放，不放，

秀珠（拉着浣芬）浣芬姐，回去罷。

浣芬（向茹心）回去罷，太陽也落山了。

茹心 這裏清涼得很，浣妹，你先去罷，我再坐一會兒就來。……太陽落山了，西方只留下一片紅色的殘光。（自言自語）好一片紅色的殘光。

浣芬 風大了，你少坐一會兒就來罷。

茹心 好，浣妹，你先去。

秀珠 (回頭) 浣芬姐，來罷。

(浣芬，秀珠，昌治下。)

(小蘋由左邊衝上。)

茹心 (回頭) 呀，小蘋。

小蘋 (悲苦狀) 少爺，不好了，你快點想法子罷。

茹心 (吃驚) 呀，什麼事？什麼事？

小蘋 不好了！不好了！

茹心 倒底什麼事？說呀！

小蘋 老爺……要把我……送給……用……用什麼……天殺的做小老婆了，怎麼好，少爺？

茹心 誰說？那有這種事？你坐下定一定再說

小蘋 (坐在椅上) 這是爸爸對我說的。

茹心 你的爸爸怎麼說？快點！

小蘋 剛才老爺太太把爸爸叫去，說把我送給什麼周委員做小老婆，並且叫我的妹妹小紅進

來服侍太太。……

茹心 你的爸爸願意嗎？

小蘋 我的爸爸心裏願意不願意，我不知道，但而在老爺面前，總不敢說不願意。

茹心 你自己願意不願意？

小蘋 天呀！有誰願意做小老婆，做小老婆都是不得已的。少爺，你趕快替我想一想法子罷。

茹心 不要叫我少爺，我對你說過好幾次了。叫我茹心好了，我的名字是茹心。

小蘋 這怎麼可以？人家聽見了，說我沒規矩。

茹心 小蘋呀，就是這規矩害死你，若使沒有規矩，你也不會賣給人家做小老婆了。

小蘋 空話不要說，快點替我設法罷。老爺說兩個星期以後就要過去。……天呀！

茹心 你的爸爸沒有一點法子嗎？

小蘋 爸爸有什麼法子，一天三餐還是你家給他吃，難道他膽敢和老爺辨駁嗎？

茹心 不願意給人家做小老婆，是很有理由的。

小蘋 下人也能同主子說理由的嗎？少爺，你真……

茹心 唉，又少爺了。我聽見少爺兩個字，心裏就覺得非常難過。

小蘋 叫慣了，沒有法子。

茹心 小蘋，只要你自已不願意，怎麼事都好辦。你願意不願意？

小蘋 誰願意？……不過願意要去，不願意也要去，我自己能當作主嗎？

茹心 你執意不肯去，難道他們殺死你不成？

小蘋 雖說不致於殺死我，但而……

茹心 （似乎沒有聽見小蘋的話）有我在這裏，決沒有人膽敢迫你；迫你，我就殺死他。小蘋，小蘋，（聲音漸低）……你知道我的心……

小蘋 （驚愕）什麼？

茹心 你知道我的心已經交給了你嗎？

小蘋 什麼？什麼？我不懂。

茹心 不懂？……懂的，一定懂的。有情義的心好了；我的話，懂不懂，沒有什麼關係。……小蘋，我愛你，我愛你，……愛，懂不懂。

小蘋 什麼話？你不能愛我，不能愛我。

茹心 怎麼不能愛你？

小蘋 我是婢女，你是少爺，怎麼可以……

茹心 那麼我做婢女你做少爺好了。

小蘋 這怎麼做得到？

茹心 在愛神的羽翼下，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到。

小蘋 （搖頭）不懂，不懂。

茹心 （笑）又不懂？沒有關係，不懂就不懂好了。……（低聲）小蘋你能愛我嗎！說，說

呀！

小蘋 我……我……

茹心 好了，好了，你能愛我就好了，別的事不必管牠。

（昌治由後面跑上，手裏捻着一條苧線，線上繫着蝴蝶。）

昌治 哥哥，來呀，大家都在後廳上等你。

茹心 你怎麼一個人跑到這裏來？就來了，你先去罷。

昌治 （拉着茹心）來，來。

茹心 （回頭）小蘋，來，來。

昌治 （一邊拉，一邊走）來，來，哥哥。

（茹心，昌治下。）

小蘋 （現在苦痛的失望的神氣，眼睛一直向樹梢上殘滅的陽光看去）唉，來，來，來，哥哥！

（雙手垂下，幕也徐下。）

第三幕（同歸）

時 離第二幕廿日。晚上

景

楊宅大廳。左前有門通會客室，右中有門通內室，左後有長窗幾扇和會客室的後窗適成直角。廳前置銅棹一，桌上雜置花瓶，紙煙，報紙，鳥籠等氣。（注意——鳥籠是空的。）桌傍有椅數張，左窗下有小茶檯一，茶椅二。

未開幕時，幕後傳來「愛呀！」「愛呀！」的喊聲和振翅聲。

幕開。茹心坐在廳前桌傍的椅子上，低着頭，似乎在那裏想什麼一樣。散亂的頭髮，失神的眼珠，憔悴的面色，……處處表明失敗的頹唐的氣象。過了一會兒，纔抬起頭來，發出一聲悠長的嘆息；於是慢慢地從椅子上站起。在廳內踱來踱去，踱到桌邊，拿起報紙，看不上幾行，又把牠擲下。唉，又是一聲悠長的嘆息。眼光無意地向後面看去，心裏似乎忽然有了靈感一樣，臉上現出果決的凶惡的神氣，可是過了一會兒，失望的頹唐的神氣又佔據了他的面部。

茹心

（低着頭輕輕地說）To fe or not to fe,——that is the question。（再）會兒，

臉上又現出果決的凶惡的神氣；眼睛裏似乎有烈火在那裏燒着一樣，發出閃閃的光芒。（……舊的生命已經死了，新的生命（音調漸高）要你自己去創造。……）（說過了這句話以後，便回轉頭來，急急地向台前衝出。這時候，明珠巧在左門現出。）

明珠 (驚愕) 哥哥！哥哥！……哥哥！那去。(茹心不應，快快地由台前跑下。)

(明珠呆呆地站在那裏，眼光向茹心剛才跑的地方投去，慢慢地慢慢地走到桌子前面。)

明珠 唉，恐怕又有什麼壞事了！(回頭看後面桌子)……奇怪了，什麼人把鳥籠放在這裏？(細看)呀，鸚鵡逃去了！……奇怪了，怎麼會逃去？(向後面叫着)小紅，小紅，小紅。

(小紅，一個清秀的女子，由左門上。未上時，在台後出：來了，小姐的聲音。)

小紅 什麼大事，小姐？

明珠 籠子是什麼人拿來，你知道嗎？……鸚鵡也逃去了。……

小紅 小姐，我怎麼知道？我在這裏還不到兩天，什麼是鸚鵡，看也沒有看見。

明珠 那麼，是什麼人放去？奇怪了！……

小紅 不會有人放牠去，恐怕是飛去的。

明珠 這樣堅固的籠子，怎麼飛得出去，真真奇怪了；……(指籠子)你把牠拿去罷，鳥兒飛去，籠子也沒用了。

(楊太太由右門上。)

明珠 媽媽，鸚鵡逃去了！

楊太太 啊，怎麼會逃去？吃晚飯的時候還在籠子裏叫着。（見小紅）什麼地方去，小紅？

小紅 小姐叫我把這個籠子，空的籠子，拿到後面去。（由左門退）

明珠 怎麼會逃去？真奇怪！

楊太太 （坐在桌傍右邊椅子上）逃也逃去了，說有什麼用處？……停幾天，叫朴恩再去賣來一隻好了。……有什麼要緊，不過再花十幾塊錢。（掐指作計算狀）一，二，三，四，……小蘋嫁去已經六天了；聽人說前幾天在周宅鬧得很凶，頭不梳，飯也不吃，成天成夜地哭着。……現在大概安靜些了。……這丫頭太古怪，嫁給周老爺還有什麼不好？……竟這樣尋死覓活！

明珠 這也難怪小蘋，……（說過以後，低頭在桌邊看報；楊太太數着念珠，輕輕地念着南無阿彌陀佛。）

明珠 （忽然抬起頭來）呀，哥哥的少年同志社被省政府封閉了！（又看報）捕獲共產黨員廿三人，抄去重要文件極多，……

楊太太 什麼事，明珠？

明珠 哥哥的少年同志社被省政府封閉了。

楊太太 怪不得你哥哥這樣重頭喪氣。……阿彌陀佛，封閉了好，再鬧下去，你爸爸這個官兒也做不成了，阿彌陀佛，天有眼。

明珠 這和爸爸沒有關係。哥哥有哥哥的路，爸爸有爸爸的路。

楊太太 但而……總不能說沒有一點關係。……哥哥有回來吃晚飯沒有？我已有兩天沒有着見他了。

明珠 他回來的時候，我們正在後面吃飯；小紅說叫他吃飯，他不去，只在這裏踱着；我走進這裏的時候，他已向外面跑去了，我叫他，他也沒有應。

楊太太 這幾天益發烏瘦了，何苦來！（又念佛）

（明珠看報。）

（榮藻由外入。）

明珠（抬頭）呀，爸爸。

榮藻（坐桌旁左邊椅子上）茹兒那裏去了？……這畜生現在益發該死了，不知什麼時候把我的圖章偷去，從中國銀行裏支去五千塊錢。

明珠 五千塊！

楊太太（吃驚）五千塊！

明珠（放下報紙）有什麼用處，五千塊？

榮藻 自然給那些流氓騙去，……再這樣下去，不得了。我一個月進款還不到五千塊，這樣濫用，叫我怎麼辦？……這種兒子氣死人。

楊太太 不知是那一世種下的罪孽。……五千塊，阿彌陀佛，有五千塊佈施給和尚，和尚們

要天天替你念經，天天替你祝福了，阿彌陀佛。

榮藻 天下那有這樣不孝的兒子，這樣兒子就把他打死了，也沒有什麼可惜。……唉！

楊太太 茹兒本來很安分，都給那些下流的東西引壞了。

明珠 人的心是很容易變的，哥哥天天和下流的人作伴，自然也會下流了。

榮藻 現在好了，少年同志社被省政府封閉了，看他還有什麼念頭沒有？

楊太太 以後管束管束他，也許……

明珠 人是好管束的，心是不好管束的。這件事失敗了 可以幹別的事 可以幹的事多得很

哩，誰保得他不曾鬧得更厲害。

榮藻 總是共產黨該死，殺完了共產黨，少年便會向好的地方走去了。……今天捉到二十多

個少年同志社社員，據說都是共產黨。

楊太太 一天總有好幾個捉到。……怎麼這樣多？

明珠 也許不是真的共產黨。不是共產黨，硬判他是共產黨，那真冤枉。

榮藻 不要管他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也要當他是真的。……少一人妄談國事就該死。如

果國家大事，你也談談，他也說說，那還成什麼樣子？……爲保持社會上安寧起見，

對不起他，只有斫去他的頭，這是不得已的。

明珠 一天總有好幾個人斫去了頭。

楊太太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美藻 這有什麼罪過？犯罪的自然該罰。殺死幾個人，如殺死幾隻鷄一樣，有什麼罪過？

（吸煙）

（明珠又看報。）（沉默。）

楊太太 （高叫）小紅，小紅，……

（小紅在內應「來了，太太」）

（小紅由右門上。）

小紅 太太喊我做什麼事？要茶嗎？

楊太太 不是，昌治到什麼地方去了？

小紅 和小珠小姐，秀珠小姐了，在花園裏玩着。

楊太太 你去喊他來，夜深了。

小紅 是。

楊太太 若使不肯來，你拉他來。

小紅 是。

楊太太 你說老爺在這裏等他，不來老爺要拿馬鞭子打他。

小紅是。

楊太太 你去罷。

小紅是。

（小紅由左門退。）

榮藻 小紅比她的姐姐好得多，叫他怎麼做就怎麼做。

楊太太 這樣纔有人可憐她。

明珠 不過小蘋……（向榮藻）爸爸，小蘋這幾天還鬧嗎？

榮藻 這幾天已不鬧了，不過整天呆呆地坐着，如失了神一樣。

楊太太 這樣纔好，再鬧下去，是不成樣子的。

榮藻 當時我也料不到她這樣固執。

楊太太 我也這樣想，……誰知會這樣固執。

榮藻 固執也好，不固執也好，要她去，非去不可。……一個省政府委員壓不下一個婢女，

人家聽見了，臉上怎麼過得去？（吸煙）

（昌治，秀珠，小紅由左門上。）

楊太太 什麼地方來，昌治？

昌治 在花園裏。

小紅 少爺開小姐在花園裏捉蟋蟀，我去找了半天沒有找到，以後看見他們在湖濱草地上坐着，纔把他們拖來。

楊太太 怎麼可以到湖濱去？

榮藻 下次不要去，去要打手心。（吸煙）

秀珠 湖濱很涼快，月光又好，……我捉着兩頭蟋蟀，一頭給昌治，一頭給我自己。

昌治 （向明珠）姐姐，你看。（將一個火柴盒子推開給她看）

明珠 關在火柴盒子裏會悶死。（向小紅）我的房間裏有一個鐵絲籠，你去拿來。

小紅 是，小姐。（由右門退）

昌治 （打着火柴盒子）叫呀！叫呀！……

明珠 （笑）你好呆，牠不叫，打牠也仍是不叫的。

昌治 在園裏叫得很好聽。

秀珠 是呀，在園裏叫得很好聽，怎麼裝在盒子裏，就不叫了。

明珠 明天買些東洋和燕棗給牠吃。

昌治 （又打着盒子）叫呀，叫呀，明大買黑棗給你吃。

明珠 有黑棗吃，自然會叫。……不要打牠。

秀珠 （拉着楊太太）媽媽，園子裏櫻桃成熟了，明天叫朴恩伯去摘好嗎？

楊太太 停養天罷。澆芬姐說過櫻桃成熟的時候，來吃櫻桃，明天差人請她，等她來，再摘，大家好在一塊兒吃，有趣些。

秀珠 請靈芬姐一同來。

楊太太 靈芬姐現在是你的嫂子了，怎麼肯來？

（小紅由右門上。）

小紅 小姐，籠子拿來了。（將籠子給明珠）

昌治 給我，給我。

明珠 我替你裝進去。（從小紅手裏接過籠子）

（小紅轉身向右門走去。）

榮藻 小紅。

小紅 什麼事，老爺？

榮藻 你去對阿實說，將汽車備好，老爺要出去。

小紅 是，老爺。（由右門退）

（昌治推開盒子，捉出蟋蟀，蟋蟀從昌治的手裏跳出，跳到桌子上）

昌治 姐姐——姐姐，蟋蟀逃去了！（在桌上亂抓）

明珠 不要慌，逃來逃去總逃不出桌子。（明珠伸手捉蟋蟀，蟋蟀從桌子上跳下。）

(昌治，秀珠，明珠，在地板上亂尋。)

昌治 真真逃去了。

秀珠 姐姐說逃不出桌子，現在不知道逃到什麼地方去了。

明珠 不要着急，再找找着。

昌治 (在地板上找一會兒，抬起頭) 找不到，姐姐。

秀珠 怎麼找得到？……最好不要給他逃去，逃去了，永遠找不到。

昌治 (纏着明珠) 姐姐將我的蟋蟀放去了，賠來。

明珠 秀珠，把你的給了他罷。

(秀珠將盒子推開，拿出蟋蟀給明珠，明珠把牠放在籠子裏，放好了。遞給昌治。)

明珠 (向昌治) 當心，不要再給他逃去。

昌治 (拿着籠子跑到陳太太面前) 媽媽 媽媽，……

秀珠 媽媽，……呀，媽媽睡着了。

榮藻 昌治，到爸爸這裏來，不要纏着媽媽。

(電話鈴響。)

明珠 (執起聽筒) 喂，那裏？……府前街周宅。……老爺在這裏。(向榮藻) 爸爸，周宅有電話來，你自己來接罷。

榮藻 (從椅子上慢慢地站起，走到電話機邊，拿起聽筒) 喂，……什麼人？……周太太。
……小蘋逃去了？……怎麼會逃去？……喂，什麼時候逃走的？……老爺沒有在家
嗎？……要我去想法子？……呀，就來了。(放下聽筒)

楊太太 (搓着眼睛) 什麼，小蘋逃去了？

榮藻 唔，唔，……真麻煩！少不得去看一看。

楊太太 快點着人找去，若使尋死了，益發累手。

榮藻 死了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花十幾塊錢罷了。(由台前退下)

(汽車聲。)

(秀珠和昌治在左邊窗下調蟋蟀。)

(電話鈴又響。)

明珠 (執聽筒) 喂，那裏？……又是周宅？……你的老爺被人家打傷嗎？……在路上打
傷？……腿上打中兩顆子彈，這還了得！……老爺嗎？已經到你那裏去了。(放下聽
筒)

明珠 事情益發弄大了。

楊太太 周世初怎麼有人刺他。……什麼道理？

明珠 我看這和小蘋逃走的事有點關係。

楊太太 這樣說來，倒是我們害了他。

明珠 誰也料不到會有這樣的事。

（昌治和秀珠打開左邊窗子。）

楊太太 昌治，不要這樣動着，安分些罷。

昌治 媽媽，看，外面月光好亮。

秀珠 （向明珠）姐姐，把電燈滅了罷。

（明珠滅熄電燈。舞台上除掉右邊有月光照着外，現出一片漆黑的陰森的氣象。）

楊太太 明珠，你去抱着昌治。

（明珠站在昌治背後抱住昌治。）

（楊太太念阿彌陀佛。）

昌治 （似乎忽然看見了什麼，狂叫）姐姐，姐姐，你看那邊有人，有兩個人。

明珠 （向窗外看去）那裏？一個影子也沒有。

秀珠 真有兩個人，我也看見，現在不知那裏去了

（沉默。）

（呼，呼，呼，……汽笛聲。）

明珠 呀，上海去的夜車快要開了。

楊太太 幾點鐘了，明珠？

明珠 九點四十分。……再過二十分鐘，夜車就開了。

楊太太 你的爸爸原想搭今天夜車到上海去。

明珠 恐怕來不及了。……

昌治 (忽然拉住明珠) 姐姐，姐姐，看，看……

明珠 什麼？……看什麼？

昌治 那裏有人，那裏有人，……一個。

(明珠向他所指的地方看去。)

秀珠 現在有兩個了。……後邊一個矮些。

昌治 現在又看不見了。

秀珠 在柳樹後面。

昌治 呀，又出來了，姐姐，看呀。(拉着明珠)

明珠 不要呀，……夜深了。

秀珠 現在攜着手兒在湖濱走着。……呀，走得那麼快！

昌治 總管在樹蔭下面走着。

秀珠 月光照不到那裏，看不出是什麼人。不過那個高架子我覺得像，……

昌治 像哥哥。

秀珠 我也這樣想。（向明珠）姐姐，你看像不像？

明珠 真有些像哥哥，但而……

昌治 我喊他，看他應不應。……哥哥！哥哥！

明珠 不要喊，哥哥離我們這樣遠，怎麼聽得見。

昌治 哥哥！哥哥！發發走遠了。

秀珠 走遠了，呀，……哥哥現在向光亮的地方走去了。

幕徐下（全劇完）

一九二八，四，廿六瑞安阿淮脫稿於南京國立中央大學。

（本劇著作權和排演權由作者保留）

新月月刊創刊號目錄

哈代畫像

「新月」的態度

文學的紀律

阿麗思中國遊記

湯麥士哈代

詩

湯麥士哈代

對月

一個星期

只要你說一句話

謝絕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方向吹

秋蟲

一個懂得女子心理的人

致證紅樓夢新材料

白郎寧夫人的情詩(一)

全上(二)

寫實小說的命運

最年青的戲劇

徐悲鴻

梁實秋

沈從文

徐志摩

徐志摩

哈代

哈代

王味辛

聞家驊

志摩

志摩

西澄

胡適

聞一多

徐志摩

葉公超

余上沅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二號目錄

羅馬

文人有行

元稹白居易的文學主張

瘋了詩的人(小說)

詩

有一隻老馬

答辯

幽舍的麋鹿

成功(小說)

雅典酒神劇場遺跡

德日民族性相肖說

白郎寧夫人的情詩

微小的生物(小說)

阿麗思中國遊記

今後的歷史劇

雅典酒神劇場遺跡

卡昆岡(五幕劇)

西京通信(谷崎潤一郎)

達文眷

梁實秋

胡適之

凌叔華

饒孟侃

聞一多

聞一多

西澄

小鶴藏

潘光旦

聞一多

王魯彥

沈從文

顧仲彝

小鶴藏

徐志摩

陸小曼

西澄



藏超公葉

姿舞的華洛佛白

論山海經的著作時代

陸侃如

(與程憬先生的一封信)

仰之先生：

頃見新月第四期載大作商民族一文，讀之甚佩。不過篇末有「漢人所著山海經……」一語，頗與拙見不同；略述一二，以期「引玉」。

現在的山海經共分左列各部分：

- (1) 東西南北中山經五篇。
- (2) 海內東西南北經四篇。
- (3) 海外東西南北經四篇。
- (4) 大荒東西南北經四篇。
- (5) 海內經一篇。

鄙意各部分著作時代如左：

- (1) 山經——戰國時楚人作。
- (2) 海內外經——亞漢（淮南以後，劉歆以前）作。

(3) 大荒經及海內經——東漢魏晉（劉歆以後，郭璞以前）作。

理由不能詳說，大略如左：

(1) 大荒經及海內經是解釋海內外經的，且多漢代地名；篇末無「劉歆校」字樣，而郭注說「進在外」。最重要的是漢志僅十三篇，分明末五篇是在劉班以後的。

(2) 海外經襲淮南地形訓而加詳，至述昆崙西王母又較山經增多枝葉，顯然由山經淮南演繹而出。海內經（非書末之海內經）——尤其海內東經——多漢代地名（即畢沅所謂水經的一部分）。且篇末均署歆（秀）名，可證是他添入的。

(3) 最後說山經是真的，因為我們沒有證據可以移後牠的時代。舊說禹益所記固然錯誤，我們定為戰國，因為：(a) 經中言織最多，而石雅說織之盛行在東周；(b) 經中言郡縣，郡縣之制最早是秦孝公，戰國時齊楚燕趙滅他國後常以其地為郡縣。又經中與楚詞莊子相通者極夥，故假定為楚民族的作品。（後人有以郡縣字樣疑山經出秦統一後者，實誤，郡縣之制固不始於秦統一後也，看史記各世家便知。）

因此，我認為古代只有山經，至劉歆加入海經而合稱山海經，其後又加大荒等篇而成今本。或有人將以史記大宛傳贊有山海經之稱相難，我以為這「海」字是後代妄人加的，其證有三：

(1) 漢書張騫傳贊全抄大宛贊，而作「山經」。

(2) 後漢書西國論作「山經」，亦治史舊文。

(3) 論衡談天篇引史記原文作「山經」。

由此知古只有山經也，海經以後方爲漢人作。

以上胡扯，統希慙和徐先生賜教。又大著引王靜安先生論山海經的話，其詳見於何處？亦祈示知。

暑假留滬否？何日一敘？

弟侃如。

十九日，六月。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三號目錄

伊卜生畫像	江小鷗
一個行乞的詩人	徐志摩
伊卜生藝術	余上沅
「羅斯麥的家庭」之一景	戈登克雷
伊卜生的思想	張嘉鑄
廬山遊記	胡適
德日民族性相肖說	潘光旦
卞昆岡	徐志摩
卞昆岡	陳小曼
答代塑像	優力味齋
見哈代的四十分鐘	郭有守
詩	
哈代八十六歲誕日自述	徐志摩
回來	聞一多
殘春	徐志摩
雲雀曲(雪梨)	李惟建譯
塑像	梅樂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西京通信(幾種並不科學的統計)	西瀝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四號目錄

羅利蒂畫像	劉海粟
先拉飛主義	聞一多
曼殊斐兒	西瀝
文學與革命	梁實秋
潘金蓮(話劇)	歐陽予倩
羅利蒂畫像	劉海粟
萬牲園裡的一人	徐志摩譯
夏拉瓦極	方重
商民族經濟生活之推測	程愷
畫像	羅利蒂
詩	
情願	聞一多
春來了	謝炳炎
自招	饒監侃
歌	徐志摩譯
西窗	仙鶴
同胞姊妹	顧仲彝
畫像	羅利蒂
阿麗思中國遊記(續完)	沈從文
西京通信(雜誌和圓本)	西瀝